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CU/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六九册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一)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王浚儀稱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詞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汪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巳守殘之陋今學者宗之尚矣然考諸毛詩釋鴟鴞

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則朱子所見未嘗不本毛詩不可謂其排漢儒而獨出也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

爲國史皆無明文惟後漢儒林傳云出衛宏厥後群儒獻疑議論不一歐陽本義辯毛鄭之失斷以已見蘇潁濱詩解云詩序斷自衛作非孔氏之舊每序止存其首一言餘盡刪之至鄭夾漈爲詩傳更作辨妄六卷專攻

毛鄭詆小序非出子夏遂盡削去而以已意爲序朱子從之廣爲辨說毛舉瘢索小序之言幸而得是者十無二三甚而詩辭之正者必以邪視之如木瓜爲美齊桓公采葛爲懼讒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褰裳爲思見正

子衿爲刺學校廢揚之水爲閔無臣詩中首尾無一言及於婦人而俱斥爲男女淫奔戲謔贈答之詞後人篤信朱子遂疑孔子於鄭衛絕其聲不宜存其詞是將以廢序之故晦刪詩之指豈朱傳始願哉夫詩必有序古

之序今之題也詩序首句爲詩根柢下文則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以首句屬子夏下文屬毛公毛之傳詩間與序不合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特稱爲箋與傳刺謬者不少蓋古人之學不貴苟同是非兩存俟諸

君子志在明經無取獨申巳長也詩序與詩本各一書毛公取而列諸詩首猶書序爲孔子作孔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弼遷之每卦之中也朱子舍序言詩但期有功於詩不辭得罪於序用意誠

深然依序論詩尚有鑿空之惑并序去之未知據何者以說詩也齊魯韓毛詩之四家不容偏廢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亡於唐毛學獨存去古不遠沒幸存之毛鄭而追久亡之三家則有訟諸地下耳毛距孔

子刪詩僅四百年立解不能無謬爽淼又後千五百年而獨成其是不敢信也呂東萊讀詩記最號詳正書宗毛鄭采及朱氏紫陽序之云歷時既久自知說有未安爲伯恭誤取欲更定而未及則集傳之作朱子尚思求

進而讀者反畫守不變訾毀毛學與
趙賔之易張霸之書同類而譏非所
聞也予謂欲明朱氏之詩必宜取古
之說詩者盡發其藏比類而觀著彼
之失明此之得然後三家可續毛鄭
可屈方幸大全登講衆喙息鳴必有

博雅畫一之傳足輔朱子於不朽者
乃載緒閱大都鄱陽朱克升疏義舊
本耳克升生元之季專精學經云詩
至程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
遺法後數十年而得朱子能以虛辭
助字發明三百篇之蘊又愛輔慶源

書加以擴充名曰詩傳疏義黃文獻
公溍絕歎賞之固詩家之正裔也館
閣群賢既大詩傳何不取克升之書
廣其未備而損益襲常又秘鄱陽所
自來得毋使縫掖枯骨懷憾後死乎
唐孔仲達正義據二劉疏爲本刪煩

增簡合南北解毛鄭詳哉言之庶乎
無遺大全宗朱采釋頗略今同次列
使學者於詩首先觀序而後辨說於
本詩先觀傳箋疏而後集傳及諸儒
則古今異同漢宋曲直亦過半矣然
予於註疏刪尚恨多於大全存尚恨

寡而吾友徐克勤氏沉潛詩學先爲標指考訓總期毋爲古詩罪人則予兩人有厚幸焉

婁東張溥題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

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内特爲殊絕今奉 勑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

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漢鄭玄著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

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毋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

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
未有詩詠 鄭注中候勑省圖以伏犧女媧
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
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
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四而五帝六也
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
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為
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
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
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
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
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
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教天下則田起神
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
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
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

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
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
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
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
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
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
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
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
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
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
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
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
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
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
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

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
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
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
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
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
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
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
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
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
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
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
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
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舜典命樂已道歌詩
經典言詩無先此者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
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
誡群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

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
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據今時而論故
云誦美譏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
對面歌詩以相誡勗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
不一故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荅為歌即是
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
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
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
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
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
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
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
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
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
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
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

已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久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錄不得，　湯以諸侯行化，卒爲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蓋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　此總書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文此，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變風之作，

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栢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鄭語注云，祝融之後，

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正謂周代之霸、明不在夏殷之霸、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

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璇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綜則獨舉

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淸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大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幽厲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令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傳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自此以下、論作譜之意、

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大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太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卽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

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明已爲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此又總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

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

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

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

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體而有正變也蓋二南之詩皆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淫哀不傷全體兼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而不傷如樛木螽斯桃夭芣苢漢廣羔羊何彼穠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間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故雖邠風亦不得為正也又曰此言風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不兼言商魯頌者其體與同可類推也大正雅周頌諸篇如常棣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泂酌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至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及宜臼之傳及蘇公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輩又皆所謂賢人君子者也

先儒姓氏

註疏

毛氏傳 萇

鄭氏箋 玄 康成

陸氏釋文 德明

孔氏疏 穎達 仲達

大全

陸氏 璣

杜氏 預 元凱

廬陵歐陽氏 脩 永叔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頤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眉山蘇氏 轍 子由

臨川王氏 安石 介甫

南豐曾氏 鞏 子固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藍田呂氏 太鈞 和叔 大臨 與叔

上蔡謝氏 顯道 良佐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元城劉氏 安世 器之

永嘉陳氏 鵬飛 少南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三山李氏 樗 迂仲

黃氏 壎 實夫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建安胡氏 安國 康侯

長樂劉氏 彝 執中

渤海胡氏 旦

莆田鄭氏 樵 漁仲 夾漈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南軒張氏 栻 敬夫 廣漢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金華

董氏

丘氏

徐氏

三山林氏 之奇 少頴

止齋陳氏 傅良 君舉 永嘉

廬陵李氏 如圭 寶之

胡氏 泳 伯量 南康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臨漳

慶源輔氏 廣 漢卿 潛庵

覺軒蔡氏 模 仲覺 建安

格庵趙氏 順孫 括蒼

天台潘氏 時舉 子善

雙峯饒氏 魯 伯輿 廣信

龍舒王氏 日休

潛室陳氏 埴 器之 永嘉

西山眞氏 德秀 景元 建安

曹氏

顔氏 達龍 江陵

容齋項氏 安世 平甫 江陵

錢氏

華谷嚴氏 粲 坦叔

濮氏 一之 斗南

新安王氏 炎 晦叔

段氏

劉氏

東齋陳氏 大猷

建安熊氏 剛大

疊山謝氏 枋得 君直 廣信

勿軒熊氏 禾 去非 建安

須溪劉氏 會孟 辰翁

建安何氏 士信

竹房張氏 學龍

廬陵彭氏 執中

新安胡氏 一桂 庭芳 雙湖

鄱陽董氏 鼎

定宇陳氏 櫟 壽翁 新安

東陽許氏 謙 益之 白雲

安成劉氏 瑾 公瑾

廬陵羅氏 中行

廬陵曹氏 居貞

豐城朱氏 善 備萬

先儒姓氏終

諸國世次圖

商（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嫡孫）　沃丁　大庚（沃丁弟）　小甲

雍己（小甲弟）　太戊（雍己弟）　仲丁　外壬（仲丁弟）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祖辛弟）　祖丁（祖辛子）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祖庚弟）　廩辛　庚丁（廩辛弟）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宋）微子啟（紂庶子）　微仲（啟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丁弟）　煬公（湣弟）　厲公（湣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弟）　殤公

莊公（穆子）　湣公　公子游（翟公子）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曾庶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周（豳）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豳）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懿弟）

夷王（懿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平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匡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哀弟　考王哀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考弟
幽公　魏公幽弟　厲公　獻公厲弟

眞　武眞弟　懿　伯御懿弟
孝　惠　隱　桓隱弟
莊　閔　僖閔庶弟　文
宣　成　襄　昭
定昭弟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傾

召公封燕侯爵

召公至九世惠侯　釐　頃
哀　鄭　繆　宣
桓　莊公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湣　釐　桓　文
易王　子噲　昭　惠

武成　孝　王喜

邶
鄘　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侯爵

康　康伯　考伯　嗣伯
疌伯　靖伯　貞伯　項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弟　莊
桓　宣桓弟　惠　黔牟羣公弟

懿 戴公子頑子 文戴弟 成
穆 定 獻 殤定弟
襄獻子 靈 出靈孫 莊出父
班師襄孫 君起靈子 悼出季父 敬
昭 懷羣公子 愼敬孫 聲
成 平侯 嗣君 懷
元 君角

鄭伯爵

桓公 武 莊 厲
昭 子亹昭弟 子嬰亹弟 文
穆 靈 襄靈弟 悼
成悼弟 釐 簡 定
獻 聲 哀 共聲弟
幽 繻幽弟

齊侯爵

太公 丁 乙 癸

哀 胡哀弟 獻哀弟 武
厲 文胡子 成 莊
釐 襄 桓 孝
昭 懿孝弟 惠 頃
靈 莊 景莊弟 安孺子
悼景子 簡 平簡弟 宣
康

魏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晉曲沃 附 侯爵

唐叔 晉燮 武侯 成侯
厲 靖 釐 獻
穆 殤穆弟 文穆子 昭
孝 鄂 哀 小子侯
緡哀弟 曲沃武公 獻
君卓 惠卓兄 懷 文獻子
襄 靈 成襄弟 景

厲　悼（曾孫哀）　平　昭

頃　定　出　哀（曾孫昭）

幽　烈　孝　靜

秦（伯爵）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文孫）

出子　武（出子兄）　德公（武弟）　宣

成（宣弟）　穆（成弟）　康　共

桓　景　哀　惠（哀孫）

悼　厲共　躁　懷（躁弟）

靈（懷孫）　簡（靈季父）　惠　出

獻（靈子）　孝　惠文王　武王

昭襄（武弟）　孝文　莊襄　始皇

二世　子嬰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弟）　孝（申子）

愼　幽　釐　武

夷　平（夷弟）　文　桓

厲（桓弟）　莊（厲弟）　宣（莊弟）　穆

共　靈　成　哀

惠（哀孫）　懷　滑

檜（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甫弟）　桓

莊　釐（犛公子）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悼　聲（悼弟）　隱（平弟）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 五篇

太甲以後

頌 三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以後

頌 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 三百六篇

文王世

正風 二十四篇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之趾

桃夭 芣苢 兎罝 並周國詩

漢廣 汝墳 並南國詩

召南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並南國詩

武王世

頌 二篇

時邁 雝

武王以後

正風 一篇

召南何彼襛矣 南國詩

正小雅 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世
變風七篇
豳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公劉　泂酌　卷阿
頌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以後
頌二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以後
頌二篇
執競
厲王世

變大雅 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 以後

變小雅 十篇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 世

變風 一篇

鄘柏舟 衛釐侯時

變小雅 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 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 世

變小雅 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衛淇奧 武公時

鄭緇衣 桓公武公時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公詩

平王 世

變風十一篇

〔邶〕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時

〔衛〕碩人 莊公時

〔王〕黍離　揚之水

〔鄭〕叔于田　大叔于田

〔唐〕揚之水 晉昭公時

〔秦〕小戎 襄公時

變大雅

抑 衛武公詩

平王 以後

變風十二篇

〔王〕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中谷有蓷　兎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唐〕椒聊

〔秦〕車鄰　駟驖　終南

桓王 世

變風六篇

〔邶〕燕燕　擊鼓 並衛州吁時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 並衛宣公時

桓王 以後

變風三篇

〔鄘〕牆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莊王 世

變風四篇

〔齊〕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襄公時

釐王 世

變風一篇

唐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 世

變風 六篇

鄘載馳 衛戴公文公時　定之方中 二

蝃蝀　相鼠　干旄 並衛文公時

惠王 以後

鄭清人 文公時

魯頌 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僖公時

襄王 世

變風 四篇

衛河廣 宋襄公時

秦渭陽 穆公時　黃鳥 康公時

曹候人 共公時

匡王 以後

變風 一篇

陳株林 靈公時

時世未詳

變風 七十五篇

邶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一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桑中

衛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蒹葭　晨風　無衣

權輿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　蜉蝣　鳲鳩　下泉

變小雅三十二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隰桑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圖終

思無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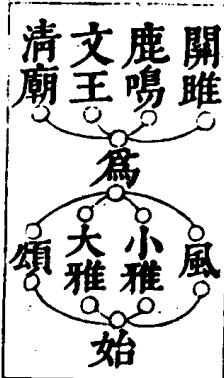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四始圖

關雎　鹿鳴　文王　清廟　為　風　小雅　大雅　頌　始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周南召南　二十五篇

變風　邶至豳十三國　一百三十五篇

正小雅　鹿鳴至菁莪　二十二篇

變小雅　六月至何草不黃　五十八篇

正大雅　文王至卷阿　一十八篇

變大雅　民勞至召旻　一十三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義之圖

三經　三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十五國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大小二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周魯商三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語錄云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語錄引物為況者比也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　語錄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六義三經三緯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語錄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賦比興兼義

賦而比　小弁八章

賦而興　野有蔓草　黍離以六章　溱洧　小弁七章

比而興　下泉　氓三章　綠衣

興而比　關雎　漢廣　椒聊　巧言四章

賦而興又比　頍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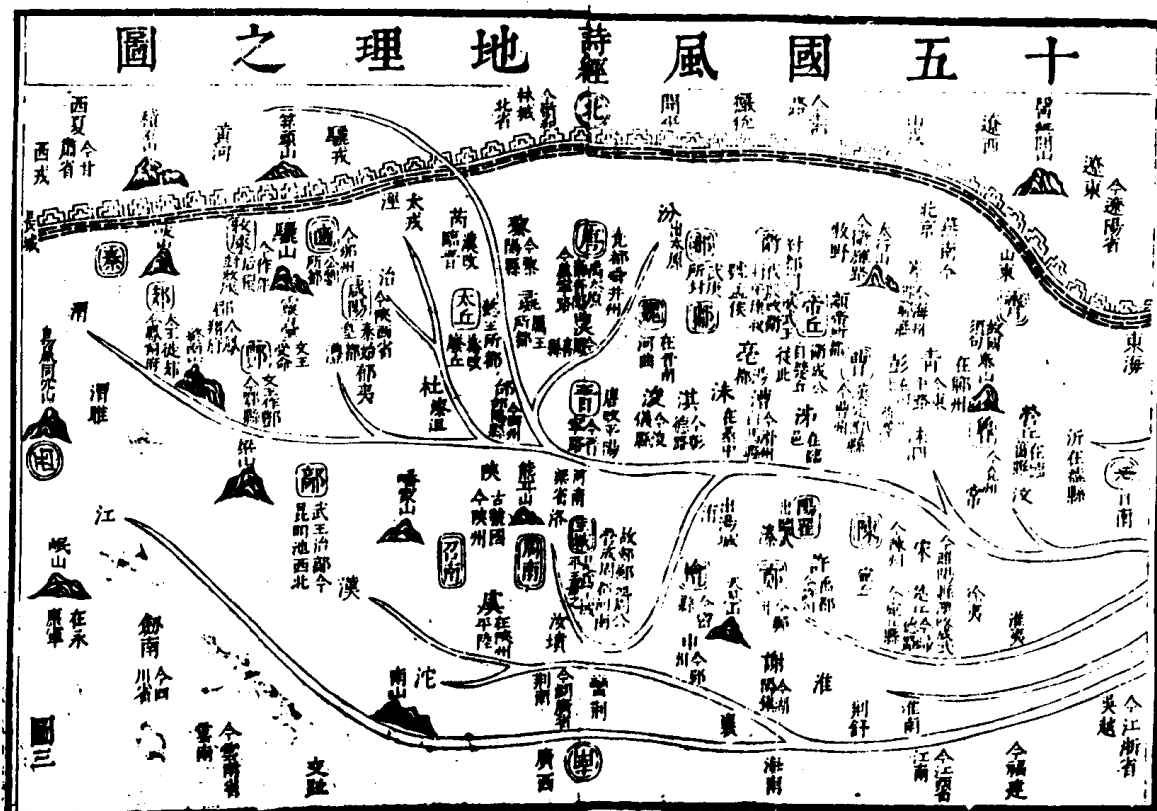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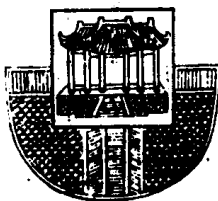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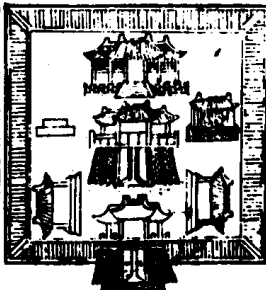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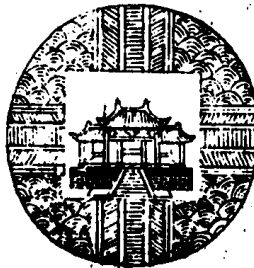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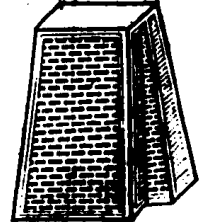
賦其事以起興　泮水首三章

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

語錄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是說宅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辟廱辟壁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朱子初解云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太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皐門應門立冢土古公亶父後追稱太王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箕在箕之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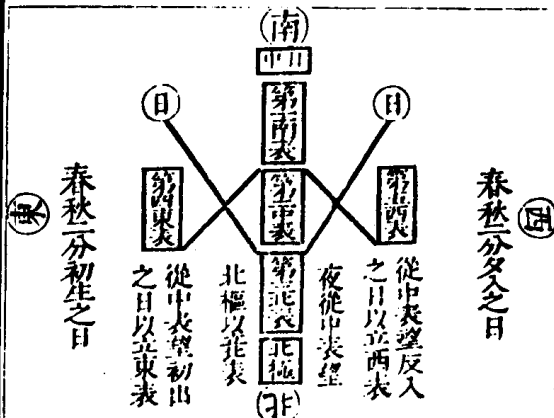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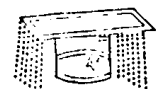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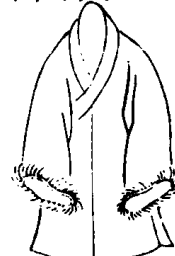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楚丘定之方中之圖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則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豳居也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豳公七月風化之圖
詩經
七
○謹按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爲圖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冠服圖
文王
冔
冠名殷曰冔周曰冕黼冔黼冔而冔冠也
臺笠
都人士
臺夫須也卽莎草也古注謂以夫須皮爲笠所以禦暑禦雨
洪興
弁
緇撮
都人士
會弁如星會縫中也王之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
緇布冠也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注云太古冠
詩經
八
衣裳圖
九罭
衮衣
繪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龍首卷然故謂之衮
唐羔裘
羔裘豹飾
檜羔裘
狐裘
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褎祛褎皆袂也然袂大而祛袖小
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蘇氏曰此狐裘狐白裘也

九罭
繡裳
五色備謂之繡
前三幅後四幅
繡以藻粉米黼黻四章
候人采菽
芾韠
采菽
邪幅
芾太古蔽膝之象字當作韍古字通用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
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偪束其脛
君子偕老
瑱
正義註云瑱塞耳也充耳是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以紞懸瑱當耳也紞用絲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君子偕老篇瑱言夫人服飾
詩經
九
佩用之圖
女曰雞鳴
雜佩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横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芄蘭
觿
狀如錐角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
芄蘭
韘
古注云韘沓也以朱韋為之射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禮器圖
東山
縭
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孫氏云褘帨巾也故集傳曰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
君子偕老
笄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伐柯
籩
竹為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野有死麕
帨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
君子偕老
揥
揥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篦兒
伐柯
豆
木為之以薦俎醢容四升
詩經
十
楚茨
俎
木為之以載牲體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生民
登
瓦器如豆以薦大羹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
行葦
斝
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斝畫禾稼
權輿
簋
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
簡兮
爵
飲器受一升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木爵玉爵同制
卷耳
罍
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金飾之孔氏曰天子玉諸侯金士梓

詩經　十一

犧尊　閟宮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秬　江漢

秬黑黍也鬱鬱金草也鬯暢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草

鬯　鬱鬯

黄而和之使芬芳條暢酌而祼神也黄流在中鬱鬯也

壺　韓奕

圜器　禮器注壺大一石

卣

卣中尊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云卣受五升

楅衡　閟宮

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觝禮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

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

穀璧　蒲璧

圭瓚　旱麓

璋瓚　棫樸

韓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於王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雲漢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圭璧其總稱也

玉瓚圭瓚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酌鬯以祼也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以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半圭曰璋以爲瓚柄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

詩經　十二

樂器圖

琴

瑟

琴瑟皆絲屬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廿五弦盡用

笙簧

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簫　有瞽

簫編小竹管爲之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管　有瞽

管六孔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遂今之笛也

柷　有瞽

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僮令左右擊以起樂者

圉

圉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

籥　簡兮

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而短主中聲而上下之

塤　何斯人

塤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

篪

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　塤篪其歛壹合則爲黃鐘其歛壹開則爲應鐘蓋相應和也

六月
周元戎圖
鳥章
白旆
戈
殳
戟
矛
駟介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殳戟矛插於輢幨畫鳥隼之章
詩經
十五
秦小戎圖
小戎篇云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又云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龍盾之合鋈以觼軜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虎韔鏤膺交韔二弓

兵器服圖
甲
秦無衣
古者三甲以犀為之犀角壽百年兕角壽二百年合角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
胄
閟宫
說文曰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
干
公劉
戈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
戈秘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詩經
十六
戚
公劉
揚
戚揚一者斧鉞之別名
戚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殳
伯兮
殳即杸也長丈二而無刃主於擊禮書作八觚形
矛
酋矛長二丈
夷矛長二丈四尺

弓
小戎
教弓夫子之弓形弓諸侯之弓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爲之
虎韔
車攻
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交韔二弓交二弓於韔中也
矢
說文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魚服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背皮斑文可爲矢服
旗
出車
鳥隼曰旗
旐
龜蛇爲旐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侯
猗嗟
張侯布而射之者也侯中之的曰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白次蒼黃玄居外三正則損玄黃二正則畫朱綠

旂
出車
交龍爲旂所謂左青龍也
旄
干旄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旌
干旄
旌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決
車攻
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
拾
車攻
拾以皮爲之著于左臂以遂弦
鞞
瞻彼洛矣
鞞琫有珌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戎服也
俴駟之圖
出前四馬皆如此欲辨馬名故不畫甲
圖終

詩經大全綱領

大序解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以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

聲不止於言咨嗟歎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臨川王氏曰治亂言世言政而亡國不言者世絕而無政也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慶源輔氏曰或疑指周公為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詩有六義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

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廬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辭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朱子曰如藁砧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源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加高山有厓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彼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爲興鶴鳴之類爲比皆爲之說甚詳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此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廻穿鑿則便不齊事矣慶源輔氏曰綠衣雖以比矣又因以興起其詞雎鳩雖以起興又以摯而有別比后妃之德也獨舉二者以例其餘耳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臨川王氏曰主文譎諫有興人之道故曰風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

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説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説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

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説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説者之云兩失之矣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所謂上以風化下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朱子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中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也歟 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小大爲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

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盧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于神明。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

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删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又曰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删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 臨川王氏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謂之四始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爲宮而節其聲之上下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此五聲之制以括人聲之高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爲宮則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八分有奇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弱下面商羽角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淸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書有淸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耳 安成劉氏曰黃鍾屬子大呂丑太簇寅夾鍾卯姑洗

辰仲呂巳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一律一呂陰陽相間黃鍾生林鍾自子至未凡八位林鍾生大簇自未至寅亦八位餘律皆然所謂隔八者也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皆三分損一二呂上生三律皆三分益一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中呂黃鍾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反三分益一三呂上生三律反三分損一通六下六上而十二律旋相爲宮焉每律備五聲則成六十聲每律加變宮變徵則成　八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朱子曰金鍾鎛也石磬也絲琴

琵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鼗鼓也。木，柷敔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以六德爲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以六律爲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爲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爲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間者言其陰陽相間。呂者言其陰陽相侶。周禮又謂之六同，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

廬陵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小雅大雅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夫子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也。且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而入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

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强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息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櫂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

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國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興也故次以豳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因其敘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正以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隆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一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臨川吳氏曰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今慢詞小令之分雖欲以彼爲此以此爲彼而不可得非編詩者可以已意移易今若曰七月本可列於雅然雅有篤公劉矣故寘之豳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頌然頌有思文后稷矣故寘之於雅如此則是風雅頌初無一定由人以意安排也生民乃郊祀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爲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況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

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廣平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莫

木之名。廬陵歐陽氏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六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功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故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爲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爲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爲至爾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

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程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　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

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上蔡謝氏曰學者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耳。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朱子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學者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讀書須是有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其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或問詩章句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是指鄭康成也。或問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引兩三證。然亦有推不去者。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遑。吳氏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剛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韻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

剛反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古
人情意溫厚寬和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協韻
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
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
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
錫之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密本朝和詩便皆
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問詩叶
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
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
之類 周頌多不可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
聲也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
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顔
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
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
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

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
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旣有此內美
兮又重之以脩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
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
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 古人作
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
全失古人詠歌之意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
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
處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
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疎後世韻方嚴
密見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
此類極多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
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
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
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
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

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
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倂何卷也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
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
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
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
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
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
不知
看了

詩經大全綱領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一

明　後學張溥　纂

國風一

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

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豳之風變、敗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慨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莫非所以為教也。

周南召南譜

漢鄭玄著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

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

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

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

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荅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

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疏〕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緜之篇說大王云遷於周原閟宮言太王居岐之陽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内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

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柞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緜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　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西伯甚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紂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江漢之域卽梁荊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荊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　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

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此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之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　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屬之使分繫也　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

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
已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
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
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
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
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
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以周公
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
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
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
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
後賢故先周後召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
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
遠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
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
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
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武王徧陳諸
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
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
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
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
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
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
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
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
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
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
以常稱言之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
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興喻非歎瑞
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

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
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
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
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荅張逸云
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遂
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
其應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周南關雎
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兎罝芣苢后妃
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
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
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
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
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
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
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周南上八
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
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
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畧於
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
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畧其文王之
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
多少不同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
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
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畧致者行化於巳自
已致人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姒所贊周
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
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
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
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
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
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荅張逸
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

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巳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此二篇得入召南風者以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 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禮記射義注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 大射注云貍首之言不

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射義注云貍首逸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彼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 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 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 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

周也其體與檜曹當時猶大於小昔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荅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周南一之一 召南說附

集傳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恪庵遊氏曰岐山蓋今箭括嶺山南有周原周舊國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安成劉氏曰棄爲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豳至古公又遷于岐山之下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

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顏氏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

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爲

文王后妃而作故雖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當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猶召公爲方伯之國謂豐邑爲天子之國者皆通乎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即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宋興元府諸州即今陝西四川所隸保寧

府蓬金等州廣元巴及太安縣之地也。京西路諸州、即今湖廣襄陽府安陸隨均等州之地也、湖北等路諸州、即今湖廣武昌德安漢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荆門夷陵沔陽等州之地也。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安成劉氏曰、鎬亦在今鄠縣、先儒以爲即鎬池之地。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玁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也。三山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釋文〕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目邊隹、旁或作鳥、詁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案詁故皆是古義、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緜蠻之貌、草蟲棄喓喓之聲、瓜瓞取緜緜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駮、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

毛詩國風

〔釋文〕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疏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後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

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與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有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

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

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筭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徧歌謂之無數不以數次爲無筭也

鄭氏箋

釋文鄭氏箋本亦作牋字林云箋表也識也案鄭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爲主毛

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旣久未敢爲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

〔疏〕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訓者皆云氏不言名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註註者著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

爲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太師所題也詁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箋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釋文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媲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

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剌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嗟咨嗟也數數息也蹈動足履地也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放此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厚音后本或作序非剌本又作刺譎詩也苛本亦作荷苛虐也吟動聲曰吟騶本亦作驅召本亦作邵同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

疏諸序皆一篇之義今分爲十五節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媲也言媲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此篇

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
職事是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
妃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
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詩者歌其性情陰陽
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
后妃者此詩之作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
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襃賞后妃正經例
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
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獵狩始見
憂國之心聽仰昊天方知求而之如故序每
篇言美也 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
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
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
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
諸侯以之敎其臣也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
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儀禮鄉飲酒禮者鄉

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
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
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
是用之邦國也老子云修之家其德乃餘修
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狄
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
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言王者施化先依違
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致命以化之
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
取名焉 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
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
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
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
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
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 虞書曰歌永
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爲

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
後咨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蓺
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
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
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哀樂
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雖言哀樂之事未有
宮商之調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淸濁節奏
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殊其成文之
響卽是爲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
器皆得爲音此聲成文謂之音謂樂之音也
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
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
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旣定規矩先成後人作
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
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
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

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
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
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
爲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
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爲音樂或辭是而意
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
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
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爲瞽
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
楚茨大田之徒竝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
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爲王者之化楚茨
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
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
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爲義漢書律

曆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爲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爲三名對文則別散則可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爲樂也　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也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惡之甚也十月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亡國則國亡而世絕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

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非已亡也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爲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爲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爲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康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以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惡者爲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　公羊傳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者

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為勸戒皆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 經常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

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樂雖逐詩為曲倣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音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教異也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太師六詩話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興者起志意讚揚之辭雅以齊正為名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

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比方於物者皆比辭也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

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頌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

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藝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唐虞之世治致升平爵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為風隨事生稱耳六義有正變唯說刺詩者以詩

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　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如上所說先為詩歌樂逐詩為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為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准詩而為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　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目見之

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絶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絶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議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

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諸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已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哀傷之志

鬱積於內乃吟詠已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爲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黃鳥碩人國人之風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駉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必盡是史官爲之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吟詠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

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作詩戒之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荅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非獨國史亦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

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鋭，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己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一人者，作詩之人，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政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張逸問一人作詩，何謂？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言風雅皆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絶，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

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文武用詩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定本王

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易
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
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
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
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
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成功者，營造之
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
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
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
狄來賓，嘉瑞悉臻，遠方咸服，羣生盡遂其性，
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
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
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
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
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
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

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
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
商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
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魯頌
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
頌異。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
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
之名，故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
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
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鄭荅張
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人君行之則
為興，廢之則為衰，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
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理至極，盡於此也。案
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
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

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
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
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
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
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
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
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
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
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然則
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
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
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
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志張逸問
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
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此述服
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

也。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正是諸侯
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
風詩，不作雅體，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
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
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
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
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
不為風也。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殊
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
　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
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
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
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
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正其始
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

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也后妃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毛意當然鄭以哀爲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過其度量謂之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爲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箋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爲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爲疑辭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故云恕之言不忌勝己而害賢也鄉稱衆妾有逮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逑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卽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毛旣以哀爲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朱子辯說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辯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卽文王也舊說以爲太王王季誤矣　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

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袵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安成劉氏曰大姒之稱后亦如雅頌稱文王之王皆追稱之詞也

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三家以雍徹而孔子非之也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

三山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廬陵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引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令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勿軒熊氏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儀禮乃周公佐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燕禮也今當據儀禮經文爲定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

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釋文〕與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與。摯本亦作鷙。音至。好毛如字。鄭呼報反。逑置詩放此。逑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嫉音疾。徐音自。

〔疏〕毛以爲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爲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　釋詁云。關關雝雝。音聲和也。雎鳩。郭璞曰。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愼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鷙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洲。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蒹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傳以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爲窈。

善容爲窕者。非也。逑。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　九嬪以下。總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唯九嬪。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周禮註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德也。文王爲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况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集傳〕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

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

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乘居是四箇同居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略不同也

列女傳曲沃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之鳥人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華谷嚴氏曰左傳郯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馬此雎鳩是也祝鳩氏司徒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是也鶻鳩氏司事鶻鳩也卽小班鳩小宛之鳴鳩與氓食桑葚之鳩是也左傳雎作鴡杜預云摯而有別故爲司馬王法則鶻音骨鷽音學

廬陵羅氏曰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

安成劉氏曰商書大命不摯曲禮庶人之摯亦訓爲至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體者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

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東萊呂氏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諧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

豐城朱氏曰文王聖人其德曰敬大姒聖女其德曰淑蓋能敬則能自强不息純一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是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悠思也

【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言后妃覺寤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則思已職事

當誰與共之乎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

【釋文】荇本亦作莕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作佐下音佑接余本或作菨荼非共本或作供下共荇菜同菹又作葅嬪內官名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剩二字也

【疏】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故思求淑女寤寐之時常求之也　鄭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以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荇菜以事宗廟則嬪御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后妃得佐助者由此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也　釋草云莕接余其葉苻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莖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　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

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也　毛以爲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　鄭以服爲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　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爲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

【集傳】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莖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

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三山李氏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爲菹

南軒張氏曰荇菜取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傳〕宜以琴瑟友樂之芼擇也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

〔箋〕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同志

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釋文〕芼毛報反樂之音洛又音樂或云協韻宜五教反

〔疏〕毛以爲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思此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 鄭以爲后妃化感羣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爲友然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樂爲淑女設也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 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爲友琴瑟與鍾鼓同爲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爲友以韻之卒章云芼故以鍾鼓爲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爲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故也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

鼓鐘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
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釋言云芼搴
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搴猶拔也郭璞
曰拔取菜也史記云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
之旗也此云芼之拔菜而擇之也　皐陶謨
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
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
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鼓在庭也上下樂作
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
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集傳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　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眉山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序
也凡詩之敘類如此
爾雅釋樂曰琴長二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
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

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
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
慶源輔氏曰蓋以見友友弟之友言也又曰
此詩皆興而比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潔淨
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者
豈非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潔淨與柔順
之故乎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傳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

疏 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詩者中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

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偏檢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字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代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

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成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志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

乗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義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句以來、始辯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集傳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

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朱子曰、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後皆倣此、又曰、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樂止於琴瑟鍾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又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奥、如乾坤卦、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

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性情之正。

須溪劉氏曰、夫子自衛反魯、考禮正樂、其時師摯在魯、爲夫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嘗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亡也。其聲亡也。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妊大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

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愼歟

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箋 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敎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釋文 覃本亦作蕈延也澣本又作浣

疏 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爲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衣是也尊敬師傅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 箋 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敎者以經汙私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

朱子辯說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傳 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箋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于遠方

釋文 施毛以豉反鄭如字摶黍鳥名也叢俗作藂一本作最

疏 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

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行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為絺綌者欲見此章四事為興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絺綌彼不為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為祭祀艾為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此言萋萋取木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為成就貌也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稍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于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

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閨才美之稱得達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明云大邦有子

集傳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傳莫莫成就之貌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服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箋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釋文艾本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濩韓詩云濩瀹也斁本亦作斁紞織五采如緒狀用縣瑱也紘纓之無綏者從下仰屬於冠綖音延冕上覆也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人

疏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濩煮之乃緝績之整治此葛以為絺綌志無厭倦 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

濩煑治之、孫炎曰、煑葛以爲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紘、縣瑱之物、織五采爲之、故著義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紘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舉以言焉、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紐、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註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綖者、冕上覆、論語註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夏官弁師注云、綖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

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則爲統又爲紘綖也、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首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爲之、 女在父母之家、不知爲作王后、爲作士妻、故習之以絺綌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集傳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 此言盛夏之時、葛旣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華谷嚴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

慶源輔氏曰、唯其身親爲之、故能愛之而不厭、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

害否、歸寧父母、

傳 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以下至祿衣。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釋文〕副，婦人首飾之上，王后六服，一曰褘衣。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捼莏也。褖，六服之最下者。害，戶葛反。清如字，沈音淨。

〔疏〕毛以為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撋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已令薄欲煩撋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己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襄三

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傅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母既如此，傅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傅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昏禮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娩為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娩為二者，謂婉順得為言語之婉順，亦為容貌之娩媚也。既有其德，慎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莊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為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云：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士未為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汙亦澣名，以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為澣私服之名。

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言私燕
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
公服則無垢汙矣副者首服之尊褘衣六服
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褘盛飾毛
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氏褘衣從王
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
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
特牲云士妻祭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
笄綃衣見於舅姑是助祭其服同也
王后褘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
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
賓來褻衣何爲陳于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
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于
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
姑得申上服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褘
衣也進見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

御于王則褖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上舉褘
衣之名下言展褖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
餘則爲私唯有纚笄綃衣耳　鄭以私謂燕
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以
明六服非私也澣深于濯故內則注云手曰
濯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濯衣裳言澣故濯
又淺于澣散而言之皆通此經言汙序總之
云澣濯之衣此六服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
諸母不濯裳裳乃褻服宜煩擱之而言濯是
皆通稱也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
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
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于兄弟襄十二年
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
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
既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
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
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
以下也故鄭志荅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
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
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
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
畏威故許之耳　以私爲私服明衣是公衣
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
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繒爲形而畫以
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濟者耳不必六
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
展褖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集傳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撋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

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上章旣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安成劉氏曰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類皆
語辭也又曰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
稱王則大姒亦未必備此六服但泛言禮服
而已

釋文曰殨攔猶挼莎也、挼莎音那梭
慶源輔氏曰薄汙薄澣者、不爲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
豐城朱氏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

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南軒張氏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訓之、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詠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序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箋 謁、請也、

釋文 詖、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

疏 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欲令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錄其臣下出使之勤勞賞之、內惟賢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至於憂思而成勤、是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

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

朱子辨說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傅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傳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左傳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釋文韓詩云頃筐欹筐也欹音本何休云草器也寘之豉反行戸康反

疏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以與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后妃嗟呼而歎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爲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

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爲此故以周行爲彼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喩言生長即以生長喩此言采菜而取憂爲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此謂一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謂采人衆多非一也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葉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　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集傳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今人麺蘗中多用之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界不同蓋葛覃

直序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于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

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若賞功臣。或多于此。

釋文 虺說文作瘣。隤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頹。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

疏 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 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石戴土為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二章互言之也。 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也。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雷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

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罍。亦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言且者。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僖二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宜十五年。荀林父滅路。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集傳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 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

慶源輔氏曰、曰且曰欲。其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

箋此章爲意不忘中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

釋文兕字又作光、爾雅云光似牛、觵以兕角爲之、字又作觥、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

疏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觥者、

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爲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醻無筭、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爲樂也、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寧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筭爵、則饗亦有旅醻、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爲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

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其觥也、

集傳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傳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

〔箋〕此章言臣既勤勞于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釋文〕砠本亦作岨、瘏音塗、本又作屠、非、痡本又作鋪、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

〔集傳〕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

安成劉氏曰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

卷耳四章章四句

〔集傳〕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慶源輔氏曰大意、與草蟲、詩相似、

安成劉氏曰又案羑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郡、因羑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此、文王因作拘幽操、

序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箋〕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釋文〕木下曲曰樛、馬融韓詩本並作朻、說文以朻爲木高、

〔疏〕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意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

朱子辨說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履、祿、綏、安也、

〔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荊揚之域、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

〔釋文〕藟、本亦作虆、纍、纏繞也、只、之氏反、猶是也、綏之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 禹貢惟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荊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

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荆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為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厭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 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内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天保云降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無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

集傳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

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内子也履祿綏安也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本草注曰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藟

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内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

慶源輔氏曰此詩雖是興體然亦兼比意與關雎同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傳荒奄將大也

箋此章中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集傳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東萊呂氏曰荒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傳縈旋也成就也

釋文縈本又作帶説文作榮

集傳興也縈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曰纍曰荒曰縈曰綏曰將曰成亦皆有淺深纍繫也荒則奄之也縈旋則奄之周也綏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成則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人也無令辭其禱夫人也無侈説此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

東萊呂氏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

子孫衆多也。

箋 忌有所諱惡于人

釋文 螽音終、爾雅作蜇、音同。

疏 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忌者人有勝已、已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已。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

朱子辨說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illegible]也以不妬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傳 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

箋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釋文 詵、說文作𧮰、音同。蚣、字林作蜙、蝑粟居反。許愼呂忱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楊雄許愼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註方言云、江東呼爲蚱蜢。不耳、本或作不然、振音眞、

疏 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諸蚣蝑皆共交接、各受氣而生子、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御、生子多。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衆篇皆然。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喩、言傳所興者

欲以喩此事也。興、喩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喩。摽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爲興、若厭浥行露之類、或便文、從喩、若綠衣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喩者、若鄁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爲惡有漸是也。或興喩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喩者、喩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爲喩也。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麟趾殷其靁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靁勸其妻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爲信厚也。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

人盛論之振其
仁厚者多耳、

集傳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問、螽即是春秋所書之螽、切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

釋文曰、郭璞云、江東呼為蚱蜢、

永嘉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朱子曰比便是説實事、如螽斯羽之句、是説那人、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説、更不用説實事、此所以謂之比、蓋比詩多不説破這意、然亦有説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與皆已備矣、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傳 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

釋文 薨、呼弘反、

集傳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傳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集傳 比也、揖揖、羣聚也、蟄蟄、亦多意、

藍田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歛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

序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箋 老而無妻曰鰥、

釋文 桃、木名、説文作枖、云木少盛貌、鰥、本亦作矜、

疏 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男女年不過限。婚姻行不踰月。言致從家

至曰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
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劉熙釋
名云、無妻曰鰥、鰥者、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
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踝也。單
獨之名、鰥或作矜、同、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
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
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內則云、妾雖
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
不復御、明不復嫁矣、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
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巷伯傳曰、吾
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
及七十、同藏無閒、謂男子也。白虎通云、鰥之
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
鴻鴈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襄二十八年
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
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釐。又許愼曰、

楚人謂寡婦爲霜、鰥寡之名、以老爲稱、其有
不得及時爲室家者、亦同名焉。舜年三十不
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
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又何草不
黃云、何人不矜、尙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
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九五
老婦得其士夫、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
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
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爲寡、則
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
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標有
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
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
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
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
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
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
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爲秋冬時矣。鄭以
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爲昏、是禮之
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
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
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朱子辨說、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
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
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
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
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妒忌
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

華之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
無踰時者。
〔箋〕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宜者、
謂男女年時俱當。
〔疏〕毛以爲少壯之桃夭夭然。復行灼灼然之
盛華、以興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
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
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爲室家矣、鄭唯
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爲異、桃
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
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言桃有華之盛者、由
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言年盛

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易傳者，以旣說女年之成，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爲年時俱當。

集傳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華谷嚴氏曰：灼灼，鮮明貌。

孔氏曰：之子，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

婺氏汪曰：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二家之人，相與和順，無一戾心，始可謂之宜。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傳 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室，猶室家也。

釋文 蕡，浮雲反。

集傳 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傳 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箋 家人，猶室家也。

疏 易傳者，明據宜其爲夫婦，不宜橫爲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集傳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

止齋陳氏曰：旣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則可見男女以正之義也。如父母國人皆賤之，則非所謂宜矣。血氣之使，尤甚於少年，故少艾之女，不閑於婦道；輕銳之士，不堅於臣節。

豐城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非勉强所能。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

之兄弟而後可謂宜然由后妃教化行而
倡于上之子則效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
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
家焉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序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

釋文 菟又作兔

疏 經直陳兔罝之人賢而云多者舉微以見
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
芣苢言后妃之美以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
桃夭則論天下婚姻得時為自近及遠之辭
故云所致也此兔罝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
變言之化則后妃化之使然也芣苢以后妃

事終故總言之美其實是化美所以致也桃
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
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芣苢則
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
總上五篇
致此三篇
朱子辨說此序首句非是而所
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傳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
赳武貌干扞也

箋 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
衆多也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
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
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于未然

釋文 罟罔也杙本又作弋爾雅云樴謂之杙
李巡云橛也樴音特橛音其月反赳爾
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
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

疏 毛以為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為兔作罝身
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蕃屏公侯為之
防固也 鄭唯干城為異言此兔罝之人有
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使之與我作扞城
也 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

為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
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
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
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
路張罝捕之也釋宮云樴謂之杙李巡云杙
謂橛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
傳亦云丁
丁伐木聲

集傳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
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
內者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
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

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東陽許氏曰、摯擬於地中、張罝其上也、

朱子曰、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

問兔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也、

安成劉氏曰、此賦其事以起興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傳逵、九達之道、

箋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

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釋文 施如字、逵、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

疏 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郭氏云、岐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岐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為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 毛以為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為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為匹、鄭唯好仇為異、

集傳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傳中林、林中、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

箋此兔罝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

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疏 毛以為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為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罝兔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謀慮前事、 箋以首章為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為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

集傳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時固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觀此及棫樸所謂六師及之者亦可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遏密侵阮伐崇戡黎之後其於武事大畧可觀矣豐城朱氏曰兔罝肅肅言其敬赳赳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於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也葢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宜其成就若此也棫樸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旱麓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罝兔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箋天下和政教平也。

釋文芣苢音浮苢本亦作苡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疏若天下亂離兵革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証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注云隆平巳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作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巳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藏之處或袺之或襭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捋之既得則袺之襭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爲對所以總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捋事殊袺襭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姙焉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

箋薄言我薄也。

疏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

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貴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姙者、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産是也、 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傳於薄汙我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從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爲始、餘皆爲辭也、

〔集傳〕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

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産、

本草曰强陰益精、令人有子、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傳〕掇拾也、捋取也、

〔集傳〕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傳〕袺執衽也、扱衽曰襭、

〔釋文〕袺、衣際也、襭、一本作襭同、

〔疏〕釋器云、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袺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於帶中矣、

〔集傳〕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安成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襭之、亦無多寡之序如此

芣苢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薄猶少畧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之多以至於袺與襭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複、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掇曰

捋則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袺曰襭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箋〕紂時淫風偏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釋文〕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漾水東流爲漢、

〔疏〕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

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

朱子辨說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人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

〔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理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釋文〕喬、本亦作橋、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流水、本或作漢水、泭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柎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

〔疏〕木所以庇廕、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有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之、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敢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　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彊暴之男是也、　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方泭、論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

大曰栰小曰桴是也。

集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爾雅曰，小枝上繚爲喬。注細枝皆翹繚向上。安成劉氏曰，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又曰，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爲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兒女，花艷驚郎目。又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爲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比其與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永康軍即今成都府灌縣，隸四川。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沿泝也。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故化只行于江漢。朱子曰，然。北方亦有玁狁。慶源輔氏曰，江漢之俗，其女好游，詩人必以游女爲言者，出游之女猶如此，况於閨閫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華谷嚴氏曰，喬竦之木不可休，與高潔之女不可求。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暴慢之意不作。朱子曰，王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

釋文 翹祁遥反沈其堯反尤高潔者一本無潔字秣說文云食馬穀也牲歷曰餼

疏 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與貞潔者乃是衆女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已有意欲求之 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揺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 薪木獮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謂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

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嫁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

集傳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　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廬陵歐陽氏曰願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 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

疏 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爲馬此駒以丈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

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輈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庾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集傳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亦是偶然有此詩說得一邊耳

慶源輔氏曰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已之意也

建安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敎化其民桃夭歌其男女以正漢廣歌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歌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苟非防微之道習以性成風以成俗其能然乎

豐城朱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篇庶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序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箋 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疏 婦人能閔念其君子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爲文王道德之化行也上文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傳 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

箋 伐薪于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釋文 枚幹也惄本又作愵韓詩作㴱音同調又作輖音同

疏 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枚幹之薪以爲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然如朝飢之思食也 釋水云汝爲墳傳曰濆汝固知是水名也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江爲沱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濆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爲之濆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間也枝者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

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㮚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爲餘也 大夫之妻尊爲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爲非其事也 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小弁云惄然如擣無飢事故

箋直訓爲思也

集傳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

也。謝一作輈。重也。　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汝州今南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並隸河南、潁州今鳳陽府潁州、直隸。釋文曰、謝又作輈、廣韻注曰、輈、重載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

〔箋〕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

〔釋文〕肄、以自反。

〔疏〕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覩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我而我憂思愈也。　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鄭知不直遠棄已而去、知爲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爲棄已而憂也、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

〔集傳〕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　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

〔箋〕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

〔釋文〕赬、說文作䞓、又作赬、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

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辟此、一本作辟此、

〔疏〕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勉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　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赬尾、橫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此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魚自有肥而尾赤者、　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

世、是爲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皆作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爲士、周南召南、遠本大同、而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靁、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

集傳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頳、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陸氏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爲鯿、

山陰陸氏曰、魴、青鯿、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褊、故曰魴、亦曰鯿、魴、方也、鯿、褊也、

藍田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

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繼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列女傳曰、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

勉強之。無遺父母憂、蓋生於亂世。迫於暴虐故也。

須溪劉氏曰、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臨川王氏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

止齋陳氏曰、汝墳、是巳被先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猶有意思、

豐城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緜莊、

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尊慈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廣漢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箋】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釋文】麟，瑞獸也。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

【疏】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太師編之以象應，序者述以示法。宋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矣，然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爲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也。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

其與定爲韻，故先言之，朱子辨說之時二字可刪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仁厚也，于嗟，歎辭。

【箋】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

【釋文】振，音眞，相應，音鷹，當也。

【疏】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爲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

集傳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 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慶源輔氏曰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爲有王者之道。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爲興。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

釋文定字書作頲。音同。題郭璞注爾雅頲也。本作顛誤。

疏定題。郭璞曰謂頟也。傳或作顛。釋詁云的頟白顛。顛亦頟也。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爲庶姓。是同高祖爲一節也。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爲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爲疎也。

集傳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姓公同祖也。

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釋文示有武一本示作象。

疏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

集傳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

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盡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集傳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公子生長富貴、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仁厚、則他人可知。南軒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滅於極治之日、故詩人歌之以爲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爲關雎之應、董氏曰、麒麟在郊藪、禮運以爲四靈、孔叢子曰、唐虞之時、麒麟遊于田、蓋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爲應、廬陵彭氏曰、黄氏云、麟之趾不踶、定不抵、角不觸、猶公子宂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也、而乃至於仁厚、又曰、或云、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集傳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廣漢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安成劉氏曰、已上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皆本於文王之身、蓋關雎至螽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桃夭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一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

明　後學張溥　纂

召南一之二

［集傳］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卽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典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于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以配國君。

［釋文］鵲、字林作䧿、尸鳩本又作鳲、草木疏云、一名擊穀、尸鳩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疏］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太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傳〕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女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

〔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之子、是子也。御、迎

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釋文〕秸、爾雅作鵠、鞠、爾雅作鵴、架、俗本或作加功、御、本亦作訝、又作迓、同、王肅云、侍也、

〔疏〕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鳲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鳲鳩居鵲之巢、有均壹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鳲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其備。 釋鳥云、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 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燕寢、夫人所居。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 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太姒自莘適

周、必上卿送之。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也。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

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集傳與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

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南軒張氏曰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傳將送也

集傳與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傳盈滿也能成百兩之禮也

箋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釋文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女弟也

疏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 傳言夫人有鳲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迎爲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集傳與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祀則不失職矣

箋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傳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神享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溪澗

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事也。

〔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

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疏〕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爲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 自蒿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 左傳曰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此傳言草、皆菜也。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爲於、上于爲往、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菹南、西上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蘩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爲事爲重、與此異也、

〔集傳〕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而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葢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以有葛覃也。

本草曰蓬蒿也、似青蒿而葉麤、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爲菹、長樂劉氏曰、蘩祭祀故並謂之事春秋布事王太師是也 問采蘩只作祭祀說、自是蛻然、若作蠶事、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爲蠶事而後同耶、朱子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傳〕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集傳〕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仞有三尺、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桑于公桑。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

記王婦髲髢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釋文 饎酒食也髲鄭音髲髲本亦作髢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爲呂姜髢是也紒音計

疏 言夫人首服被髲之飾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時爲此竦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溉饎爨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髲之釋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 髲髲少牢作被裼注云讀爲髲髲此周禮所謂次也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弟髮長短爲之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裼纚笄笄上有次也髲別髮以被首也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褖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以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褖衣士視壹濯[illegible]弁則此夫人視濯溉蓋展衣否則褖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爲侈褖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爲侈褖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褖衣之袂此王婦髲髢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者誤也 知僮僮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爲竦懼而恭敬也 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在事謂朝視饎爨所謂不失其職也若爲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髲鬄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特牲言濯不言溉注云濯溉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王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饔人溉鼎廩人溉甑無主婦所視無饎爨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 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髢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又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 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集傳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

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華谷嚴氏曰王后六服褖衣爲進御於王之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
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
朱子曰公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疊山謝氏曰公齊廬之類
鄭氏曰祭畢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陶

陶遂遂相隨行之貌
慶源輔氏曰采蘩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鋭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自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爲賢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止齋陳氏曰采蘩其家人之六二乎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蘩于沼澗而用之于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廬陵彭氏曰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也三章言其容也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釋文 蟲本或作虫非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

疏 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朱子辨說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傳 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

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止辭也覯遇降下也

箋 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于其族之情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

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

疏 言喓喓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臥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 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愼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 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爲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爲草蟲而記時也。

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 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蕨采薇、皆謂在塗所見。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接侍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罹。明父母以見棄爲憂也。 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奧、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爲禮、即見非直空見也、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覯遇、故引易以明之。彼注云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覯爲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得相遇也、

集傳 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華谷嚴氏曰負螽也、蠜也、即螽斯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傳 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惙惙、憂也、

箋 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

釋文 蕨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又作鼈、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疏 毛以爲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鼈菜、與已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得夫待已以禮也、已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鼈 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鼈爲異耳、毛以秋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 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

前則明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illegible]
見。明在周地、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絕
百里、雖召地亦爲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
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
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鼈、故以在塗見之、因
與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
蕨之時
故也。

[集傳]賦也、登山葢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
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也、

慶源輔氏曰草蟲之鳴、阜螽
之躍、蕨薇之生、皆時物之變、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傳]薇、菜也、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思相離也。

[箋]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夷、平也、

[釋文]薇、草也、
亦可食、

[疏]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
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
之以供宗
廟祭祀、

[集傳]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
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
陽者、夷、平也、

慶源輔氏曰、蕨薇皆是山之所有、登山采薇、
亦皆託言也。凡詩中所言采擷之事、多是託
言、

致堂胡氏曰、荊楚之間有草叢生、脩條、四時
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
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疑莊子所
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卽此蕨也、
容齋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

草蟲三章章七句

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
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
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
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

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
之情、所以爲風之正也。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
承先祖、共祭祀矣。

[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
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
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
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
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釋文】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女師也婉音晚蔥本亦作龔紝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紃音旬絛也

【疏】此謂已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 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娩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緝績之事枲麻也釋草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繰之絲則絡之織紝組紃者紝也組也紃也二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紝治繒帛者則紝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紃絛也組亦絛之類學女事者謂治葛纑

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菹醢之禮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內則云納酒漿與納以教成文同菹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時也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嫁二十而笄女之四德十年以後傳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爲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爲教成祭也

臨川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傳】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箋】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自出也法度莫大于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

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

【釋文】藻水菜也蓱本又作萍一本作苹涯本亦作厓

【集傳】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華谷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中者曰荇

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集傳以蘋爲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祀乎

臨川王氏曰采蘩必於南澗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箋〕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毛

〔釋文〕錡三足釜也亨本又作烹煮也湆汁也鉶本或作鉶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

〔集傳〕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之爲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曹氏曰皆竹器

慶源輔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爲菹者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而實以菹醢故也

安成劉氏曰必采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采曰盛曰湘無一不親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于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質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箋〕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

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

〔釋文〕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齊本亦作齋音資本或作粢

〔疏〕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爲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澗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

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亨煮之維錡及釜之中煮之也既煮之爲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之德少女主設之　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薸音瓢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禮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太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爲牲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祭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明矣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　說文曰江淮之閒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　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

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芼煮於所亨之湆始盛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湆之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爲鉶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爲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湆於醢北注云大羹湆煮肉汁則湆汁也　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　知牖下戶牖閒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閒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成之義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　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

女爲一者葢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醮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令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 叅昏禮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將葢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奠矣今經陳季女設奠正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葢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葢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葢知醴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也祭禮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鉶鉶芼設於豆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粢盛葢以黍稷耳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葅設之於奧奧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徵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言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旣言禮之卽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爲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

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謬矣

〔集傳〕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安成劉氏曰諸侯之庶子爲別子別子之嫡子爲大宗卽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

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戸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

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連爲之室又戸東而牖西戸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爲交牕以取明也

儀禮少牢曰儐食主婦薦韭葅醓醢奠於筵前葵葅蠃醢陪設于東

建安熊氏曰葅菜茹醓肉汁周禮有七葅七

醢或曰醢肉醬也又曰無骨爲醢

采蘋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頃而不厭久而不懈衎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

〔釋文〕甘棠草木疏云今棠梨奭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國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

〔疏〕謂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非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豳亦變風故有美周公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亘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咸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爲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爲正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

〔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釋文〕剪韓詩作箋茇說文作废

〔疏〕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翦去勿得伐擊由召伯嘗舍於其下也此比於大木爲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

芾其榜、箋云榜之蔽芾始生謂榜葉之始生
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
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
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
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
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載
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
爲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　定本集注
於注内並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
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
故大車剌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
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
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
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
之訟、

〔集傳〕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
赤者爲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
方伯也、茇、草舍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
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
其樹而不忍傷也、

山陰陸氏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甘棠
赤色澀而酢、俗語澀如杜是也、
廬陵羅氏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也、又曰止
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
元城劉氏曰憩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
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
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傳〕憩、息也、
〔釋文〕憩本又作愒、
〔集傳〕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
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廬陵羅氏曰必邁反、凡物
自毀則如字、毀之必邁反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傳〕說、舍也、
〔箋〕拜之言拔也、
〔釋文〕說本或作稅、又作
脫、同始銳反、舍也、
〔集傳〕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
已、
董氏曰如人之
拜、小低屈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史記燕世家曰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
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

不敢伐歌詠之。

孔氏曰括地志云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人懷其德因立廟

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有其美召公專王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作詩無詩此其異歟

慶源輔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疏〕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

黄氏曰周家教與商俗未殄此如一陽來復之時自二南極而王道成則自復而臨自臨而泰之時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傳〕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

〔箋〕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

釋文浥本又作挹莫本又作暮昕至禮用昕親迎用昏

〔疏〕毛以爲厭浥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之豈不欲早夜而行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濡已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已我豈不欲與汝爲室家乎所以不爲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爲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既成露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可知此述女之辭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周禮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此行事必以昏昕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昏壻也絇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昏則是壻也經言夙即昕也夜即壻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次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旦受爾禮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集傳］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昏禮紂帛不過五兩、

［箋］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于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于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釋文］穿本亦作穿、埆盧直云相質觳爭訟者也、崔云埆者埆正之義、一云獄名埆本亦作噣、鳥口也、紂帛依字系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媒、謀也、廣雅云妁、酌也、

［疏］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爲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此彊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埆、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 獄埆者、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之圓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皐陶造獄、謂此也、既因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謂圓土亦爲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其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 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

故以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
訟之事者其職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
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
伯即為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
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
士師矣且士師之司寇之屬佐成司寇者也寧
召伯公卿所當為乎 禮言純帛不過五兩
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得不
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故箋申傳
意來其文而為之說云是非謂幣不足也媒
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
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
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
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
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
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貴成數也禮尚

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
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
耦之云與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
其字定本作純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
禮用玄纁束帛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
然則庶人果故亦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
文準士昏而言玉人曰穀圭天子以娉女大
璋諸侯以娉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
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
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彊
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已之禮而不從已
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
有其耦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
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
野有死麕以亂世民貧思麕肉為禮明無媒
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說文云

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六禮者
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彊委之納采之鴈
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
之幣可彊委不和不得請期則不從不得親
迎言六禮之來彊委者以方為昏必行六禮
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
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為父母所嫁媒
妁和否不係於已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
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
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為之辭
耳

集傳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
召致也 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

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
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
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
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
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
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傳墉墻也視墻之穿推其類可謂鼠無牙不

終從、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疏】釋宮云、牆謂之墉。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鄉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集傳】與也。牙、牡齒也。墉、墻也。　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山陰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朱子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朱子曰、召南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歟。故未免有強暴侵陵之犯、必待聽之明而後察。若周南則固無是詩。然騶虞純被之後、召南亦不宜有是詩矣。安成劉氏曰、此詩貞女、乃訟之初六。強暴之男、則訟之九四也。初六陰柔不永於訟、而九四以剛不中正應之。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以強暴陵之。然曰室家不足、則初六之辯明矣。曰亦不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為九五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豐城朱氏曰、行露之女子貞信、而男強暴、豈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之女、而不能行之男耶。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染商之惡深、被周之政淺、則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漢廣之游女、嘆其終不可求、此彼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於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文王之化、譬之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獨遲。其勢則然也。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箋】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疏】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言南者、總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也。經陳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群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毛以儉素內於心、服制形於外。此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

之事也、

朱子辨說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

〔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釋文〕虵又作蛇、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

〔疏〕毛以爲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紽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　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二章傳云緎縫者、釋訓云、緎、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爲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緎、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古者素絲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維組紃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紃矣、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　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縱迹倣效也、　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王肅云、自減膳食、

聖人有過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之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爲美談。

〔集傳〕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曹氏曰裘必合衆皮而成故以縫殺不一。疊山謝氏曰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委蛇蛇哉。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傳 革猶皮也。緎縫也。

箋 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釋文 孫炎云緎縫之界域 域縫 爾雅云緎羔裘之縫也。

疏 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則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鞾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為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裘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王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為裼故也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惟麑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裘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為裼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云皆

積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褎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以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衰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集傳〕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新安胡氏曰、紽緎總、竊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總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集傳〕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罝也、蓋文王作人之效、驗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

〔釋文〕靁亦作雷

〔疏〕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爲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與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經云殷其靁、靁以喩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靁之取喩、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閔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爲伯、箋因行露之序從後言之耳

朱子辨說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傳〕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

〔箋〕靁以喩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喩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靁之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

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疏〕言殷殷然靁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之時。何爲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爲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雲漢傳曰。隆隆而靁。非雨靁也。箋云。雨靁之聲尚殷殷然是也。

〔集傳〕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張子曰。如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

廬陵彭氏曰。或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也。

豐城朱氏曰。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閔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

〔疏〕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爲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集傳〕興也。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傳〕或在其下。處居也。

〔箋〕下謂山足。

〔集傳〕興也。

疊山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問此詩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朱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

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閔無尊召
視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後
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
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
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
矣　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自
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
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
取其信言固
各有所指也

序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
男女得以及時也

釋文　摽木名也韓詩作棋說文棋亦梅字男
女及時也木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

誤

疏　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
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
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
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言
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
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
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
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
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
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
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又家語曰霜降而婦
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
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士如歸
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

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
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
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禮子不
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
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
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
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
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
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
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
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又男女
之昏爲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
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
五十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
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據其
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爲正鄭據周禮仲春爲

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
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
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
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
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
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首章其實七兮謂
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
以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
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
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
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
頃筐塈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喻去春
尤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
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四月五月去春
未一時故可以嫁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爲
昏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

得行也。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昔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即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爲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家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

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爲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爲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箋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彼正時不行，故爲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朱子辨說此序末句未安。止齋陳氏曰，婚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於未分之時。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傳〕興也。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吉，善也。

〔箋〕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

〔釋文〕迨，韓詩云願也。

〔疏〕毛以爲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爲昏。比十五爲衰，對十八九故爲善。此同興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言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爲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成昏事。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爲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墍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爲喻也。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

取巳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辯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集傳】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傳】在者三也今急辭也

【箋】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

【釋文】鄉本亦作嚮又作向

【集傳】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傳】塈取也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

【箋】頃筐取之謂夏巳晚頃筐取之於地謂勤也　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疏】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　鄭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巳盡

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巳過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

【集傳】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黃氏曰迨其謂之以爲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慶源輔氏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懼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爲然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問此詩周出於正風如此急迫何耶朱子

日亦足人之情嘗見晉魏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向見東萊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女子之情欲婚姻之及時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東萊呂氏曰是詩也其詞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箋〕以色曰妒。以行曰忌。命、謂命貴賤。

〔疏〕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是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總指衆妾媵與姪娣皆爲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内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 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 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卽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衆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

〔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釋文〕爾雅云噣謂之栁 寔 韓詩作實云有也

〔疏〕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噣以次列在上見於東方以興禮雖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爲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爲小星

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知三爲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星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天皆爲心心實二星而傳不明說盡從此爲心以其心稱三爲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星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咮則咮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經云在東箋云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　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脫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女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集傳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

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宮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傳　參伐也昴留也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

箋　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釋文　參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

〔疏〕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葛生曰、錦衾爛兮、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禂亦宜爲臥物、故爲禪被也、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以碎荅曰、今人名帳爲禂、雖古無名被爲禂、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

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傳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爲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集傳〕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禂禪被也、興亦取與昴與禂二字相應、猶亦同也、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備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謙於抱衾與禂、而知命之不猶、則敎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集傳〕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安成劉氏曰、此爲衆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樛木螽斯之類也、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

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箋〕勤者、以已宜媵而不得、心望之、

〔釋文〕汜音祀、江水名、媵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正夫人也、下同、沱江水之別也、篇內同、

〔疏〕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姪、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無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勤勞一

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
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
朱子辨說詩中未
見勤勞無怨之意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傳 興也決復入爲汜嫡能自悔也

箋 興者喩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集傳 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已而偕行也 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爾雅疏曰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朱子曰夏水自江水而別以通于漢漢復入

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
口卽所謂江有汜也宋安州卽今之德安
府復州今沔陽州並隷湖廣
公羊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
十五從嫡二
十承事君子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傳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處止也

箋 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嫡悔過自止

釋文 渚韓詩云一溢一否曰
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

集傳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傳 沱江之別者

箋 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

釋文 岷本又作㟭山名在蜀道
本亦作導蹙本亦作蹴

集傳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灉漢爲潛江爲沱孔氏曰皆大水別爲小水之名禹貢荊揚皆有沱潛者以其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故二州皆有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集傳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

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黃氏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汜之媵妾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皆當以此詩爲法

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箋無禮者爲不繇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

釋文麕本亦作麏麇麏獸名也草木疏云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

疏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麕肉爲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爲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婚禮先媒經主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

朱子辨說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

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

箋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

疏毛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

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 鄭唯懷春爲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爲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但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爲句 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減殺其禮不如豐年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故曰多昏穡人注云齊人謂麕爲獐則麕是獐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絜清 傳以秋冬爲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麕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

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爲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故以誘爲導也 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吉士也。

〔集傳〕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本草注云、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

須溪劉氏曰稱其人曰吉士。原也又憫之也。

華谷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汝吉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如此、

朱子曰野有死麕、潘叔恭謂強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爲侵陵之具得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

之也、德如玉也、

〔箋〕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釋文〕沈云屯、聚也、

〔疏〕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爲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 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

杜孫炎云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爲木名也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絜白不可汙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絜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潔故也

【集傳】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肉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住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刼脅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疏】此貞女思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刼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尨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 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畧之采蘩傳曰僮僮竦敬祁祁舒遲亦畧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爲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 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毛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荅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

【集傳】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帨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家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釋文】襛韓詩作茙說文云衣厚貌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爲尊雖

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居天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遐嫁反注同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以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綸本又作續畫文也總作孔反褕翟音遙翟或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疏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爲尊也上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爲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行禮樂唯祭爲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將齊侯子未爲諸侯若爲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爲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 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

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爲其見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以魯夫人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

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袡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之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朱子辨說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二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然則公侯夫人翟茀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傳】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雝、和。

【箋】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釋文】移。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疏】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

【集傳】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東萊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者。不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太姒之敎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箋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疏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爲興　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謚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集傳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　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安成劉氏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爲平王猶棫樸之稱爲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爲文人初不拘於謚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玄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皇王韓奕稱厲王爲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

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氏傳曰齊侯來逆共姬

新安胡氏曰以爲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修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爲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修補不免簡編之雜耶

考索曰此詩乃是平王以後事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爲文王之風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而附之二南之末亦勢之所不免也

詩經　卷十一　召南

安成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爲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卽莊王十四年以共姬爲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未知共姬爲何王之女又案齊襄公爲莊王四年亦娶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者是也若以爲此事則襄公是僖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爲僖公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傳伊維緡綸也

〔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緡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釋文〕綸繩也。

〔疏〕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爲以求魚。要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緡綸。孫炎云皆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緡之絲。傳曰緡被者以荏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爲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嗇夫所佩。與此別。

〔集傳〕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建安胡氏曰。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禮亦隆矣。夫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曰嬪于虞。王姬嫁於諸侯。而亦成肅雝之德。自秦而後。列侯之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哉。永嘉陳氏曰。吾於是詩。得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

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大任則曰文王之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美僖公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以其祖父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舅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

〔釋文〕騶。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蕃多也。春獵爲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日田。夏日苗。秋日蒐。冬日狩。

〔疏〕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卽豝豵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卽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

朱子辨說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

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永嘉陳氏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終於羔羊之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廬陵歐陽氏曰：漢世詩說四家，毛最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爲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以騶爲文王囿名，亦不經見。書言騶虞者多矣，如七騶、六騶、著馬、御澤虞、山虞，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教田獵，命僕及

七騶咸駕，周官山澤虞皆當田獵則致禽獸。易亦有即鹿無虞之說，而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事。當以多殺爲心。今也五豕而一取，故詩人曰：于嗟乎而能如是乎。又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不盡殺，卒嘆虞人之得職。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傳　茁，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于嗟者，美之也。

〔釋文〕蘆，草也。

〔疏〕言彼茁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一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　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出也。非訓爲出。葭，蘆。李巡曰：葦初生。　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也。多士云：取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亦爲驅也。吉日云：漆沮之從，

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曰：若大田獵，則萊澤野。諸侯亦然，故騶虞箋云：本是時牡花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虎虞人乘之以驅禽也。今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　白虎，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注及荅志皆欲得賢多引詩斷章也。陸機云：騶虞尾長於驅，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

〔集傳〕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

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卽眞所謂騶虞矣。

華谷嚴氏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四名、朱子曰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仁在一發之前、一發五豝、義也、東萊呂氏曰彼茁者葭、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何芒可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可見、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傳〕蓬、草名也、一歲曰豵、

〔箋〕豕生二日豵。

〔疏〕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豜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二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一豝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者、麜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獸、豜從兩肩爲麕、麕鹿也、絕有力者、非二歲矣、肩也、字雖異、音實同也、

〔集傳〕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豐城朱氏曰于嗟騶虞之辭、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興、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興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廟是而法度彰、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鼎徒曰風而已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集傳〕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

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烝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爲喻皆以于嗟爲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詠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集傳愚按鵲巢至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皥皥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襛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　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始從之　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蘩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强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擧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擧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華谷嚴氏曰、詩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之端焉、二南係周召、見君臣之倫焉、見文王心德之微、盛德之至焉、

眉山蘇氏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

廬陵李氏曰、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與羣臣燕飲酒之禮、歌者亦與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樂也、

廬陵李氏曰、與四方賓燕、則有之、

南軒張氏曰、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爲萬世后妃夫人大夫士庶人妻之法、夫刑家之法、雖自於己、而於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爲正家之本也、

慶源輔氏曰、正[illegible]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故姑從之、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

明　後學張溥　纂

邶鄘衛譜　漢鄭玄著

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

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疏】地理志云，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以畿内故知有千里也。　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内山陽縣西北，以詩言頓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内，河内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　鄭注禹貢云，衛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衛漳東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衡。　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二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　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書敘唯言伐管

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作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

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徒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長　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緊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是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爲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　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

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謚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　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鄘或亦然矣周自照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

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疌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但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征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屬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

國小、二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謚號之稱、舜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謚、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卽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王、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與初一見末義相發、明言要在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謚、多則文有詳略。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姜傷己、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

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

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卽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卽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譏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爲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擧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擬爛在作序之後故擧上明下君本第於此則

伯兮宜言譏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定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卽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卽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殺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巳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爲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爲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姜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爲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

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邶一之三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

康叔之國也、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卽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爲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幷入於衛也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幷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卽今衛縣漕楚丘皆在

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但邶鄘地旣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華谷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鄉、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鄘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旣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亦此意也、是以大師存邶鄘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機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柏舟爲首者、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次鄘柏舟者、處母子之變者也、

眉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而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之亡、而有不能已也、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釋文 邶本又作鄁、柏字亦作栢、

序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箋 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疏 仁人不得進仕、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

朱子辯説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林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黄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古人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眞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説、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

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絶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傳 興也、汎汎、流貌、柏舟、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箋 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喩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並列、亦猶是也。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

釋文 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敖本亦作遨、

疏 柏木之舟、宜用濟渡、而不用、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以興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與衆小人並列於朝、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已、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

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所以宜爲舟猶仁人所以宜爲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集傳〕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

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慶源輔氏曰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 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固專屬比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比而興之體例求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爲比而賦也又曰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證之只讀作伯若以離騷九章芳不得薄之薄證之則音爲傳而亦訓爲附也 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爲卑弱而未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進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況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邶鄘栢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彼彼兄弟

〔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

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釋文〕監本又作鑒鏡也

〔疏〕仁人不遇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眞僞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已志也

〔集傳〕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 言我心

旣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也

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盧陵羅氏曰、量也、謀也、計也、料也、忖也、惟分寸丈尺引曰五度、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箋〕言巳心志堅平、過于石席。稱巳威儀如此者、言巳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

〔釋文〕棣本或作逮、

〔疏〕仁人旣不遇、故又陳巳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特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内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巳所以怨。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集傳〕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旣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傳〕慍、怒也、悄悄、憂貌、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箋〕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言我也、

〔疏〕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旣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旣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摽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覯閔旣多受侮不少、言覯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巳受彼之稱、　摽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摽然、

〔集傳〕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傳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箋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疏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任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不澣。憒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憒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 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讖日兄月姊。日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 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思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集傳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

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曰舜號泣于旻天更称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意思却又分外好

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其姜處母子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其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冠鄘衛居變風之首也

豐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怒衆妾之心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以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又曰莊姜之憂憂已之不得

於其夫也已之不得於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衽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箋〕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釋文〕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褖篇內各同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嬖也

〔疏〕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士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爲例也　知綠誤而褖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

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褖衣也內司服無褖衣而禮記有之則褖衣正也詩者詠歎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褖也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

朱子辨說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

止也。

【箋】綠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釋文】鞠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字亦作襢、音同、王后之服五曰襢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

【疏】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爲衣兮、間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　鄭以爲婦人之服有褖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褖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爲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爲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爲上僭乎、餘同。　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祀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爲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爲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爲此次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餘褖衣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褖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褖

衣纁袡、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

【集傳】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

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豐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傳〕上曰衣下曰裳

〔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亡之言忘也

〔釋文〕嫡本亦作適

〔疏〕毛以爲間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　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當以黑爲裳今反以黃爲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　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鄭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稅衣纁袡爲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集傳〕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傳〕綠末也絲本也俾使訧過也

〔箋〕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末絲也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

〔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訧本或作尤

〔疏〕毛以爲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兮而綠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　鄭言爲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令下不僭上故思之織

絲而爲綃、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由顯、此章責公亂尊卑、 箋本末者以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絲爲末、箋以製衣爲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 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織者也、

〔集傳〕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 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寵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

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傳〕淒、寒風也、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

〔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疏〕毛以爲絺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興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緜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 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興賤兮妾兮、所以守職分、以妾處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衆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 四月云、秋日淒淒、皆寒涼之名也、

〔集傳〕比也、淒、寒風也、 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集傳〕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

序說、下三篇同、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釋文〕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字又作皃、俗音丸、卽衛桓公也、

〔疏〕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由其

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見志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美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而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女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朱子辯說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傳〕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瞻視也

〔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

〔疏〕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 釋鳥嶲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嶲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謡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鳦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 差池者往飛之貌翼也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頏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文

〔集傳〕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 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 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

之恨、而予欲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行也。佇立、久立也。

〔箋〕頡頏、與戴媯將歸。出入前却。將、亦送也。

〔集傳〕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

〔箋〕下上其音、與戴媯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

〔釋文〕實、是也、本亦作寔。

〔集傳〕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傳〕仲、戴媯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惠、順也。勗、勉也。

〔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戴媯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釋文〕塞、崔集注本作實。

〔疏〕莊姜既送戴媯、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愼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爲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以此二句說戴媯之操行、故知爲任恤。周禮

汪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
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
坊記引此詩汪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
者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汪詩就盧君先師亦
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
又且然記汪已行不復改之

〔集傳〕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
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
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
也 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
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

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荅
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
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理義精密
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語
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
至此惟歎哉深誦歎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新安胡氏曰國風雖變猶有如是之婦人
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
在也
豐城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
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爲之主
俾戴嬀以爲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
爲之嫡命石碏以爲之輔則國本定矣若
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
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卽康叔武公之衛
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
窮之禍不謂之
狂惑而可乎

〔序〕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
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釋文〕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
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
朱子辯說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
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

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
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
所作其篇次亦當
在燕燕之前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
能有定寧不我顧

〔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逝逮古故也胡何定
止也
〔箋〕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
國者常道也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

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見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釋文 顧本又作頋。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

疏 言日乎以照晝。月乎月以照夜。故得同耀齊明。而照臨下土。以興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義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 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

不能定事之驗

集傳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傳 冒。覆也。不及我以相好。盡婦道而不得報。

箋 覆猶照臨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于已薄也。

集傳 賦也。冒。覆也。報。荅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傳 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無善恩意之聲語于我也。

箋 俾。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君子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

疏 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之平

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盈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所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者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集傳〕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使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邪

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又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已之意。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傳〕述循也

〔箋〕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不述不循禮也。

〔集傳〕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安成劉氏曰日居月諸呼日月而訴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

日月四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荅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寧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施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爲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新安胡氏曰此篇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絶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

以此視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

豐城朱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任或妾其所使也。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賤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矣。

〔序〕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箋〕正，猶止也。

〔疏〕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

朱子辯說，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須溪劉氏曰，州吁無戲咲之理，分明是怨莊公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言戲謔不敬。

〔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釋文〕終風，韓詩云西風也。浪，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咲，俗字也。

〔疏〕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釋詁云，謔浪笑傲，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笑也。謔笑之貌。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淇奧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集傳〕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

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傳〕霾，雨土也。言時有順心也。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

箋 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
見其戲謔。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釋文 肯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棃、他皆放此、我思如字、
疏 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
時、以興州吁常為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
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府有
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
吁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不得以母道往加之、
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思其如是、則悠悠然
也、 鄭唯惠然肯來為異、以為若有順心則
可來我旁、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
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
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集傳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
長也、 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
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
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
之至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傳 陰而風曰曀、嚏跲也、
箋 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
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言、我、願、思也、嚏、當為
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
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
之遺語也。
釋文 疐、本又作嚏、又作嚔、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疐為劫、今俗人云欠欠劫劫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劫、劫案音丘據反、玉篇云劫欠張口也、

疏 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曀、不見日
光矣、而又曀、以興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恚怒
而甚不見喜悅也、而又甚、莊姜言我寤覺而
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
鄭唯下一句為異、 孫炎曰、雲風曀日光、
言且曀者、且陰往曀日、其陰尚薄、不見日、
則曰曀也、復云曀、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
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 王肅云、願以母道
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
本集注竝同、 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
噦噫嚏咳、
集傳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
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
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音仇、病寒鼻窒也、嚏也、人

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蘇氏曰古有又通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傳 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懷傷也

箋 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釋文 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

疏 毛以爲天旣曀曀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靁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常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 鄭唯下句爲異 上終風且曀且其間有曀時不常陰此重言曀曀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 雨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爗爗震電皆此類也

集傳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東萊呂氏曰暴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集傳 說見上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爲比而莊公猶有顧笑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爲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

序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箋 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疏 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詩云刺怨相尋是也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

謂用人兵也。經云踴躍用兵、謂兵器也。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宋殤公之卽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卽位、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旣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

首兵者爲主。今伐鄭之謀、則州吁爲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爲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

朱子辯說。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葢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理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簒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葢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踴躍用兵也。漕、衛邑也。

〔箋〕此用兵、謂治兵時。此言衆人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

〔疏〕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踴躍用兵也。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葢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年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旣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集傳〕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

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華谷嚴氏曰：漕，鄘地也，在河南。
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憂心忡忡然。

箋仲，字也。平陳于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

邑以賦與陳蔡從。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疏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征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諡，原從後言之，故以諡配字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

集傳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鄭氏曰：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山木曰林。

箋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于，於也。求不還

者及亡其馬者，當于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疏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以軍行爲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于山川。注云：蓋軍之所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集傳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死，喪其

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偕俱也

〔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

〔釋文〕契本亦作挈韓詩云約束也

〔疏〕毛以爲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 鄭唯成說爲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說愛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 此教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爲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苦之狀大司馬云五人爲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

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集傳〕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 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傳〕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信極也

〔箋〕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釋文〕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

〔疏〕毛以爲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人今日與我乖闊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闊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

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爲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兮之歎也。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集傳】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　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豐城朱氏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疏】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

朱子辯說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

【箋】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夭夭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疏】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　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

【集傳】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

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爲白棘實酸爲樲棘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傳 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

箋 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疏 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引洪範以證之由叡作聖故得爲叡也洪範云思曰叡注云叡通於政事又曰叡作聖注云君思叡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叡謂君也聖謂臣也所以得爲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而致臣聖則叡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

集傳 興也聖叡令善也　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善聖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傳 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于浚

箋 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浚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

疏 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浚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　于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興母之長養已而

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爲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黄鳥喻七子可知也

集傳 興也浚衛邑 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傳 睍睆好貌慰安也

箋 睍睆以興顔色說也好其音者以興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疏 言黄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顔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顔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黄鳥之不如也 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顔悅色是爲難也又内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顔色順辭令也

集傳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 言黄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慶源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

止齋陳氏曰瞽叟曰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此詩母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慶源輔氏曰其曰聖善過爲歸美之詞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也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爲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解如此蓋聖人之處患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强以爲聖明者哉

序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箋 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旅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

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

釋文 剌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

疏 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大司寇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黃覇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爲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則亂可知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淫者故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牆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蘇莊公通於崔行之妻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爲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識雉鳴求其牡夫人爲夷姜則此亦爲夷姜明矣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

婦人也

朱子辯說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傳 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詒遺伊維阻難也

箋 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

釋文 貽本亦作詒

疏 伊訓爲維毛爲語助也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集傳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

善鬪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遲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傳 展誠也

箋 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誠

矣君子愬于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旅之事

疏 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以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謂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集傳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傳 瞻視也

箋 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集傳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 忮害臧善也

箋 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于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

亦女怨之詞。

〔釋文〕忮，字書云很也，韋昭音洎。

〔疏〕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役，故問之云：汝爲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爲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集傳〕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

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鄭不韡韡之不同。

北齋陳氏曰：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巳。

雄雉四章章四句

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巳之詩也，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豐城朱氏曰：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巳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可謂賢巳。

〔序〕匏有苦葉，刺衞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箋〕夫人，謂夷姜。

〔疏〕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惡，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

朱子辯說：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箋〕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

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既以深淺託時、因
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
也。各順其時之宜。爲之求妃耦。
【釋文】厲、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
渡水也揭褰衣渡水也揭揭衣並苦例
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
本作揭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
【疏】毛以爲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
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
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
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
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
自濟故雖貧儉尚不可廢禮君何爲不以正

禮要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爲匏葉
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
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
之月可爲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
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
之宜以與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
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
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
禮而烝於夷姜乎 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爲
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
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强不
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
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
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言不可食
瓠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食

同者賦詩斷章也 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
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
衣涉濡褌也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
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渡謂膝下
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
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爲
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
對揭之淺耳 二至寒若極二分溫凉中春
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
之時陰陽交會也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
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
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
名明矣下章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
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
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
之月然女年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

之不必要八月也 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
故禮記云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
母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言遭時
制宜不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
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不
行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
【集傳】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
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
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
衣而涉曰揭、 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
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

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頭大腹曰匏爾雅邢昺疏云此衣謂褌也言水深至於褌以上者而涉渡之名厲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傳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

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箋有瀰濟盈謂過于厲喻犯禮深也渡水深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

釋文軌謂車轊頭也依傳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軓也相亂故具論之輈車轅也

疏有瀰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鷕雉鳴也有鷕然求其妃耦

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爲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毋也乃媚悅爲子之公非所求也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雊也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於文易爲誤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輈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注云古書軹爲䡅軓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

云䡅當作軹軹爲兩轊範當爲軓軓車軾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軓爲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小戎傳曰陰揜軓也箋揜軓在軾前垂輈上文亦作軌非軌也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軹輪小穿也轊車軸端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軹轊也又云軹小穿也玄謂軹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轊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者以范當大馭之軓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軹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麔牝麎是走曰牝牡也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

集傳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雖叶矣、廬陵羅氏曰、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爲軌、韻會曰、車軸謂轊頭也、轊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

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于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

月可以昏矣。

疏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其雝雝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夫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　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爲異、　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納采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昕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爲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昕、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爲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恒日同、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箋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于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　箋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則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集傳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鵞、畏寒、

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氷泮、而納采請期、迨氷未泮之時、 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爲昏、鄭氏曰、用鴈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本草注曰、鴈爲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卽北寒卽南、以就和氣、所以爲贄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朱子曰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欲歸妻、自有婚姻之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釋文】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卬本或作仰、

【集傳】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 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爲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爲比。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傍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箋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

疏其婦旣與夫絶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朱子辯說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

箋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

釋文黽勉本亦作僶黽勉猶勉勉也葑徐音豐字書作葑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息菜郭以菲芴爲土瓜解息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蔓本又作蕪葍本又作當爾雅葍蒚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

疏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爲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幷棄其葉以興爲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幷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卽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孫毓

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則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 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菜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卽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本草又云菲葸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葉紫赤色可食陸機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葸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葸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

如陸機之言又是一物其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葑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 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總註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集傳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 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

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傳遲遲舒行貌畿門內也荼苦菜也宴安也

箋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邇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于門內無恩之甚荼誠苦矣而君子于已之苦毒又甚于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

釋文 違如字韓詩云違很也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

疏毛以爲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 鄭唯有違爲異以傳訓爲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爲徘徊也 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集傳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

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屑絜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

〔箋〕小渚曰沚涇以有渭故見謂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絶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毋者論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

〔釋文〕涇濁水也渭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笱捕魚器韓詩云發亂也

〔疏〕婦人既言君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雖衰未見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已爲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

守初其狀如沚然不搖動可用爲室家矣君子何爲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潔飾用我故本而禁之言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即自訣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已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　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　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絶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絶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絶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信絶去此婦人既

絕至涇而自比已志邶人爲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卽上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卽庶人得越國娶明矣　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者捕魚之器卽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鶖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行還之處卽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

注云鵜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其制斂人掌以時斂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也絕水者謂兩邊之堰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因山石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　角弓箋云毋禁辭說文云毋從女象有奸之者禁令勿奸故毋爲禁辭

【集傳】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　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緒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

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傳]舟船也有謂富也亡謂貧也

[箋]方泭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

[疏]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於君子之家勤勞之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與已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財業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 鄭唯何有何亡為小異 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 匍匐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然則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蹷然則匍匐者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蹷似之故取名焉鄰里往救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

[集傳]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 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安成劉氏曰泳與游今俗所謂洑與泅也 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傳]慉養也阻難也育長鞫窮也

[箋]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之覬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賈物之不售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

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

〔釋文〕慉毛興也說文起也賈市也鞫本亦作鞫

〔疏〕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讎乎既不被恩遇又爲善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覬其察已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慉當倒之云不能慉我鄭唯不我能慉爲異　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

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驕讎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駁至惡。

〔集傳〕賦也、慉、養、阻、却、鞫、窮也、　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廣韻注曰售謂出手也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傳〕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塈、息也、

〔箋〕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時也。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

〔釋文〕蓄本亦作畜御禦也一本下句即作禦字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肄爾雅作勩

〔疏〕婦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

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洸洸
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
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
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
〔集傳〕與也、吉、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
也、肄、勞、塈、息也、　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
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
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
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
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

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
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容齋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
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
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抄則築堅圃
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
茹、故蓄菜但
以禦冬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
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
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
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表

庶幾乎夫子所
謂可與怨者矣、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箋〕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弃其國而寄于
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
其臣勸之。
〔釋文〕黎、國名、杜預云
在上黨壺關縣、
〔疏〕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
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　以
旄丘之敘、故知爲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
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

而不歸、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左傳曰、齊
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
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朱子辯說、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傳〕式、用也、微、無也、中露、衛邑名、
〔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
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爲
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毛以爲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
〔疏〕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

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爲久處於此中露皆
鄭以式爲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
甚至微君何不歸乎 左傳曰榮成伯賦式
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爲用
此勸君歸國以爲 若用中國之道微者若
用在此微爲密也 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
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
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云發聲
也 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
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 王
憂臣勞王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
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
之辭

集傳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
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
之辱而無所芘覆也 舊說以爲黎侯失國
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
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傳泥中衛邑也

集傳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
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集傳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

釋文旄丘或作古北字字林作堥云堥丘也山部又有嵍字亦云嵍丘禮記云十國以爲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牧

疏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卽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

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仰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率者舉其中也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是周亦有屬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帥救已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經言叔伯則責衞臣矣言責衞伯者以衞爲方伯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衞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恒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衞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爲方伯而以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衞牧今言責衞伯明非牧也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爲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傳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

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以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正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爲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二伯上公爲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衞侯爵而爲伯者鄭志荅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爲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爲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爲伯爲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爲伯伯爲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爲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是也

朱子辯說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衞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只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衞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安成劉氏曰、以此詩爲作於衞宣公之時、固無可考、但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衞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侯而還、以此意之、式微旄丘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於衞宣之時、恐亦未必作於衞穆時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濶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

[箋]土氣緩則葛生濶節、興者、喻此時衞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伯、字也、呼衞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疏]毛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爲濶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爲使之

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今衞伯何爲不使連屬救己、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己、言叔兮伯兮、我處衞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　鄭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濶節、以興衞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衞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　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

[集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濶也、叔伯、衞之諸臣也、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衞、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濶、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衞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衞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東萊呂氏曰、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傳]言與仁義也。必以有功德

[箋]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衞有仁義之道

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我君何以久留于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疏 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已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迎已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已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

集傳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

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傳 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無救患恤同也。

箋 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東來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釋文 蒙戎。依左傳讀作尨若而。

疏 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已。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 鄭唯下二句為異。 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

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左傳曰。士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集傳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

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箋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釋文 璅、依字作瑣、流、本又作鶹、離、如字、褎、本亦作褏、鄭笑貌、

疏 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爲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褎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 鄭以爲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成功、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顏色褎褎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 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陸機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鶹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己之辭、故以此章爲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

集傳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 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集傳說同上篇

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褎如充耳、不能不怨也、

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爲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

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
之。
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鄰
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
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
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爲最切

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
以承事王者也

箋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
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釋文 簡字從竹、或作蕑、是草名、非
也、泠音零、字從水、亦作伶、

疏 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
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
舞師籥師旄人韎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
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
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
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韎師皆教夷
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
無、非賢者所得爲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
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
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
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註云、樂正于天子
爲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
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
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
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
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
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
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
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
也。蓋爲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
爲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韎師
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
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
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韓胞閽寺
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
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
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
德大。堪爲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
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
章言宜爲王臣、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
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
人告縣、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
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
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
之、爲黃鍾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
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朱子辯說此序畧得詩
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
俁俁。公庭萬舞。

傳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
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教國子弟以日

中爲期。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
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箋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爲
舞也。萬舞、干羽也、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
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
學舍采合舞、
釋文俁、韓詩作扈、扈、美貌、
疏毛以爲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

萬舞之位又至于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
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
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貌容貌美大
俁俁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
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爲衛君擇人兮。擇人
兮、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
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
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
人容貌俁俁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
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
賢也 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
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
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
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
必始自武王也。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
皆是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故云用之宗
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周禮舞師
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
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
云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故
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大司樂注云、四
望、謂五嶽四鎭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
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
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
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爲四
方也、此傳干羽爲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
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
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
爲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
數少、其舞可以同也。 下云公言錫爵、當祭
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萬舞不兼羽籥者、春
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

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
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
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
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
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並
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
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
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
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
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 知教國子
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
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中、始
在前上處也。傳言日中爲期、則謂一日之中、
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爲期也、故

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欲其徧至是也。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爲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已也。春官大胥職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註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謂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集傳〕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

安成劉氏曰，干，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

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叫叫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

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爲簡易，文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文章所謂公庭萬舞同。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集傳〕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籥，六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箋〕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碩人容色

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釋文〕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

〔疏〕言碩人既有武力、比如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 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此碩人堪爲王臣、不宜但爲御矣、釋樂云、大籥謂之産、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言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 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是也、漬之久厚則有光澤、以興顏色之潤、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作厚漬字、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韗、蓋謂韗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爲甲吏也、胞即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韗人、周禮韗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集傳〕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

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卽燕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傳〕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乃宜在王室。

〔箋〕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彼美人、謂碩人也、

〔疏〕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爲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 榛陸機云、栗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栗、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草云、蘦、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

〔集傳〕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卽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

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安成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故朱子嘗曰、知此則知興體矣。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苗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爲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之、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集傳〕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閒、不恭甚矣、其得謂

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

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三山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以賢人爲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序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

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箋 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釋文 思之至一本思作恩

疏 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爲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傳 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

箋 言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于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

釋文 毖韓詩作秘說文作馝云直視也

疏 毛以爲毖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孌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 鄭唯以聊爲且欲略與之謀爲異 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姑姊尊故云問

集傳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

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慶源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與體中說得好者、凡人之情、嘗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傳、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于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箋、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釋文 餞、送行飲酒也、禰、地名、韓詩作坭、音同、軷、道祭也

疏、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泲、先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爲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爲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也。 言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

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而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注云、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祖爲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爲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卿大夫之

聘出國則釋軷聘禮于家。又釋軬於禰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軷告將行。出廟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軷祭行道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先言出宿者。見飮餞爲出宿而設出宿當在郊。而傳云泲不言郊者。下干云所適國郊。則此泲亦在郊也。此泲云地名。則干

亦地名矣。干泲傳以爲在郊。則言禰蓋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泲禰干言別地者。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 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爲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蝃蝀刺其淫奔。故爲禮自得嫁。何爲淫奔。竹竿以不見荅思而能以禮。故爲出嫁爲常不可違禮。 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于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 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集傳賦也。泲、地名。飮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飮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卽所謂諸姬也。 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二人爲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

八人。集傳以此詩爲夫人作。而以諸姬爲姪娣。又謂諸姑伯姊。卽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

出宿于干。飮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傳干言。所過國郊也。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遄、疾。臻、至。瑕、遠也。

箋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

車疾至于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釋文〕舝、車軸頭金也、

〔疏〕毛以爲我思欲出宿于干、先飲餞于言、而還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舝、而還廻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爲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閒關車之舝兮、傳曰閒關設舝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脂舝其車、

〔集傳〕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舝、謂塗畢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言。

〔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須、漕、衛邑也、寫、除也、

〔箋〕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釋文〕肥、字或作淝、音同、

〔疏〕釋水云、歸異出同流肥、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鄭云以廬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爲歸、

〔集傳〕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游於彼而寫其憂哉、

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集傳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新安胡氏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既遠父母今欲終而欲歸故以問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初嫁時宿餞于所嫁國之于言脂舝歸衛第未知有害於義理乎此正謀諸姬之語也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

思肥泉思須漕以重衛國悠悠之景綦欲往遊以寫憂而已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唯欲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無有懼止之辭蓋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宛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豐城朱氏曰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誰爲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揜義故制爲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以此爲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齊

桓夫人之所爲者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

疏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故刺之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詳然集傳以此詩爲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合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箋自從也興者喻已仕于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我勤身以事君

何哉。忠之至。

釋文　殷、本又作慇、爾雅云憂也、窶、本又作窶、窶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爲貧無可爲禮、

疏　人出自北門者、背明鄉陰而行、猶己仕於亂世、鄉於闇君而仕。君於己雖祿薄。己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以鄉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爲義、何者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爲喻也。釋言云、窶、貧也、傳此經云終窶且貧、爲二事之辭、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爲禮、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己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爲禮者爲遠也。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己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己、是諸臣亦如之。以頒祿由君、故怨己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己也、

集傳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自入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傳　適之、埤、厚也、讁、責也、

箋　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

釋文　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行、偏字從人、後皆放此、

疏　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己勞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己困於資財。君既政偏。己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外爲君所困。內爲家人不知。故下文自決歸天。　役使、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

集傳　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　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

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以見爲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傳敦厚遺加也摧沮也

箋敦猶投擲也摧者刺譏之言

釋文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投擿也擿與擲同本或作擿非摧或作催韓詩作誰音千隹子隹二反就也

集傳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集傳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疊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還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北門之忠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饑寒而交徧讁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室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朱子辨說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愛行道也虛虛也亟急也

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

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疏 言天既爲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

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

集傳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傳 喈疾貌霏甚貌歸有德也

集傳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疊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矣喻禍害愈急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傳 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攜手就車

箋 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

疏 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爲非狐黑以爲非烏者以與今君臣爲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莫能別其同異已所以攜持而去之

集傳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

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涼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實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為仕於衛者所作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序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箋 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

疏 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非謂陳古也

朱子辨說此序全然不似詩意須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傳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言志往而行正

箋 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

釋文 姝說文作㛯云好也

疏 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 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旄丘傳曰姝順貌亦謂色美也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

集傳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

箋彤管筆赤管也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

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

釋文 貽本又作詒遺也下同下句協韻 彤赤也 管筆管 說本又作悅

疏 毛以爲言有貞靜之女其色變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爲人君之妃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 王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 鄭唯說釋女美爲異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法故說彤管以有法由女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法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法也 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凡后妃羣妾序御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爲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 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 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爲書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集傳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遺我者遺我以賢妃

也

【釋文】牧州牧之牧

【疏】毛以爲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荑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爲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與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爲人君之妃又言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故欲易之以配人君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爲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 傳以荑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荑者荑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與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爲荑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

【集傳】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 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東陽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從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箋】伋宣公之世子

【釋文】新臺脩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

【疏】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而要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及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

【箋】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

【釋文】泚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瀰說文云水滿也

【疏】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

瀰瀰之處而要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爲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得行蘧篨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　鄭唯不鮮爲異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瀰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　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也李巡曰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

集傳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　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濮州遺址尚存

疊山謝氏曰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因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傳　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

箋　殄當作腆腆善也

釋文　洒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浼韓詩作浘云盛貌

疏　殄絕言齊女反得蘧篨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　箋云蘧篨口柔當不能傳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爲善讀此殄爲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集傳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傳　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箋　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俯也

〔集傳〕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集傳〕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

子諡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相爭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朱子辯說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疏〕毛以爲二子伋壽爭相爲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

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 鄭唯以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 傳言二子爭死之由、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畧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

〔集傳〕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傳〕逝往也言二子之不遠害

〔箋〕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疏〕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爲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

〔集傳〕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爲君諱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集傳〕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歸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朱子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

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憐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后知也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四

明 後學張溥 纂

鄘一之四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釋文〕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箋〕共伯僖侯之世子

〔釋文〕共音恭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

〔疏〕父母欲嫁之作是詩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為來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在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為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 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朱子辨說此事無所見于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傳〕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

〔釋文〕髧本又作紞髦說文作髳音同禮子生三月翦髮為鬌長大作髦以象之只音紙亮本亦作諒

伯實維是我之匹耦、同德齊意、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

【疏】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

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 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拂髦乃櫛纚笄、內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緌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非禮之制、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纚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不端矣、不并引端韠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知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無笄者、緌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緌纓、則無笄矣、上言纚笄者、爲纚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笄纚、是著纚必須笄也、

【集傳】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音信、廣韻注曰、頭會腦蓋也、）子事父母之飾、親

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鬌、兒生三
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
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者以髮作僞髻、垂兩
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
是
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
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傳〕特、匹也、慝、邪也、

〔釋文〕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集傳〕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

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序〕牆有茨、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

〔釋文〕頑、宣公庶子、昭伯名也、

〔疏〕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衞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蔾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中冓、內冓也、於君醜也、

〔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蔾。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釋文〕冓本又作遘、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疏〕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蔾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

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冓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奈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令有此淫昏 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卽引此詩以證之

集傳與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

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本草曰一名卽蔾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蔾 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注云中冓材搆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搆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閫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傳襄除也詳審也長惡長也

釋文詳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

集傳與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傳束而去之讀抽也辱辱君也

箋抽猶出也

疏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爲抽箋申抽爲出也

集傳與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集傳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

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字、

〔疏〕毛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衆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宜美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纏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朱子辨說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

〔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

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釋文〕委佗、韓詩云德之美貌、褕音遙、字又作褕、狄、本又作翟、王后第二服曰褕狄、

〔疏〕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玉爲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　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

偕老、何者、今夫人旣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褕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爲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爲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 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髲鬄、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加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

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 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旣笄、而加此飾、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言六珈、必飾之有六、據此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艷之貌、傳意陳善以駁宣姜、則以爲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畧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麗美艷、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擧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揄、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爲然。 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皐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

〔集傳〕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笄、

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爲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 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盧陵羅氏曰紞織如絛、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爲之、以纊縛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晳、白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

〔箋〕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髢、髲也。不絜者、不用髲爲善。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

〔釋文〕玼、音此。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絜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撿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鬒、說文云、髮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鬒。瑱、充耳也。揥、摘也。本亦作擿、本又作擿、又作諦、並非。莊本又作壯。

〔疏〕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鬒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髲而自絜美也。又以玉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揥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晳、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乎。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言髢一名髲、故云髢髲也。說文云髢益髮也、言己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也。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揥、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大人審諦似帝、故云如帝。元命包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爲瑱取其瑱實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鉤曰、蒼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

集傳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絜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晳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華谷嚴氏曰鄭氏云江淮而南靑質五色皆備成章曰褕褕翟則畫褕雉衛侯爵夫人服

褕翟揥若今之箆兒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

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綏者邪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釋文瑳說文云玉色鮮白縐靡也衣著也下裏衣同媛韓詩作援援取也

疏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當暑者紲去袢延烝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且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　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邪

之人依倚以爲媛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　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赤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褘衣赤褕翟靑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黃祿衣與男子之祿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褘衣赤褕翟靑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祿衣越靑而同黑也二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褘衣亦羽飾衣褘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

有闕少耳、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註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褖者實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于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褖衣中、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褖亦黑矣、以男子之褖衣黑、知婦人之褖衣亦黑、褖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名焉、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展衣之裏、不恒以絺、而云蒙彼

縐絺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紲袢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葢誤也、展衣所用、見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襢衣、喪大記曰世婦以襢衣、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襢、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襢誤、從襢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以目視淸明、因名爲淸、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旣名眉爲揚、目爲淸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淸、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野有蔓草傳曰淸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淸、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淸、是目之下亦爲淸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

猗嗟名兮、旣爲目上、故知美目淸兮、淸爲目下、

〔集傳〕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歛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淸視淸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朱子曰、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華谷嚴氏曰此詩雖述弋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予之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盡見

安成劉氏曰與猗嗟詩同意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箋〕衛之宮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疏〕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此叙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

朱子辨説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説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説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荅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

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也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

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伏其醜者，若所以為我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其所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心為易也，巧為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自矣。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邪？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文，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容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辭，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

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雅樂於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强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以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若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詩為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者邪？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嘆也。嗚呼悲夫！

安城劉氏曰：上文朱子前後辨說，皆為東萊而發。觀其序讀詩記曰，其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未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沒世矣。嗟乎！東萊朱子一時同志，皆大有功於詩經者也，豈固欲相戾哉？因附錄于此。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姜、姓也。言世族
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
也。
〔箋〕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
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淫亂之人誰思
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

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此思孟姜之愛
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
送我則於淇水之上。
〔疏〕言沬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雖世族在位、乃
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
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姜。孟姜愛厚於
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
地、又送我於淇水之上、故思之也。釋草云、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
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
則唐與蒙或并或別、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
蒙也、類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
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
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為六名、酒
誥註云、沬邦、紂之都、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
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然則沬為
紂都、故言沬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譜
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
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
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沬也、時衛之
淫風流行、徧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
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為主、言
淫亂主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
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淫在其都而君不禁、以
似若為之主然、　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
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為列國姜姓、齊
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
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
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當時列國姓

庸弋者無文、以言之、桑中言期、上宮言
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集傳〕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
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
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
也。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
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
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弋姓也

集傳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白虎通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庸姓也

箋葑蔓菁

集傳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長樂劉氏曰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

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集傳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桑間即此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鳥

釋文鶉音純鵪鶉鳥

疏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為此惡而獨為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為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良善也兄謂君之

兄。

〔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

〔釋文〕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疏〕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彊彊奔奔爭鬭惡貌也。

〔集傳〕興也。鶉鵪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本草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傳〕君、國小君。

〔箋〕小君謂宣姜、

〔疏〕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人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集傳〕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爲小君也。彼謂彼童頑鼠爲稱其君者、何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

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
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之意也

序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

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
國家殷富焉

箋 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
人戰於熒澤而敗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
戴公以廬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僖公二
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
國焉

釋文 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

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

疏 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雨止而命駕辭說于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愜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騋牝三千是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 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

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敗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熒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熒澤其在縣東春秋彝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熒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熒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熒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熒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

在豫州。此戰於熒澤。在其北畔相連。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立戴公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惟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謚。而爲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

衛爲狄所滅。民尚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

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椅。梓屬。

〔箋〕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爰曰也。樹此六木于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

〔釋文〕視宗又作眡。

〔疏〕毛以爲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

之宮也。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爲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既爲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爲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爲豫備。故美之。鄭以爲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爲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爲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荅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

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為毛所引。蓋承師說而然。　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為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為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出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與列宿室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

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為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以曆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與農功。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鄭志荅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　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也。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視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法。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視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

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揖横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乖也。雖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也。　釋宮以宮室為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　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言椅既為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為梓屬。言梓屬則椅將別。而釋木椅梓為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

〔集傳〕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

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治宮室、故
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
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
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
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
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
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
琴瑟之材也、爰、於也、 衛爲狄所滅、文公徙

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
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
近功。凡此類也。

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
又爲土功事、
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
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
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
爲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此葢成周
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
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
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又曰彭魯叔云、
槷、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
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
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爲圓規、朝識日景、其端
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
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
可正矣、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
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
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
此、
本草注曰、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栗樹高二
三丈、花青黃色、實有房、蘖大者中子三五、小
者子唯一二、又曰、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
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
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
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
有三種、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
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承之、汁滴則成漆也、

華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
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
生矣之桐爲青桐、又曰椅桐可爲琴瑟、榛栗
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
成何耳、
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埤
雅云、言其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
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
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
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傳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

丘也地勢宜蠶可以居民龜曰卜允信誠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

【釋文】虛本或作墟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荅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僩本又作謂又作誄說文云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誄諡也 為卿大夫一本無卿字

【疏】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虛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為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為高丘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為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為大阜 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又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 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緜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 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荅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為小

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衛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也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皇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眾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為其銘若栗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

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雖則是也大
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
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
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
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
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
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
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
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喪
記能誄者謂於喪記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
辭以作諡若子嚢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
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諡是也祭
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
若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獨言可以
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
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

諸侯嗣世爲君不可
盡責其能此九者

集傳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
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
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
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

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
而果獲其善也

傳寅群書百攷曰當是傳州堂邑
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
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
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
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
野乎又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
考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
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
方向也

三山林氏曰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綿詩曰爰
契我龜楚丘之遷亦曰卜云其吉是也
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
敢遑寧日終焉允臧者
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
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非徒庸君秉操也馬
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

箋靈善也星雨止見星夙早也文公於雨下
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於
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塞充滿也淵深也
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一千二百九十
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

制令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釋文］倌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騋牝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過禮一本作過禮制

［疏］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特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騋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 七尺曰騋庚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

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輈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舉中言之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

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廄即是十二閑故鄭又云每廄爲一閑廄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廄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皁則十二匹三皁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廄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揲蓍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爲四百三十二駑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駑馬數言三良亦

以三駑之數共廄爲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駑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閑亦分駑馬爲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皆分爲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荅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

又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衛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何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閑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廐爲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廐即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駑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衛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騋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集傳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

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

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强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集傳案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

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爲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成之先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騋牝

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箋〕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釋文〕蝃蝀爾雅作螮蝀音同

朱子辨說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螮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箋〕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疏〕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君子見而戒懼諱惡若指而祇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爲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集傳〕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　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須溪劉氏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託物如此　安成劉氏曰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噀日亦成青紅之暈　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傳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

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疏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隮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爲淫奔乎 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予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 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上蝃蝀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微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也。蝃蝀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旁之時。鄭注周禮見隮與此同。復引以證。非謂此爲妖祥也。

集傳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音運 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春官注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爲陽。黑雲爲陰。二曰象。如赤鳥。三曰鑴。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叙。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像。南軒張氏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爲之解散。故而不能成也。慶源輔氏曰。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待命也。

箋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

集傳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

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序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疏 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

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南軒張氏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恥如此、文公復興、一以身率下、於是無禮者見惡於相鼠、淫奔者不齒於蝃蝀、下所趨向、係于一人如此。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

箋 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疏 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耻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

集傳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傳 止、所止息也、俟、待也、

箋 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

集傳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 體、支體也、遄、速也、

集傳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華谷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箋〕賢者、時處士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傳〕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

浚、衛邑、古者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姝、順貌。畀、予也。

〔箋〕周禮孤卿建旜。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

〔疏〕毛以為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孑孑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為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孑孑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為縷縫紕此旌旗之旒縿。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

見於己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悋。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載旄於干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緌以旄牛尾為之。綴在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旃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旃也。周禮孤卿建旜。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旜旄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為卿之建旜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

爲言故知是卿旃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二章言干旟、傳曰鳥隼曰旟、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旟、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旗、是卿有建旟之時、旟亦有旄、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縿、言旃則亦有旌矣、卒章言干旌、傳曰析羽爲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鄕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旃者、設旒縿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縿也、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旃、雜帛爲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爲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綏復、輿綏有旄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此、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旒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旄焉、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以二章言旟、卒章言織、故於此總紕之言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家語文、縿謂繫於旌旗之縿、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縿、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于縿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旂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四之者、四見之數也、

〔集傳〕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荅其禮意之勤乎、程子曰旄旟旌、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旗而來、親浚之都、禮下賢者、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傳〕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

〔箋〕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疏 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造旗而來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旟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日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云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旟鄉之下有州州爲第二黨爲第三族爲第四閭爲第五比爲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爲第二鄙爲第三鄙爲第四里爲第五鄰爲第六今云州里建旟則六卿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鄙長里宰鄙長等五人同建旟也又云縣鄙建旐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旐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

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爲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爲士鄰族以下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卿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鄉旗州旟黨旟族旐閭旐比旌遂旗縣旗鄙旗鄰旟里旟鄰旟　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鑾矣驂馬五鑾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軾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

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軧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委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

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至之間也周禮校人掌三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二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前云子子干旟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爲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爲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

集傳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

旄其下繋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考工記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葢畫朱鳥及隼於斿縿之上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傳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祝織也四馬六轡

箋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

集傳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葢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

干旄三章章六句

集傳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葢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

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葢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安成劉氏曰淫亂者有蝃蝀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旄之詩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疏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

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非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太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為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下別數為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

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第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為此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人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若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朱子辨說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証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傳〕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箋〕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于許時。

〔釋文〕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疏〕夫人言已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雖載之言則為異、

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茇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集傳〕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

俟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
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
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
言其意爾
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爲戴公時歟文公時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傳不能旋反我思也不能遠衛也濟止也閟
閉也

箋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
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
釋文遠于萬反
疏夫人既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恒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
集傳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

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
之不止也　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
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
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臨川王氏曰宗廟顛覆之亡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
尤之衆穉且狂

傳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
其蝱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是乃衆幼
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
箋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爲助
安宗國也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
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許人許大夫也過之
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釋文蝱音盲藥名也尤本亦作訧

疏 夫人既爲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巳歸意以非之言有人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蝱者欲得其蝱以療疾猶婦人適於異國欲得力助以安宗國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是乃衆童穉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敗滅不與常同何爲以常禮止我也 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陸機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括摟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

集傳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 又言以其既不適衞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巳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眞以爲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傳 願行衞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控引極至也 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

箋 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今衞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君子國之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

疏 夫人莫得歸唁說巳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衞者我比欲行衞之野觀其芃芃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衞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巳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衞汝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衞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巳故不聽我去耳 此時宋桓公迎衞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巳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衞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荅趙商云狄人入衞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

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也。

〔集傳〕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　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

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華谷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爲詞耳。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集傳〕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朱子曰，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是何所觀法哉。以是知人能自强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四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五

明　後學張溥　纂

衛一之五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釋文　鄭云俱云紂都之東也

序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釋文　淇水名，奧隈也，草木疏云，奧亦水名。

疏　沔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卿士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傾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叙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于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諸言美者

美所施之政教，此乃言美其身之德，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齊桓晉文，皆篡殺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朱子辨說此序疑得之。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傳　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

釋文　綠竹並如字，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藩，音徒沃反，云藩，篇筑也，石經同，隈，孫炎云，水曲中也，芻，郭璞云，今呼白腳莎，一云即菉蓐草也，蓐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又音篇，竹音如字，韓詩作筑，音同，草木疏云，有草如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匪本又作斐，韓詩作邲，美貌也，磋本又作摩，僩，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咺

韓詩作宜、宣顯也、諼音
況元反、又音況遠反、
〔疏〕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萹竹、猗
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
質美德盛、然則王芻萹竹所以美盛者、由得
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
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
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修、而成其美德、如骨
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
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僩兮
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
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
終不可以忘兮、　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
厓內爲隩、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是也、陸機
云、淇隩二水名、非也、釋草云、菉、王芻、舍人曰、
菉、一爲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又曰、竹、萹蓄、

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
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
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
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傍生
此、人謂此爲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
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
篇竹異也、　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
須學問以成德、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
也、　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
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
儀也、其實皆
是威儀之事、
〔集傳〕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
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
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
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
鑢鐋、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
言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
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　衛人美武公之
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
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
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

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
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
竹以爲揵、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
萬、
朱子曰、切琢裁物使成形質、磋磨治物使其
滑澤、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
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　恂慄者、嚴
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
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
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
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纇、
磨是磨礱至那十分純
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傳）青青，美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

（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服皮弁，以日視朝。

（釋文）青本或作菁。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瑩音榮，徐又音營，又

音瑩磨之瑩。會，說文作䯤。皪本又作礫。

（疏）毛以為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為之，會髮之弁，文駮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為在王朝之服。

（集傳）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傳）簀，積也。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寬能容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

【箋】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綽兮謂仁於施舍。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釋文】簀音責、猗依也、較車兩傍上出軾也、

【疏】言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爲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爲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集傳】與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爲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 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禮記檀弓注曰、簀謂床笫、仰床棧也、藍田呂氏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弛不廢張、肅肅不廢雝雝、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也、安成劉氏曰、前章瑟僴赫咺、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集傳】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

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賔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箋窮猶終也

疏 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利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　不以澗阿爲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爲終也朱子辨說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于義也至于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于是程子易其訓誌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于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箋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于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疏 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過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鄭以爲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爲君用飢乏之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飢困故刺之　傳以澗爲窮處下文阿陸亦爲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

集傳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

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永嘉陳氏曰、碩人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寤寐永誓不忘此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傳曲陵曰阿、薖寬大貌、

箋薖、飢意、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

釋文 薖韓詩作過、過美貌、

集傳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傳軸、進也、無所告語也、

箋軸、病也、不復告君以善道。

疏 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集傳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眉山蘇氏曰、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朱子辨說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傳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釋文褧說文作檾枲屬也俊本又作姣姬姓閑評國名

疏毛以爲有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褧襌之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見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爲邢侯之姨又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爲不荅之也鄭以碩人爲形貌碩大爲異 猗嗟云頎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爲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故亦爲長貌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禮亦禪而在上 玉藻云禪爲絅故知褧禪衣也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丰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 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集傳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也錦衣而加褧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 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朱子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古註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褧與檾同是用檾麻織布爲之不知是否

華谷嚴氏曰褧以穀爲之

廾山蘇氏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

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爲公

華谷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荅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荅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傳】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領、頸也。蝤蠐、蝎虫也。瓠犀、瓠瓣。螓首、顙廣而方。倩、好口輔。盼、白黑分。

【箋】螓、謂蜻蜻也。此章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釋文】齋本亦作蛴。又作齊。郭云蛴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蠹蝎也。蜻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倩本亦作倩。韓詩云蒼白色。盼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

【疏】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　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缺項是也。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蝠。孫炎曰蝎。又曰蝎木蟲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即蛣蝠也。然則蟦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　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釋蟲云。螓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螓螓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　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

【集傳】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本草注曰。郭璞云。蘼木根下有之。瘦而白。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傳】敖敖、長貌。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箋〕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旣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

〔釋文〕敖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幘、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

〔疏〕毛以爲言有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旣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宜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答之乎。鄭以爲形貌大人而佼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餘同、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前章衣錦褧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爲襚不言襚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襚也、襚於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襚、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爲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之服、不必爲衾也、故云服、總名也、夫人所嫁之服、褕翟之等也。朱幘、朱爲飾之物、故幘爲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言鑣鑣盛貌、言旣以朱飾其鑣、而四

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雅鑣之盛、淸人云、駟介麃麃、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茀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

〔集傳〕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

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蚤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鄭氏曰、朝、内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

〔箋〕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荅夫人

〔釋文〕罛、音孤、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鱣、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鮪、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鮥、發、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鱍、孽、韓詩作𧃘、長貌、朅、韓詩作桀、云、健也、薍、江東呼之烏蓲、蓲音丘、

疏 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鱣鯉、鮪鮥、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

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舍人以鰋鯉爲一魚、鰋鮎爲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爲一魚、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葭蘆菼薍、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薍共爲一草、如

郭云則蘆薍別草大車傳曰菼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也陸機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

〔集傳〕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

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

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荅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

新安胡氏曰黃氏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詩言夫人之宜見荅而不見荅

慶源輔氏曰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

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釋文〕氓民也韓詩云美貌 華或音花背音佩

朱子辨說此非刺時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丘一成

爲頓丘。愆、過也、將、願也、

︹箋︺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貿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巳。巳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

釋文 蚩、尺之反、貿莫豆反、愆起虔反、字又作諐、

︹疏︺毛以爲此婦人言巳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買絲爲辭。以來誘巳。我時爲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爲期。巳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對而與之言宜爲請。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巳之時。巳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巳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巳云。爾卜爾筮。巳亦荅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此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

︹集傳︺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 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

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從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朱子曰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

華谷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傳〕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賄財遷徙也

〔箋〕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用心專者怨必深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卜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荅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釋文〕漣泣貌體如字卦兆之辭也韓詩作履履幸也繇卦兆之辭也

〔疏〕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耻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爲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集傳〕賦也垝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

體卦兆之體也賄財遷徙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朱氏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揲扐凡十八變而成卦

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

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淫人之瀆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無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役至於相棄也哉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傳　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

箋　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

釋文　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

疏　毛以爲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己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己己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己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己言吁嗟鳩兮無食桑椹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鳩食桑椹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己時爲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　鄭以爲男子既秋來見己己使之取草男子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己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己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　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

以未落以興己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爲記時者。明此以爲興也。釋鳥云。鶌鳩鶻鵃。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彼鳴鳩。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　其時仲秋。則無椹。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爲非時。鄭之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　士有大功則掩小過。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

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集傳〕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　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貌光麗。言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

事。唯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華谷嚴氏曰。鳩。莊子所謂鷽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爲鶻鵃。音骨嘲。本草曰。鶻鵃尾短。黃色。多聲。

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章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傳〕隕。墜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極。中也。

〔箋〕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己。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己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己專心於女。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

釋文漸漬也濕也隋字又作隮

疏毛以爲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與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爲所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 鄭以爲婦人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已閒汝家三歲已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 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葢無幃裳此言帷裳婦人之車也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愼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故家從華落色衰以米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餉不得志也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疎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葢鄭司農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葢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襜是也

集傳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 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

安成劉氏曰此婦首稱曰氓繼而曰子繼而曰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復曰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所以爲怨婦之辭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傳咥咥然笑、悼傷也、

箋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

有舅姑曰婦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
然言已亦不解惰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
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
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
笑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
則身自哀傷

〔釋文〕咥說文云大笑也

〔疏〕婦人追說已初至夫家三歲爲婦之時顏色未衰爲夫所愛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

於巳時夫雖如此巳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
起夜臥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巳三歲
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矣
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咥
咥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爲夫所誘遇巳不終
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　公羊傳曰婦
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
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贄見婦於舅姑是也

〔集傳〕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　言我
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
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
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
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
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
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
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
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傳〕泮坡也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

旦然

〔箋〕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于老老乎汝反薄
我使我怨也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
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
拘制我爲童女未笄結髮晏晏然之時女與我
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誓旦旦耳言
其懇惻款誠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
復其前言已焉哉謂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

餘。

【釋文】坡本亦作陂，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云，陂，陂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破，拱本又作共，息如字，本或作𠕀者非，旦說文作悬，惻本亦作怛，

【疏】言男子本謂己云，與汝爲夫婦，偕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己，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己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己爲信誓，許偕至於老，耄旦旦然懇惻款誠如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

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 以隰者下濕，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故讀爲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 甫田云，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注云，故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 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 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復，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集傳】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 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

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爲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此章與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襄公二十五年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 慶源輔氏曰，凡人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於凶咎者，

氓六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

安成劉氏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涇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洸有潰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予于毒也。然則宴爾新婚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於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塈。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故不得如谷風婦怨之深也。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朱子辨說未有不見荅之意、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

〔箋〕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疏〕籊籊然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與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荅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集傳〕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慶陵羅氏曰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衰小、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

〔箋〕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令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荅。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荅而遠婦禮。

〔疏〕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

入大水合爲二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喩已之不見荅、

集傳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衞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衞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思二水之在衞、而自歎其不如也、

新安胡氏曰、以北爲左、南爲右、

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箋已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釋文儺說文云、行有節也、

集傳賦也、瑳、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　承上章言二水在衞、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閒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傳滺滺、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出遊、思鄉衞之道、

箋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惟有歸耳、

釋文滺本亦作悠、檜木名、楫本又作檝、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

撥水舟行捷疾也、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疏釋木云、檜、書作栝字、禹貢云、杶榦栝栢、注云、栢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

集傳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栢、楫、所以行舟也、　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衞者以其聲、衞聲也、記云、鄭聲好濫淫志、衞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衞女思歸而作詩、其爲衞音也宜、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于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釋文）芄、本亦作丸、芄蘭草名、

（疏）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

朱子辨說此詩不可考、當闕、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傳）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

（箋）芄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興

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釋文）蔓音万、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佩字從人、或玉傍作者非、觿解結之器、悸、韓詩作萃、垂貌、

（疏）毛以為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儺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為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為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稚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為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悸悸兮、而內無

德以稱之 釋草云、雚芄蘭、郭璞曰、蔓生、斷
之有白汁可啖、陸機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
謂之雀瓢、 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
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
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是可以
解結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
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
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
不必因君為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韘亦佩時
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因君常服、 孝經曰、容
止可觀、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
為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學之垂者、惟有紳
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悸悸然有節度、總三者
之辭、 箋以容及遂與帶相類、故以容刀與
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
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

集傳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
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
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
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
悸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傳 韘決也、能射御則佩韘、甲狎也、

箋 葉猶支也、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此君
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

釋文 韘本又作決、 甲韓詩作狎、

疏 傳云、韘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
鉤弦也、繕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
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王棘、若
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臂大指以鉤
弦闓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
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
不必用象、彼注云、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
拾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
玦別、鄭以禮無以韘為玦者、故易之為沓、士
喪禮曰、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

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
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
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
小指短不用、此是彄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
既佽、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
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集傳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
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
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
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
於我也、

儀禮大射小射正取决與贊設决朱極三、鄭氏曰、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

茈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慶源輔氏曰、猶有芄傳謂宣公卒、惠公幼、而杜預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斷以爲不知此闕疑之義、

序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箋 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疏 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淫佚出、爲其亂族、嫉妒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嫡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傳 杭、渡也、

箋 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遠。

疏 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宋去衛甚遠、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

集傳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東陽許氏曰以昭穆言廬陵羅氏曰孫爲王父尸

華谷嚴氏曰箋謂宋襄公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公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傳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爲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箋不容刀亦喻狹也小船曰刀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也

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並音刀

疏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𦨴𦨴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慶源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爲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

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返焉。

（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釋文）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爲句者非、

（疏）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尊民之性是也、此叙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當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荅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兵爲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巳、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朱子辨說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北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葢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傳）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箋）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

（釋文）軫本亦作軨、

（疏）州伯、謂州里之伯、內則云、州使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使閭府、亦謂州里之伯、伯仲叔季、長幼之字、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前驅執兵則有勇力爲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爲之、考功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冶氏爲戈戟之刃、不言殳者、是無刃也、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此云執之者、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旣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殳、以上爲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

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矛同爲矛稱，故自軫至矛爲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爲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爲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爲地材，人殳爲人材，矛戟爲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

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殳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爲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爲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曰建，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歛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集傳〕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傳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

疏　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集傳〕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說己容。

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繹遺屐

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沐、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淅米汁、靧、洗面、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傳〕杲杲然日復出矣、甘、厭也

〔箋〕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言我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

〔疏〕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痗也、則此願亦爲痗、言我痗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　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　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集傳〕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　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

〔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釋文〕諼、本又一萱、說文作藼、或作蕿、

〔疏〕已以爲君子既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　鄭以願爲念爲異、　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鄉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

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皆名爲堂也、

〔集傳〕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　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本草注曰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

伯兮四章章四句

集傳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衛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歸詩

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曠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序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箋 育生長也

釋文 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養育者非

疏 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爲夫婦之辭

朱子辨說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日殺禮多婚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于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詩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婚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覆育兆庶之主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子之無裳

傳 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之子無室

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

〈箋〉之子、是子也、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疏〉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爲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爲作裳、以喩已欲與之爲室家　無裳　傳皆以衣喩夫、以裳帶喩妻也。

〈集傳〉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　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本草曰狐鼻尖尾大、善爲妖魅、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傳〉厲、深可厲之旁、帶所以申束衣。

〈集傳〉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集傳〉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疏〉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死、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廄之馬。言遺其善者也。

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爲春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果如序說、則桓公之德。僅可比于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遽自擬以重寶、尚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集傳固不得從之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傳）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桃之惠。

○○○○○○○○○○○○

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已國之恩也

（釋文）瓊、說文云赤玉也、楙字亦作茂、爾雅云楙、木瓜也、

（疏）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木瓜、郭璞云

實如小瓜、酸可食、琚是玉名、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集傳）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荅之詞、如靜女之類、

本草曰、木狀如柰、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楙、

徐氏曰、瓜有瓝。楙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

廬陵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瑱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傳）瓊瑤、美玉、

（釋文）瑤說文云美石、

（集傳）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傳）瓊玖、玉名、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尚書曰厥包橘柚。

（釋文）玖音久、書云玉黑色、

（疏）孔叢曰、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嘆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曰、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曲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旣夕

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武葦武茅也

集傳比也亦玉名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集傳張子曰衛國地濵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五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六

明 後學張溥

王城譜 漢鄭玄著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定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于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襃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

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疏 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曾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荅曰東都之儀

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 禹貢云荊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荊山而至于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卽華山也外方卽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 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

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 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卽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爲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眾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旣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減生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行誥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澗時爲河南縣也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 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周本

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
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
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共王弟孝王辟
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
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
王凡十二王除孝王俤方是十一世也本
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
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
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
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
至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
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
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 周
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
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

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
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驪山國語
言於戲則是驪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
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
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
身死驪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
名非也 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
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
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
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
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
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 於時王室
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
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
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

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
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
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爲雅頌貶
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
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
酷虐於民以彊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
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
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
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
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
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
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
故題王以當國而敍以實應故每言閔周
也周本紀云平王卽位五十一年崩太子
洩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二十三年

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有詩
以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
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
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
蓷居中從小知兎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
藟之下但簡禮換處失其次耳兎爰旣言
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
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
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卽莊
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
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刺今
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
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
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
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
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

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鄭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王一之六

〔集傳〕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東齊

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

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黃氏曰黍離之爲國風以其詩之體爲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河南府卽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隷河南、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釋文〕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

【釋文】離如字說文作穲而同於國風焉從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

【疏】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追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彼彼宗廟宮室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箋】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遠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

【釋文】搖音遙蒼天本亦作倉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疏】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情者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于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　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穉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　靡靡行舒之意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

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
旌而無所薄 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
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
穹蒼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
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
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
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
色蒼蒼然則稱蒼天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
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
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
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
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
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
而已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
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
同謹案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敕以四時
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
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
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
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
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
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
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
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
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
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
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爾雅春蒼夏昊
鄭既言不誤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
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
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
昊有春夏之殊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
故鄭和而釋之 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

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
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
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
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王刺幽王
故不為
雅耳。
集傳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
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
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
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
蒼然也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
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
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
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意
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華谷嚴氏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
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
本草汪曰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秬
丹黍皮赤米黃
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
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醉於憂也。

〔釋文〕穗音遂 更音庚

〔集傳〕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噎憂不能息也。

〔疏〕噎者、咽喉蔽塞之名、

〔集傳〕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集傳〕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疊山謝氏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然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

豐城朱氏曰宮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安先王。而今乃鞠為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誠是也。憂之怨之而佇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無故舉八百里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

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且追怨之
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
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
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
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之舊
勳而太公之故基甯承周公之遺烈衞
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苟有
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
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
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爲言則其偷
安忍恥頹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
臣之罪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
思其危難以風焉

疏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

朱子辨說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傳鑿牆而棲曰塒

箋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
時當來至哉思之甚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
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
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行役多危難我誠思
之

釋文曷音寒末反棲音西塒如字本亦作塒音同爾雅同王篇時埋反鑿牆以棲雞

疏鑿牆而棲曰塒李巡曰寒鄉鑿牆爲雞作棲曰塒

集傳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
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大夫久役
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
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

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
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
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傳佸會也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

箋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苟且也

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釋文 佸說文韓詩至也括弋本亦作栝

集傳 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 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牡之使將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巳及物之恕發而爲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序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箋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慶源輔氏曰此序得之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於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摯諸人猶知蹈河蹈海以去亂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傳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箋 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

釋文 且子徐反又作且七

疏 毛以爲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已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 鄭唯以由爲從爲異 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箎簧彼於竽笙箎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

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何知此非竽笙、而必以爲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諸侯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譜云路寢之樂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于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集傳〕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旣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董氏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怙也、

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

廬陵李氏曰、堂屋文楣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爲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

新安胡氏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

爲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爲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殺身者、豈不賢哉。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傳〕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

〔箋〕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釋文 敖、遊也、燕、本又作宴、

疏 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然則翿訓爲纛、纛所以爲翳、

集傳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序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箋 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釋文 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戍、韓詩云舍、

疏 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爲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在陳鄭之南、後竟爲楚所滅、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傳 興也、揚、激揚也、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箋 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巳、讀聲相似、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

釋文 迅音信、又蘇俊反、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巳、亦同、

疏 毛以爲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煩儹、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爲怨、鄭唯上二句爲異、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

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

〔集傳〕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隷河南

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在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此興體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似比體

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爲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諺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傳〕楚木也甫諸姜也

〔疏〕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集傳〕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傳〕蒲草也許諸姜也

〔箋〕蒲蒲柳

〔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疏〕箋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

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旣乎今又以爲其鑵之楊也

集傳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華谷嚴氏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蒲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潁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集傳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巳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巳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

衛王室而巳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他矣皆爲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幼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

三山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

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人之秉彝非法枉道以使人之勞役民之所以怨思也

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案邶鄘而下各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爲國風者平王自爲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序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疏 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薄閔蓷之傷於水、始則濕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淺爲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歗、後而泣、既歎而後乃歗、艱難亦輕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絶之語、故以爲篇終、雖或逆或順、各有次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傳 興也、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于谷中、傷於水。仳、別也、艱亦難也、

箋 興者、喻人君平安之世、猶鵻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將死。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歎、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嘅然而歎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釋文 暵、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灘、又作灘、鵻、爾雅又作萑、菸、說文云、鬱也、廣雅云臭也、仳、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反、字林父几扶罪二反、嘅、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

疏 言谷中之有蓷草、爲水浸之、暵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薄矣、有女與夫別離、嘅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釋草云、萑蓷、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䕡是也、

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說文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菸、緌也、然則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暵爲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蓷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爲喻、

集傳 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本草曰茺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雞冠其子三稜

華谷嚴氏曰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傳脩且乾也條條然歗也

箋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

釋文 脩本或作蓨歗籀文嘯字本又作嘯

集傳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

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永嘉陳氏曰長茂者亦爲所暵

董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傳鵻遇水則濕啜泣貌

箋鵻之傷于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徙用凶年深淺爲厚薄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許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

釋文 從空也沈云當作從啜張劣反

疏 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爲辭嗟乎復何與爲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

與

集傳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眉山蘇氏曰暵之者如其不得已也歗者怨之深也泣則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集傳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

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疊山謝氏曰夫婦、人之大倫也、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三綱之變、以存此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序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箋 不樂其生、寐不欲覺之謂也、

疏 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

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

朱子辨說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傳 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尚無成人為也、罹、憂、吪、動也、

箋 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役之事也、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于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

釋文 操、本亦作懆、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蹙、本亦作戚、罹、本又作䍦、吪、本亦作訛、

疏 言有兎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網之中而急、以喻王之為政、有所聽縱

若則緩有所躁蹙者則急此言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 庶幸也幾覬也

集傳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

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爲以雉麗興百罹也下章放此東萊呂氏曰此因所見爲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雎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傳罦覆車也造偽也

釋文罦音俘郭云大網

疏傳罦覆車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

集傳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兔造亦偽也覺

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傳罿罬也庸用也聰聞也

箋庸勞也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集傳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箋 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釋文 藟似葛。廣雅云藟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疏 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此敘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者、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也、

朱子辨說、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傳 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兄弟之道已相遠矣。

箋 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詞。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釋文 滸、呼五反、漘、本亦作脣、施始豉反、遠、于萬反、又如字、

疏 王於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恩施於我、是我謂他人爲己父也、謂他人爲己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己、與他人爲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 李巡曰、滸、水邊地、名厓也、

集傳 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己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傳〕涘、厓也、王又無母恩。

〔箋〕有、識有也、

〔釋文〕涘音俟、涯也、

〔疏〕李巡曰、涘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箋又無母恩、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

〔集傳〕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盧陵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莫我有、言恤之者[illegible]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傳〕漘、水隒也、昆、兄也、

〔箋〕不與我相聞命也。

〔釋文〕漘、何音檢、郭云、形似累兩重甑、上大下小、李巡云、隒阪也、詩本又作水旁漘者、字書音呂括理染二反、廣雅云、漘清也、與此義乖、

〔疏〕釋丘云、夷上洒下水漘、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行者益衍字、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漘、即彼漘也、釋山云、重甗隒、孫炎曰、止基有重岸也、隒是山岸、漘是水岸、故云水隒、

〔集傳〕興也、夷上洒音跣、猶洗也、下曰漘、漘之爲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東陽許氏曰、岸上而平夷、而其下爲水洗蕩齧入、若脣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序〕采葛、懼讒也、

〔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朱子辯說、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箋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疏彼采葛草以爲絺綌兮以興臣有使出而爲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言日久情疎爲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言所以爲絺綌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愆咎但恒王信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

集傳賦也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託以

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傳蕭所以共祭祀

箋彼采蕭者喻大臣以大事使出。

疏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旣奠然後爇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

集傳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傳艾所以療疾

箋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集傳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爾雅曰一名氷臺注今艾蒿也東萊呂氏曰葛爲絺綌蕭共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疏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陂陁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朱子辨說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畏子大夫之政故不敢

〔箋〕菼薍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

〔釋文〕鵻本亦作隹音隹

〔疏〕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檻檻然身服毳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菼草之色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今之大夫不能然

故陳古以刺之也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郭璞曰菼草色如鵻在青白之間釋草云葭蘆菼薍孫炎郭璞皆以蘆薍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薍爲一草此傳菼爲蘆之初生則以蘆菼爲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

封畿外卽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鄭以周禮出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爲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爲大夫者也以

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故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繡爲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雛故得如菼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衮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繢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衮鷩耳知衣繢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繢之事則繢謂畫之也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繢明畫爲繢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

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綉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繢絺冕則衣亦繡也知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雛其赤者如璊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菼爲雛箋以菼爲薍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雛復以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荅云雛鳥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雛

〔集傳〕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爲首蓋畫虎蜼虎蜼淺毛故謂毳

安成劉氏曰毳衣所畫者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二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繡皆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

眉山蘇氏曰甚周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

慶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爲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傳〕啍啍重遲之貌璊赬也

〔釋文〕璊音門、說文作璊、云以毳爲罽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木之赤苗謂之樠、玉色如之、赬赤也、

〔疏〕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郭璞云、淺赤也、

〔集傳〕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傳〕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

〔箋〕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

〔釋文〕皦本又作皎

〔疏〕言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敢淫奔、反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此言爲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闇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貌、故爲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入、女不出、是禮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爲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集傳〕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箋〕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疏〕毛以爲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爲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　箋以爲施施爲見已之貌、來食謂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爲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食爲子國復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

朱子辨說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艸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

〔箋〕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巳之貌。

〔釋文〕墝本亦作墽、埆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

〔疏〕毛以爲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覩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墝埆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留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遥述其行、彼留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　鄭以爲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墝埆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留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其將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巳、閔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見巳與之盡歡。　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釋丘云、非人力爲之丘、丘是地之高者、墝埆謂地之瘠薄者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墝。埆。生。物。所。以。爲。賢。也。

〔集傳〕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本草曰一名麻勃、此麻上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傳〕子國、子嗟父、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巳、巳得厚待之、

〔集傳〕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

〔箋〕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留氏之子、

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已而遺已也。

【疏】美實猶美道傳言以爲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箋亦以佩玖喻美道所與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已耳

【集傳】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詩可以怨則詩人固無忿懟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誹尤爲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六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七

明　後學張溥　纂

鄭譜　漢鄭玄著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

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疏】漢書地理志云、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其地一日咸林　又云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憚禍難及己也　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推虢鄶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　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鄶爲隣、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　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

逃死、是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虞虢鄶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桓公雖未得虢鄶、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一如其制度、春秋之序、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

食其水也鄶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塟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鄶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鄶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鄶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虢鄶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彎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　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爲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

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閒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降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

國之見正寨宜是初田事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illegible]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淸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六中皆以此而知文公爲公之子淸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

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鄭一之七

〔集傳〕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一作滑並音鶻）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卽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新鄭卽今之鄭州是也（卽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釋文〕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卽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

〔疏〕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　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

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闗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勑教之相憂則民不濡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與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奧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爲其一國之事故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僚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朱子辨說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適之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

〔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疏〕毛以爲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爲子授者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鄭以爲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弊我願爲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也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周緇衣卿士所服也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

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退適治事之處爲私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向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　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謂餐食也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　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粲則還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粲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由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言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集傳〕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　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

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東陽許氏曰粟一石得米六斗爲糲糲米一石舂爲八斗爲鑿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傳〕好猶宜也

〔箋〕造爲也

〔集傳〕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傳〕蓆大也、

〔釋文〕蓆音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

〔疏〕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集傳〕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集傳〕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華陽范氏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

〔疏〕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

朱子辨說、事見春秋傳、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

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踰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踰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懷私曰懷言仲子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疏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

所樹之杞木以踰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假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 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池官遂人云五家爲隣五隣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四牡傳云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麁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 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王服虔云驟數也

集傳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麁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 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慶源輔氏曰此雖爲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傳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諸兄公族

集傳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

釋文檀木名彊恐本亦作刃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爲是案系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爲佩是也

疏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木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

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檕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集傳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爲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序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箋 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疏 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

朱子辨說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於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傳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箋 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疏 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集傳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華谷嚴氏曰、叔段豈其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傳 冬獵曰狩、

箋 飲酒謂燕飲也、

集傳 賦也、冬獵曰狩、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

武。

【箋】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武、有武節。

【疏】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

【集傳】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龜山楊氏曰、仁且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蓋先王之迹熄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衆所悅者、亦以衆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朱子辨說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傳】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和諧中節。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

【箋】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列人持火具舉。言衆同心、獻于公所、進於君也。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反、組音祖、藪、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襢、本又作袒、將、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

【疏】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襢去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愼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鄭唯以狃爲復、餘同。下云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

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致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爓熟謂之烈火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爓義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即偕俱之義故爲俱也 李巡曰禮禓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禓衣 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

集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驂也

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爲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

勉齊黃氏曰暴徒搏也有慢侮欺陵之意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傳 四馬皆黃揚揚光也忌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箋 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

疏 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小戎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驂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曲禮

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　言衆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為光也　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從謂放縱故如發矢送謂逐後故如從禽

〔集傳〕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

廬陵羅氏曰補傳云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不逸又曰括也矢銜弦處又曰與簫同弓弰也廣韻注云彇弓弭弭弓末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傳〕驪白雜毛曰鴇馬首齊也進止如御者之手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

〔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

〔釋文〕鴇音保依字作駂嫚本又作慢莫晏反掤音冰所以覆矢也馬云櫝丸蓋也

〔疏〕毛以為叔在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鴇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掤者叔釋掤以覆矢矣抑者叔鬯以弢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為異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　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為覆矢之物鬯弓蓋弢弓而納之鬯中謂藏之也

〔集傳〕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也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筩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華谷嚴氏曰用矢則舉掤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掤以覆箭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挾其君母之愛、翫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亂得乎、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

釋文克、一本作尅、

疏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爲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春秋閔公三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朱子辨說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重英矛有英飾也、

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釋文旁、王云彊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矛、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

閒謂之鍦或謂之鋋或謂之鏦其柄謂之矜

疏 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以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地於是翺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也言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頑是云適彼樂郊亦惣謂境爲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爲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爲不得已之義與下麃麃爲武貌喬陶爲驅馳之貌互相見也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　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三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集傳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翺翔遊戲之貌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傳 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

箋 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釋文 麃表驕反喬雉名韓詩作鷮逍本又作消遥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㮡題題頭也室劒削名也方言云劒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

疏 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　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鞏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題者表識之言箋中說負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二頭

及矛之叄室之下當有旌以題識之其題識
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
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
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
之鵝毛
矟也
〔集傳〕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
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
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講兵右

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
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
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
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釋文〕軸音逐地名陶徒報反抽說
文作搯云抽刃以習擊刺也
〔疏〕毛以為高克閒暇無為逍遙河上乃左迴
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
為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鄭
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

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為軍之
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毛以為左右中
總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
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為將將在軍中以此
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
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
主生將軍有廟筭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
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箋以左
右為相敵之言傳以左為軍之左旋右為人
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事左
為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
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
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
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
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
解張御鄭兵緩為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

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
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
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
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
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
則閟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
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
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
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
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
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
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
其禮亦然夏官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
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
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

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集傳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劍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軍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　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

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集傳事見春秋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邺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箋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疏桓武之出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朱子辨說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渝變也

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釋文濡音儒侯韓詩云美也舍音赦王云受也

疏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　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

王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擧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

集傳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 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慶源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濶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渝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傳 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主也

疏 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被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此人 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褎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集傳 賦也飾緣油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傳 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彥士之美稱

箋 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

疏 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 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

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爲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二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意 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集傳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程子曰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

羔裘三章章四句

豐城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

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爲邦之彦也歟

序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棄之。國人思望焉。

朱子辨說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傳 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寁。速也。

箋 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釋文 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疏 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袪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周留子。○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聲訓爲斂也。操字是此還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袂袪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舍人曰。寁。意之速。

集傳 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

安成劉氏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閒。群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花詞甚妙。注云。攬衣由欲與同歸。折芳誦詩以贈遊女也。集傳援此爲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爲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爲女語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傳 魗。棄也。

箋 言執手者。思望之甚。魗。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

釋文魗本亦作款又作㲉或云鄭音爲醜

集傳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慶源輔氏曰無我惡兮不寁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於無我魗兮不寁好也則眞情見而詞益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序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疏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朱子辨說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慶源輔氏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眤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强以爲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滯甚矣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殄滅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之所以錄之也觀歐陽公于五代史載逆旅婦人事則可見矣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傳言小星已不見也閒於政事則翺翔習射

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

疏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巳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暇無事將翺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令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早

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夏官司弓矢繒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繒繒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

集傳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

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傳〕宜、肴也。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箋〕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疏〕弋取鳧鴈、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李巡曰、宜飲酒之肴。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禮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三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

集傳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

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埤雅曰、加與玄鶴加加雙鳴之加同意。蓋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諸鳧鴈之上。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襍佩以

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

【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順、謂與己和順。好、謂與己和好。

【釋文】珩音衡、佩上玉也。半璧曰璜。瑀音禹、石次玉也。衝狀如牙。

【疏】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說謝之。或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爲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衡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衡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瀚。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集傳】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

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

服飾之玩也

建安熊氏曰婦人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大觿木燧之屬備尊者使令也觿解結狀如錐以象骨爲之燧取火箴貯以管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箋 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釋文 以女適人曰妻

疏 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所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齊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難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

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蓋狄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非善之也 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朱子辨說、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偶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

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

〔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洵、信也、言孟姜洵美好。且閑習婦禮。

〔釋文〕同車、讀與何彼襛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

〔疏〕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翺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閒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為閑也。

集傳、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 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陸氏曰、舜、取瞬之義、

慶源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將將、鳴玉而後行、

〔箋〕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

〔集傳〕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臨川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狥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疏〕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

朱子辨說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情理、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箋〕興者、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也荷華生於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釋文〕菡本作欿、又作莟、萏本又作窞、又作萏、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渠顛本亦作傎、覩本亦作睹、

〔疏〕毛以爲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矣、荷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

〔集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

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傳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

箋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有貌而無實、

釋文 橋本亦作喬、毛作橋、王云高也、鄭作槁、枯槁也、

疏 鄭以為松木葉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蘬、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蘬、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集傳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張子曰、龍是葒草、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蘆也、本草云、葒草一名鴻鷀、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蘬音頹、

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釋文 蘀他洛反、倡本又作唱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

箋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

不然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疏 毛以爲落葉謂之蘀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　鄭下二句與毛異　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弱者謂强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

集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　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傳 漂猶吹也要成也

集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序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箋 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疏 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朱子辨說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讐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爲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爲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

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失之死當有甚狡處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詞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

華谷嚴氏曰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忽爲鄭君國人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取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

永嘉陳氏曰說者以衛有雄雉鄭有狡童唐有碩鼠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傳〕昭公有壯狡之志。憂懼不遑餐也。

〔箋〕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疏〕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　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集傳〕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傳〕不與賢人共食祿。憂不能息也。

〔集傳〕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序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釋文〕褰本或作騫非　說文云褰袴也

〔疏〕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　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謂突也　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　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突以桓十五年奔蔡

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
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
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
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朱子辨說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韓
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

傳惠愛也。溱水名也。狂行童昏所化也。

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
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

溱水往告難也。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衞。後
之荊楚。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疏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
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
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
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
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
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
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狂
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　溱洧
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　宛丘
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
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
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
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
必是大國正卿。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弒其君。
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
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
自專其事。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
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
之致達於君。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境
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
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
晉。他人非獨荊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衞。
後之荊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
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
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
衞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
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衞者。此
述鄭人告難之意耳。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

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
衞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

集傳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
童也。且語辭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
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
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
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
之狂也且。

〔傳〕洧、水名也、士、事也、

〔箋〕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

〔疏〕傳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上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汪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集傳〕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

褰裳二章章五句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釋文〕丰、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妦、

〔疏〕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言門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辨說此淫奔

詩序說誤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時有違而不至者。

〔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悔予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疏〕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 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集傳〕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 婦人所期之男女、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

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傳〕昌、盛壯貌、將、行也、

〔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將、亦送也、

〔疏〕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則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 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

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下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 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扶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扶、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

〔集傳〕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叔伯、迎己者、

〔箋〕褧、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

〔釋文〕紂、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

〔疏〕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

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 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縠爲之、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純衣纁袡也、 迎己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集傳〕賦也、褧、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 婦人

既侮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
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集傳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
也
釋文墠音善依字當作壇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

行 朱子辨說此序得之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
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
則茹藘在阪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
箋城東門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
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其室
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
則爲遠
疏毛以爲東門之壇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阪則爲險阻其登陟則難以興爲
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若得禮則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其室
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姻矣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
亂也 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壇之邊有阪茹藘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
門之外有壇茹藘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已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
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爲
不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已已則從之 出其東門有女

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以爲
城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
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
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
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
今定本作墠茹藘李巡曰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蒨徐州
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故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
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壇阪各自爲喻壇是平地又除其草阪是高阜又草生焉 箋

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墠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

〔集傳〕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本草曰一名地血葉似棗葉頭尖下濶莖葉沮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即就也

〔箋〕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釋文〕行上董如字行道也啗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

〔疏〕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爲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呼男迎巳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巳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與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巳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　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集傳〕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朱子辨說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胡何夷說也

〔箋〕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思

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疏】雞雖逢風而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

【集傳】賦也淒淒寒凉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傳】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

【集傳】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華谷嚴氏曰群雞之聲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傳】晦昏也

【箋】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

【集傳】晦昏也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箋】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釋文】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

【疏】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非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亂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朱子辨說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釋文】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疏 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北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 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 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衿須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弦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

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弦誦歌舞之 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

集傳 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傳 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釋文 瓀本又作瑌

疏 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瓀玫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

集傳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禮記玉藻注曰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 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箋 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釋文 挑說文作叏達說文云達不相遇也

〔疏〕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　鄭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已思之甚也　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乘猶登也

〔集傳〕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疏〕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也

朱子辨說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廷誑也

〔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疏〕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　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與鄭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解

〔集傳〕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誑同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汝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爾雅兄弟注云古人皆謂婚姻爲兄弟

禮記曾子問篇陳澔解曰夫婦有兄弟之義

夫唱婦隨婦先弟從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是也陳澔解曰兄弟者亦親之之辭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傳二人同心也

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

集傳與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

疏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　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

朱子辨說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傳如雲衆多也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

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匪非也此如雲者皆匪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

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
釋文 思如字，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樂音洛，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
疏 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員，云貞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爲男女相棄，心不忍絶。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彼有

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白綦。説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繼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亦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

集傳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巳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閒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華谷嚴氏曰，猶云荊釵布裙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非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傳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

箋 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匪我

思且猶非我思存也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

〔釋文〕闍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娛本亦作虞

〔疏〕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着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野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己妻故不思之其中有着縞素之衣茹藘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 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卽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卽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皆六月云白旆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觜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箋以爾雅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集傳〕賦也闍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障門者謂之闍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鄭詩序女曰雞鳴與此詩爲得夫婦之道

南豐曾氏曰俗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合

〔疏〕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

伐不休、國内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嫁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

朱子辨說、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廼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釋文〕漙本亦作團、邂本亦作逅、

〔疏〕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

時、不得嫁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嫁、是君政使然、故陳心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霜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也、月霜始降、仲秋乃有露、則如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仲春時、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

〔集傳〕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傳〕瀼瀼、盛貌、臧、善也、

〔集傳〕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

〔釋文〕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朱子辨說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

〔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草、而爲淫佚之行、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與相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釋文〕渙、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蕑、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

〔疏〕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

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陸機疏云、蕑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傳勺藥香草、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

〔集傳〕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

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 鄭國之俗、
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
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旣往矣、女復
要之曰、且往觀乎、溱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
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
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序之詞、
朱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本草注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傳〕瀏、深貌、殷、衆也、

〔箋〕將、大也、

〔集傳〕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鄭國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泆、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集傳〕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

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華陽范氏曰、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焉。詩考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安成劉氏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玉也、他

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李非爲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雖然不爲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卽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爲當放哉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七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八

明 後學張溥 纂

齊譜

漢 鄭玄 著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淄濰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疏 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
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
寇、主盜賊、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
之司寇、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 齊世家
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
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
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
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
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
聖人適周、周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太
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
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
營丘、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
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

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
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
里、太公以元勳封齊、爲大國百里可知也、
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
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
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
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
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
臨淄卽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卽營丘
也、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
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
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
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
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
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
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

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
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
文、事多疏畧、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
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
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
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
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
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
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 皐陶謨云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
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
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
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
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

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其
方五千里、禹旣敷土、廣而弼之、故爲殘數
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
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
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
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
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數
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
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
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

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
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
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
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
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鎭服其
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
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
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
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
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
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
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
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
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
國境所及明其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
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

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亦是
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
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
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
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
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
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
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
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
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　昭十
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
汲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
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汲以二干戈
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
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爲王官也但未知

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
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爲
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爲天子虎賁
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　齊
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
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
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
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
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
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
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
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
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
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
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
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

王室遂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烹
哀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
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
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
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
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諡法曰
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
以此諡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
獻公子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
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
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
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
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
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
皆云刺而不舉號諡則承上明亦爲哀
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敝笱四篇皆云刺

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是起內朝群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使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懵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耶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言齊之若世號諡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數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詩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昭晳若此復何所疑且衛門誘僞公愿而無立志則懟應忽人未必耽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豈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齊一之八

〔集傳〕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勿軒熊氏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益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强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青州即今青州府齊州今爲濟南府淄州今爲淄川縣濰州今爲濰縣棣州今爲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釋文〕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嵎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朱子辯說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

○○○○

〔箋〕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夫

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疏 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辦色始入濟於朝上 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諸侯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

集傳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傳 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盈則君聽朝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

箋 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疏 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 士昏禮注纚縚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

服差文所用為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善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同或以為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足知纚笄而朝君矣朝旦謂日出時也

〔集傳〕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于夫人。

〔箋〕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釋文〕妃音配本亦作配且七也反沈子餘反

〔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臥而同夢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　大戴禮羽蟲三百八十鳳凰為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　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夫人謂卿大夫

〔集傳〕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　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雞鳴三章章四句

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

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箋〕荒謂政事廢亂。

〔釋文〕還音旋。韓詩作嫙。嫙好貌。厭本或作饜。止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傳〕還便捷之貌。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釋文〕峱說文云峱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便捷本亦作便旋。驅本又作駈。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又作豜。音同。又音牽。儇韓詩作婘。音權。好貌。譽音餘。

〔疏〕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我於峱山之閒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儇利。言其便利馳逐。

〔集傳〕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傳〕茂美也。

〔箋〕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

〔集傳〕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傳〕昌盛也。狼獸名。臧善也。

〔箋〕昌佼好貌。

〔疏〕釋獸云。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

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集傳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序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箋 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疏 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

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當以刺今。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 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 我。嫁者自謂也。俟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瑱。瓊華石色似瓊也。

疏 毛以爲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爲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迎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

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云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

我于堂者壻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
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拜故不言之壻
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從知揖之者
言待我明其往待之也下壻禮婦至夫家主
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聽
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加
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
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紞用素非爲瑱耳
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
或名爲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
爲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爲之故言織
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言人君與臣不辨
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
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
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人臣三色而獨言素
者以其素色分明且所先見故先言之壻受

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
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故耳或
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后
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
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
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
然　尚謂尊尚此物所謂飾也上言充耳以
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紞而加
飾故言瑱也君子偕老云玉之瑱兮故知人
君以玉爲瑱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
云瓊華美石
色似瓊者也

〔集傳〕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
間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
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瑱也　東萊呂氏曰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音訝輪而先歸
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
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朱氏曰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
不知此詩是說何人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
大抵押韻不知古人充耳只以瑱或用
玉或用象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傳〕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

〔箋〕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石色
似瓊似瑩也

〔疏〕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爲瑱故云青謂
青玉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
下皆玉石雜言青玉
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集傳〕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
美石似玉者　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
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

〔箋〕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疏〕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

〔集傳〕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東萊呂氏曰。旣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釋文〕刺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

〔疏〕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也。

朱子辯說。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

〔箋〕言東方之日。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不明。卽。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

〔疏〕毛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在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昏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强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又言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

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
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
初昬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箋以序言君
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故
易傳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
正南不以南方之日爲興者以日在東方其
明未融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
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
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
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

〔集傳〕興也履躡卽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
相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
我發兮

〔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
若月之闥門内也發行也

〔箋〕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以禮來則
我行而與之去

〔釋文〕闥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

〔集傳〕興也闥門内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
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慶源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
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
跡而來暮則躡
我之跡而去也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
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箋〕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刻漏者

〔疏〕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辯說
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
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
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爲置箭壺内刻以

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
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
朱子辯說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
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
漏刻不明周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
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傳〕上曰衣下曰裳

〔箋〕挈壺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
故羣臣促遽顚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自從也羣臣顚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

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疏〕上衣下裳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

〔集傳〕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傳〕晞明之始升。令告也。

〔疏〕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日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爲一事也。

〔集傳〕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辰時。夙早。莫晚也。

〔箋〕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之事。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

〔疏〕言折柳木以爲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大宰九職。一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因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爲樊。蟋蟀云良士瞿瞿。瞿瞿爲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令狂夫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縣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

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案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

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集傳〕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疏】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以敝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通者以奸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脅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同此言搚殺者說文云搚摺也何休云幹脅拉折聲正謂手搚其脅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搚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于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

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畧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左傳於會禚書姦於會防言齊志杜預以爲意出于夫人則云書姦意出于齊侯則云齊志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于齊侯鄭意或亦當然去之者謂棄齊而去

朱子辯說此序據春秋經傳爲文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

【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

威儀可恥惡如狐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於魯侯矣何復來爲乎非其來也

〔疏〕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爲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爲此淫乎 鄭以爲狐在山上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

以求配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既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爲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 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

〔集傳〕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

〔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傅姆同處冠緌

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

〔疏〕屨以兩隻爲具五爲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緌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

公何爲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爲滛泆之行、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綏必屬之於冠、故冠綏共爲一同、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也、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集傳〕比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廬陵羅氏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頭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綏、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然後得麻。必告父母廟。鞠、窮也、

〔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于父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

〔釋文〕蓺、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卽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疏、毛以爲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啟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正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鞠爲盈爲異、 此云蓺麻、后稷生民云蓺之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蓺、則樹蓺皆種之別名、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 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

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

〔集傳〕興也藝樹鞠窮也 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傳〕克能也極止也

〔箋〕此言析薪必得斧乃能也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集傳〕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集傳〕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

〔疏〕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伯王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强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朱子辯說未見其爲襄公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

〔箋〕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

〔疏〕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口舉功治田、穀乃可獲、勤身脩德、功乃可成、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 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

〔集傳〕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 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君山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傳〕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集傳〕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傳〕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弁、冠也、

〔箋〕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是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

〔釋文〕總、本又作揔、見兮、一本作見之、突、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

〔疏〕言有童子婉然而少、孌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脩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 內則云男女未

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
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也、
丱兮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稚、周禮掌冠冕者
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
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
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
道也、此指言童子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
也、若、猶耳也、猗嗟預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
定本云突而弁
兮、不作若字、

〔集傳〕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　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韻書曰、陀骨皮大
從穴中暫出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箋〕畢、噣也、弋、繳射也、

〔疏〕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　釋天云、噣謂
之畢、李巡曰、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
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噣、因名
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爲噣、因星形以
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
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
郭說是也、出繩繫矢而射烏謂之繳射也、
朱子辯說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疏〕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爲聲、又美其
君、言吾君其爲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
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
苦之、　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
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兎、韓盧逐東
郭逡、山三、越岡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
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
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
如人之冠纓然、
故云纓環聲也、

〔集傳〕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　此

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傳 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

箋 鬈當爲權。權、勇壯也、

釋文 重、直龍反、鬈、音權、說文云、髮好貌、

疏 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是鬈爲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鬈、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偲、皆是獵時之事、

故歷言之、大叔于田序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集傳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鬢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傳 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箋 才、多才也、

釋文 鋂、音梅、偲、說文云、强也、

疏 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鋂、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鋂、環也、一環貫二、

集傳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卽此字、古通用耳、

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則此思字音顋、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釋文 敝、本又作弊、敗也、

疏 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

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梐枑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爲襄公詩也、

朱子辯說、桓當作莊、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傳 興也、鰥、大魚、如雲、言盛也、

箋 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

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之婉順。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

【疏】毛以爲笱者捕魚之器。魴鰥之大魚。非弊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强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强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爲魴鰥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爲大魚也。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鯤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言寵妹則非也。

【集傳】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說文曰、曲竹捕魚。

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杇物。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傳】魴鱮、大魚。如雨、言多也。

【箋】鱮、似魴而弱鱗。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

【釋文】鱮、廣雅云、鰱也。音連。

【疏】陸機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鴞。或謂之胡鱅。

〔集傳〕比也、鰥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

埤雅曰鰥性旅行、故其字從眔、亦謂之鰱也、龜山楊氏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傳〕唯唯、出入不制。水、喻衆也

〔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釋文〕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疏〕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傳以大魚出入不制、箋以小魚行相隨順、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集傳〕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集傳〕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禚、齊地、祝丘、魯地、武夷胡氏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又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

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箋〕故、猶端也、

疏 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

朱子辨說此亦刺文姜之詩、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傳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至旦。

箋 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慚恥之色。

釋文 薄、普各反、徐扶各反、茀音弗、鞹苦郭反、革也、發韓詩云發旦也、

疏 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之、 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也、車之蔽曰茀、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為車飾曰鞎、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茀以韋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為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塞、故此傳茀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 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為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 下言汶水湯湯、則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

集傳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瀰瀰、衆也、言齊子於是樂易然。

〔箋〕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

〔釋文〕爾爾、本亦作瀰、同、乃禮反、徒一本作從、爾通、豈樂也、弟如字、闓音開、圛音亦、

〔疏〕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瀰瀰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魯無慚色、故刺之、鄭唯豈弟爲異、言文姜闓明而往會之、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驪、道其物色俱盛也、　箋以爲齊子豈弟文在魯道之下、則豈弟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與其餘豈弟不同也、故讀豈爲闓、易稱闓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弟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釋言云、豈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豈悌、是闓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豈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集傳〕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瀰瀰、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

〔箋〕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

〔疏〕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傍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

〔集傳〕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傳〕滔滔、流貌、儦儦、衆貌、

〔釋文〕滔吐刀反、儦表驕反、說文云、行貌、

〔集傳〕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翱翔

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釋文〕猗字或作欹、

朱子辯說此序得之、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

〔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美色、揚廣揚、好目揚眉、蹌巧趨貌、

〔箋〕昌、佼好貌、臧、善也、

〔疏〕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爲趨步其舉動蹌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唶咀皆傷歎之聲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也今定本云頎而兮而與若義並通也傳昌爲盛不言爲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額貴潤故言揚廣揚 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又傳解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

〔集傳〕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慶源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況於揚之乎、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傳〕目上爲名、二尺曰正、外孫曰甥、

〔箋〕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釋文 正音征畫五采曰正

疏 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

正耳既無明說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外孫曰甥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言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

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一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

道以貍步大侯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謂侯中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者无正則正

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侯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爲文也。

集傳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伎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

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卽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傳 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貫、中也、四矢、乘矢、

箋 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釋文 選、雪縣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

疏 毛以爲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孌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

舞則選兮二句爲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卽貫習爲之兮、乘車必駕四馬、因卽謂四馬爲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爲乘矢、故傳依用之、大射皆三番射訖上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

集傳 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

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左傳莊公十一年注曰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集傳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

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辭但中間令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黙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以嘆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伎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讀者旣黙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疊山謝氏曰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爲我齊國之甥今人乃以爲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

三山李氏曰夫人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伎藝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

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而不能制趙氏之横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八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九

明 後學張溥 纂

魏譜 漢鄭玄著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疏〕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于陽城、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述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偪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　禹貢云、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陽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故言周以封同姓子、　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　尚書傳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河北之濱、歷山相近、同為魏地、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　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舊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雖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　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

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晉亦侵之春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閒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季札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魏一之九

集傳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東萊呂氏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此去首山十餘里處河曲之閒土地迫隘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安成劉氏曰先儒以魏所封爲文王于畢公高之後也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眉山蘇氏曰檜

者鄭所滅也檜詩不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爲者衛晉也至於檜詩未亡而先作矣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釋文 陸曰魏世家及左氏傳云魏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箋 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

疏 若地廣民稠則情不趨利地陿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 以下圖有挑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言其刺之意朱子辨說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

襋之。好人服之。

〔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屨霜。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褄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屨霜。利其賤也。〔六〕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服、整也、襋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疏〕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屨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言褄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糾糾爲稀疏之貌。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屨霜自秋始、言冬者、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言、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敝、君子不屨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絢繶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摻摻爲女手之狀、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婚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雖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士喪禮云、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褻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爲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褄也、要是裳褄、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

〔集傳〕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

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褸、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褸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為飾。

（箋）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

（疏）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揥、以為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為此刺也、 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集傳）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集傳）廣漢張氏曰、夫子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釋文）其君子一本無子字、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路車也、

（箋）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

爲菜。是儉以能勤。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

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耗車之族是也。

〔疏〕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異於公路、殿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剌其不得禮也、 沮洳潤澤之處、故爲漸洳、

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儉以能勤、亦得通、 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耗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耗車之族、明公行掌耗車、服虔云、耗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集傳〕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傳〕萬人爲英、公行、從公之行也。

〔箋〕采桑、親蠶事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

〔集傳〕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卽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傳〕藚、水舄也、公族、公屬、

〔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釋文〕藚、音續、昭說文作佋、

〔疏〕釋草云、藚、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舄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集傳〕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敎、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朱子辨說、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夫人謂我欲何爲乎。

〔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

已。不施德敎。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旣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如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

罪也。

【疏】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爲辭、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爲之殽、又以彼人爲君、曰爲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謠孫炎曰、聲消搖也、謠既徒歌、則此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頹乎之類、未必合樂也。

【集傳】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傳】棘、棗也、極、中也、

【箋】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

【集傳】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畧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朿爲棗、並朿爲棘、蓋棗性重喬、棘則抵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

園有桃三章章十二句

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畧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群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豈能驟滅其國哉

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序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箋 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釋文 岵音戶此傳及解屺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傳 山無草木曰岵旃之猶可也父尚義

箋 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兮我夙早夜莫也無已無解倦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疏 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 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 孝子所以稱父戒巳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郎慈也親則友也

集傳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 孝子

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傳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母尚恩也。

箋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

集傳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傳偕俱也。兄尚親也。

集傳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詩人以己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己。雖曰設為親念己之言。實以深寓己念親之心也。章末二句。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釋文畝古作晦。俗作畆。皆同

朱子辨說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

疏魏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叙其往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

小之甚也。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間。地陿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陿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卬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

耳。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

集傳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張子曰、周制國邦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藝草木、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傳 泄泄、多人之貌、

箋 逝、逮也、

集傳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疏 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朱子辨說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取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傳 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素、空也、

箋 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釋文 猗、本亦作猗同、廛、本亦作堰、又作廛、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貆、本亦作貆、音桓、徐音暄、貉子也、貉、依字作貈、餐、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

疏 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

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穡不親歛
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
自夜獵何爲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貆獸
兮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爲
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　易漸卦鴻漸
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
也漣直淪論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
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
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涎也漣瀾雖異
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
直者取韻故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似闇
主常多明君稀少既云置檀河厓因即以河
爲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
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
種曰稼歛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

稼非唯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歛之
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
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楊子
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
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
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
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是廛
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
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爲
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
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爲廛但周禮言夫一廛
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廛爲居宅
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
故準遂人以廛爲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
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
獸云貈子貆郭璞曰其雌者名貆貆乃刀反

今江東通呼貉爲貀貀　釋天云冬獵爲獸
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
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
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名
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
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
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季伯出狩騶虞云從
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
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
之名也

集傳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
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
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
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歛之曰穡、胡、何也、
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屬、素、空、餐、食
也、　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
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
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
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
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

而歎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安成劉氏曰後漢徐穉于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又如范文正公君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亦可謂能厲其志者矣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傳】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

【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疏】九章筭法皆以萬萬爲億 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内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集傳】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傳】檀可以爲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圓者爲囷鶉鳥也熟食曰飧

【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釋文】漘本亦作脣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飧素門反

【疏】月令修囷倉方者爲倉故圓者爲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囷圜倉是也釋鳥云鶉其雄鶛牝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鵪之屬也 傳意以飧爲饔飧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爲熟食也 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鄭以爲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

人且則食飯飯不可停故久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集傳】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鵪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孔叢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疏】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朱子辨說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傳】貫事也

【箋】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爰曰也

【疏】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伎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

鼠非鼫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集傳】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

民之罪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傳 直、得其直道。

箋 不肯施德於我。直、正直也。

集傳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傳 苗、嘉穀也。號、呼也。

箋 不肯勞來我。郊外曰郊。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

疏 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矣。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爲歌。歌必長言之。

集傳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爲誰而永號呼。

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貪之甚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華谷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

慶源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陋而偏急如此。其何以傳

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間耳。詩人之意固憂之矣。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九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

明　後學張溥

唐譜

漢鄭玄著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疏】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堯爲諸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遷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　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曰、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

唐東於彘十里、應劭曰、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脩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　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　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

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　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爲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

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爲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鴇羽不爲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爲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爲、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

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爲厲公之詩、但序本爲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鴇羽杕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唐一之十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

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爲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績。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寓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唐叔所都在

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太原府、即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釋文〕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餘風焉。

〔箋〕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釋文〕說文蟀作蟄、僖公史記作釐侯、

〔疏〕僖公太儉偪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

情見於詩、詩爲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

朱子辯說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傳〕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已、甚、康、
樂、職、主也、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
〔箋〕我、我僖公也。蛬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
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
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君
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
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荒、廢亂也、
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
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

〔疏〕毛以為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
上、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我君
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
起不得閒暇而為之、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
禮、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
以禮樂自居、無得勿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
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
義、勿使踰越於禮也、　鄭唯其居謂國中政
令、荒謂廢亂政事為異、　李巡曰、蛬一名蟋
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
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
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
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
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
醆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
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
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
相近、九月歲未為暮、而言暮者、過此月後則
歲遂將暮耳、采薇云、日歸日歸、歲亦暮止、其
下章云、日歸日歸、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
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
穫是九月之事也、聿為遂、遂者、從始鄉末之
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為去也、　月令季冬
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
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
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
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
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曲

君閒於政事、乃饗群臣、是十月為自樂之時
也、　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為甚也、傳不
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為禮樂之外、
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
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
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
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
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　樂記曰、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
盈而反、以反為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
主其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
禮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
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
用禮也、箋以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
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為主思所居之事、謂
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

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

〔集傳〕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

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傳〕邁，行也。外，禮樂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

〔箋〕外，謂國外至四境。

〔疏〕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集傳〕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傳〕慆，過也。憂，可憂也。休休，樂道之心。

〔箋〕庶人乘役車也。休，農功畢無事也。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

〔疏〕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

之事。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
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集傳】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慶源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爲也。蹶蹶。則見於爲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爲。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於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於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微戒無荒矣。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矣。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釋文】樞本或作蓲。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掃本又作埽。

朱子辯說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誤。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傳】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婁亦曳也。宛死貌。愉樂也。

【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釋文】荎田節反。沈又直黎反。婁馬云牽也。宛本亦作苑。愉毛以朱反。鄭作偷。

【集傳】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 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

感矣

東萊呂氏曰陸機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白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傳 栲山樗杻檍也洒灑也考擊也保安也

箋 保居也

釋文 鼓如字本或作擊非

疏 栲山樗杻檍舍人曰栲名山樗杻名檍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正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栲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柯爲弓弩幹也洒謂以水濕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

集傳 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傳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

疏 責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瑟而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也

集傳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前漢地志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序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

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箋）封沃者封叔父桓叔於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疏）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　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

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何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朱子辯說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傳興也鑿鑿鮮明貌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

（箋）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强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

（釋文）繡衆家申毛並依字鄭改爲宵宵本作綃

（疏）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

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綃黼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服進之以從桓叔于沃國唯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則云何乎而得不樂桓叔之得民心如是而昭公不知故刺之　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

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緣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緣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謚。叁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

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爲綃。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與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黼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爲領之別名也。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

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又以襮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

〔集傳〕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

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爲衣。是以絲爲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

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爲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傳】皓皓、潔白也、繡、黼也、鵠、曲沃邑也、言無憂也。

【疏】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

【集傳】比也、朱繡、卽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傳】粼粼、清澈也、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箋】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釋文】粼本又作磷同、

【集傳】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釋文】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

朱子辯說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傳】興也、椒聊、椒也、朋、比也、條、長也、

【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

朋平均不朋黨。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

釋文　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

疏　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捄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　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陸機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捄謂椒之房㚇實者也釋木云椒樧醜菉李巡曰椒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捄捄實也郭璞曰菉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裹名爲捄也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捄一實又不足滿升今椒實一裹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捄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　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

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集傳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　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傳　兩手曰匊篤厚也言聲之遠聞也

釋文　匊本又作掬九六反

集傳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

椒聊二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

情乘舊君而樂桓叔也、其俗薄甚矣、聖人錄此、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箋）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疏）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婚也、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朱子辯說、此但為婚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良人、美室也。子兮者、嗟茲也、

（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釋文）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

【疏】毛以為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為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為室家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嫁矣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 鄭以為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言已纏綿束薪於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為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失婚姻為禮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 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 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為天王小者為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以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旦中為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

見則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夏官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為候彼取已伏為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標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殺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 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為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為美室也 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揖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集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如此詩爲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傳〕隅、東南隅也、邂逅、解說之貌、

〔箋〕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釋文〕邂本亦作解、覯本又作逅、邂覯解說也、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集傳〕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

〔箋〕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

〔釋文〕粲、字林作㛑、

〔疏〕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爲粲、粲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爲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集傳〕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序〕杕杜、刺時也。君子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釋文〕杕杜、本或作夷狄字非也、

朱子辯說、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傳 與也杕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踽踽無所親也佽助也

箋 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國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

疏 言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與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乃獨行於國內踽踽然無所親暱者豈無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爲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何不輔君爲政令焉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佽而助之焉 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赤者爲棠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 君既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也

集傳 與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傳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箋菁菁稀少之貌

釋文菁本又作青睘本亦作煢又作㷀

集傳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箋恤憂也

釋文卹本亦作恤

朱子辯說詩中未見此意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傳袪袂也本末不同有位與民異心自用也

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箋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釋文袪袂末也

疏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言以羔皮爲裘豹皮爲袪裘袪異皮本末不同以與民欲在上憂已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

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巳與在位敘舊恩好 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皆爲袂故以爲袪袂也裘身爲本袂爲末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是自爲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亦解與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與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 卿大夫世

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集傳〕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居居未詳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傳〕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

〔箋〕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古之遺風

〔釋文〕褎徐究反本又作褎同

〔疏〕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集傳〕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釋文〕鴇音保似鴈而大無後指

〔疏〕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左傳桓二年稱魯隱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朱子辯說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傳〕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

之性不樹止。盬不攻緻也。怙恃也。
〔箋〕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
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迮梱
致也。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
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
乎。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釋文〕稹本又作縝之忍反餉之人反
沈音田又音振廣雅云概也
〔疏〕言肅肅之爲聲者是鴇鴇之羽飛而集于
苞栩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

之事然鴇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
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
下從征役亦甚爲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
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爲之既則罷
倦雖得還家不能復種蓺黍稷既無黍稷我
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
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
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
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 孫炎曰物叢
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
緻者爲稹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貌亦謂
叢生也栩郭璞曰作樹也陸機疏云今柞櫟
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皂
或言皂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
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鴇鳥連
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

役爲危苦也 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
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
皿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
曰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
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盬不攻緻四牡
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皆作致
〔集傳〕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
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皂斗。
殼可以染皂者是也。盬不攻緻也。蓺樹。怙恃
也。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
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

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
得其所乎。
本草注曰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
其實爲皂斗槲櫟皆有斗
爾雅曰櫟其實梂釋曰梂盛實之房也其實
橡也有梂彙自裹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櫟之
通名橡斗子煮食
可止飢殼堪染皂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
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箋極已也

集傳比也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傳行翮也

釋文爾雅云羽本謂之翮

疏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

集傳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

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本草注曰凡云粱米皆是粟類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殼米俱麄於白粱

鴇羽三章章七句

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目以靡盬爲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疏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 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

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奉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之時不須請也

朱子辯說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

人所作以若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弒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日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賍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得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顚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其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安成劉氏曰、晉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春秋且不少從末減、皆結正其弒君之罪、況武公簒逆如此、而請命之事、反可以爲美乎。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傳 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箋 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疏 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謂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也。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尊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集傳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

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簒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東萊呂氏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爲繡、鷩音鼈、

三山李氏曰、桓叔生莊伯鱓、鱓生武公稱、

慶源輔氏曰、安謂不阢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

華谷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逐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傳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燠煖也、

箋 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疏 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

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　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變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

【集傳】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藍田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

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

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爲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賵、魯桓公以弟弑兄、及沒、莊王則使榮叔來賜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爲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爲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

春秋而作也、然以僖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遠先幾者信矣、

【序】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釋文】宗族本亦作宗矣、

朱子辯說、此序全非詩意、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噬逮也、

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釋文 陰又如字本亦作蔭同 噬韓詩作逝逝及也

疏 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凉寡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爲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兮但能來逮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今不來者由君不求之耳君當忠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 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鄉西鄉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凉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噬逮釋言文逮又別訓爲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於此國

集傳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傳 遊觀也

釋文 周韓詩作右

疏 言道周逺之故爲曲也

集傳 比也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箋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釋文 攻音貢、又如字、

疏 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是其好攻戰也、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傳 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

箋 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

疏 葛言生。則蘞亦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蒙。蘞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於此延蔓而蒙于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于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陸機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集傳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傳 域營域也、息止也、

集傳 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傳 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

箋 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

而行事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釋文 齊則皆反本亦作齊獨本亦作獨又作擯

疏 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 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

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簞為衾順經衾文

集傳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傳 言長也。

箋 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集傳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 夏日冬夜居獨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傳 室猶居也

箋 室猶塚壙

集傳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序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釋文 苓即甘草葉似地黃

疏 以獻公好聽用讒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

朱子辯說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是時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何得焉。

【傳】旃，與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苟，誠也。

【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荅然。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荅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

【釋文】爲，或如字，本或作僞字，非。爲言，謂爲人，並于僞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

【疏】毛以爲言，人采苓采苓，於何處采之，於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荅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爲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上云人之僞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僞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僞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 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

【集傳】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 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三山李氏曰：亦名雷首山。

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爲山名，陽爲山之南。

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爲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爲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于山南西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

東萊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傳苦苦菜也無與勿用也

疏此荼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菫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集傳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傳葑菜名也

集傳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一

明　後學張溥　纂

秦譜 漢鄭玄著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疏 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皐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云、皐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皐陶之子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　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太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爲諸侯、其女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

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本紀又云、惡來革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復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大駱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爲大駱之嗣、則從中濇以來世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爲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

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爲大國、以秦仲有德、故業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惟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逾謂靡逾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逾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

貢雍州云荊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君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上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更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 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大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爲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

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大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雒之地卽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卽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或本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覬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

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驖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繆公是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驖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

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秦一之十一

集傳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 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不同也 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 音牽地理志曰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於渭 渭之

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秦州卽今鞏昌

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卽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旣爲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讐也、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並弄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轍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旣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入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入、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已爲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廢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典二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釋文〕鄰本亦作轔、又作轔、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疏〕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爲句、朱子辨說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爲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安成劉氏曰、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顚、的顙也、寺人、內小臣也、

箋 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

釋文 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疏 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使寺人傳告，然後人得見之。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

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即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

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於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集傳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臨川王氏曰，白顛蓋名馬，騂騮盜驪赤兎的顱之稱。眉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傳 興也。陂者曰阪。下溼曰隰。又見其禮樂焉。耋，老也。八十曰耋。

箋 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

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言將後寵祿也。

〔疏〕言阪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爲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釋地云、下濕曰隰、李巡曰、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陂者謂高峰山陂、下者謂下濕之地、

隰濕也、 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美之而願仕也。 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日耋、此言八十日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已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也、

〔集傳〕興也、八十日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

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其快者、此所以爲興也、

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傳〕簧、笙也、亡、喪棄也、

〔集傳〕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

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秦與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箋〕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釋文〕驖、驪馬也、始命絕句、囿音又、沈又屯菊反、

〔疏〕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倫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

始命為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獵則就於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囿中。下章囿中事也。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園囿大同。蕃墻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囿者種菜植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於囿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雖以此序猶乎不復辨說。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據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詞。疑此詩亦作于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傳〕驖、驪。阜、大也。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

〔箋〕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疏〕言襄公乘一乘駟驖色之馬。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于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　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驖者言其色黑如驖也。○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軜。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覲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為馬之良也。　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此媚者。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

〔集傳〕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

兩轡納之於軜、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傳〕時、是。辰、牡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拔、矢末也。

〔箋〕奉是辰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疏〕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令故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 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群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貍也然則獸之供養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 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 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爲矢末以鏃爲首故拔爲末 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

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

〔集傳〕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葢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建安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縹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傳〕閑習也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箋〕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

則已習其四種之馬也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爲也

〔釋文〕歇本又作猲驕本又作獢

〔疏〕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於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於園中多所獲得也 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

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　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為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玉路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

戴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京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則噬謂瘈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始成之也

【集傳】賦也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埤雅云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尚輕疾故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駟驖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其犬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

多矣。

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足而已

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山西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

君子焉

〔箋〕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內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釋文〕小戎、王云、駕兩馬者、

〔疏〕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若久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

子、傳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爲夸大之義也、朱子辨說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西戎板屋、

〔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

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閔其君子

〔釋文〕楘音木、本又作鞪、歷錄也、曲轅上束也、歷錄一本作歷禄、驅本亦作駈、靷音胤、鋈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屢反、靷本又作靳、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覲反、無取於靷也、慎或作順、義亦兩通、文茵、以虎皮爲茵、茵、車席也、

〔疏〕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纏歷錄此

梁輈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
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
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
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
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
之騏馬與騧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
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
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
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
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　兵車兵
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
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收軫者相傳為然
軫者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為此軫
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楘者輈也言五
楘梁輈五楘是輈上之飾故以五為五束言

以皮革五處束之楘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
以為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輈
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輈從軫以前稍曲而
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鄉下句之衡則橫居
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考工記云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
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
并此輈深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
七寸為衡頸之間也是輈在衡上故頸間七
寸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
之車為淺為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
尺有六寸梈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
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轂
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梈者度兩漆之內相
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
記又說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

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故謂
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
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云兵車
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
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其深四尺四
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
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
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
車之軫比之為淺故謂之淺軫也人之升車
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
曰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
讀如遂宇之遂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
軫也　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
靷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所束驂
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靷
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

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
皮約馬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
材以木板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故云揜
軌也靷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今驂馬
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
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故
云所以引也太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
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
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駒而還服虔云
輈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
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巳之
御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
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
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謂銷此白金以沃
灌靷環非訓鋈為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
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

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苓也、靷所以引車也、鋈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　輈在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　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馵、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脚白者直名馵、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沈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　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集傳〕賦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

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

内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綦文也馬左足白日馵君子婦人曰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

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也

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

永嘉陳氏曰軓車[illegible]也前駕於服馬之背衡之後則承前軫宜還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爲主俱輈之不堅也故一輈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楘

安成劉氏曰梁輈即所謂軏也

廬陵羅氏曰車軾前曰軓蓋韅頭也韅車軸當靳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前有靳

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傳〕黃馬黑喙曰騧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在敵邑也

〔箋〕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也驂兩騑也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釋文〕鬣本又作䰕　軜音納內也

〔疏〕此四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騮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也謂爲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爲觼軜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釋言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

者蓋祖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黄色者爲騧馬　爾雅有騧白駁騧馬白腹騵則騧是色名說者皆以騧爲赤色若身黛俱赤則爲騂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騧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　盾以木爲之而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言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也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轡不須繫說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

集傳 賦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黄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也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傳 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箋 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鏤膺有刻金飾也此既閔其君

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釋文 俴駟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厹音求錞一音敦說文云矛戟下銅鐏伐如字本或作戭介甲也韔本亦作暢鄭注周禮云弓檠曰柲知本亦作智

疏 此閔人夸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爲其錞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韔二弓於韔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柲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

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思念之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明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蒙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尨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王言尨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爲尨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尨皆以義言之無正訓

也弓人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胸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婁胸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盤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然則竹閉一名柲也說文云緄繫也謂置弓柲裏以繩緄之因名柲爲緄考工記弓人注云緄弓柲也角長則送矢不疾則見緄於柲矣是緄爲繫名也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韔中也 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鏤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

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 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集傳】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柲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念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廬陵李氏曰柲狀如弓

小戎三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爲將

師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
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
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
謂板屋者、可見是代西戎時事、故先王於
序下雖以爲時出無所據而未可知、
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爲說也、

序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
焉。

箋 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敎日久矣。
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
服焉。

朱子辨說此詩未詳所謂
然序之鑿則必不然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
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傳 與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
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伊、維也、
○○○○○○○○○○○
一方難至矣。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
○○○○○○○○○○○○
以至也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
之○

箋 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
戾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
政令者。得周禮以敎之則服。伊、當作緊、緊猶
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
邊。假喻以言遠。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
能得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
見也。

釋文 薕音廉、緊、於奚反、遡、蘇路
反、洄音回、宛、本亦作苑、

疏 毛以爲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未堪爲用、
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
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敎、必待
周禮以敎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所謂
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
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若逆流遡
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
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
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
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
之內、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爲欲求
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
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賢者難進而易退、
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郭璞曰、蒹似
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
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兖

州澄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爲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凝爲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爲霜、探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薄、充歲事也、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須用禮樂以求之、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云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知周禮。故易傳。 孫炎曰、逆溯者、逆流也、順溯者、順流也、 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集傳〕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蒹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 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華谷嚴氏曰、蒹一名薕、又名荻、一物而三名、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爲薕箔、因以得名、葭蘆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孔氏曰、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葦、萑、荻也、又名薍、亦一物而四名、蒹葭萑三物共十二名、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隒也、躋、升也、坻、小渚也、

〔箋〕未晞、未爲霜。言其難至如升阪。

〔釋文〕淒本亦作萋、躋本亦作隮、

〔疏〕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此言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爲霜也、 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湄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甗隒、隒是山岸、水是水岸、故云水隒、 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集傳〕賦也、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傳 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涘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箋 右者、言其迂迴也、

疏 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涘沚爲韻

集傳 賦也、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序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疏 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修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爲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字異也、

廬陵歐陽氏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襄公亦嘗一以兵至岐、秦人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傳 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稻、梅、柟也、宜以戒不宜也、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

箋 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之、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釋文 條本又作樤、稻、山楸也、沈云孫炎稱荊州曰柟、揚州曰梅、重貫揚州人、不聞名柟、渥漬丹如字、韓詩作沰、沰楢也、渥如字、本亦作厚字、

疏 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旣戒令修德、又陳其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旣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地理志栒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稻山榎、李巡曰山楸一

名稻也。孫炎曰。條稻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柟。釋木云。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柟。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機疏云。稻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作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聚。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錦者雜采爲文。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

素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爲疑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鄭坊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朝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集傳〕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疏〕按集注本作杞。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

一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據經云基堂二
物箋惟釋堂亦以基亦是堂　黻皆在裳言
黻衣者衣大名
繡裳異其文耳與

集傳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
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
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
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

是詩也

箋三良三善人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
自殺以從死

疏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
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
也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
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主傷善人
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主為之
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
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
朱子辨說此
序最為有據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
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
壽命終亦得其所子車氏奄息名乃特百夫
之德慄慄懼也殲盡良善也

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若不安則移興
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

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言誰從穆公者傷
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穴謂塚壙中也秦人
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為之悼慄言
彼蒼者天愬之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
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
人之甚

疏毛以為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
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
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　鄭以為交交
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

去以與臣仕於君以求行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 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 子車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

〔集傳〕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之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傳〕防比也

〔箋〕仲行字也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集傳〕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東萊呂氏曰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傳〕禦當也

〔集傳〕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集傳〕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

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
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
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
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
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
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
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
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

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
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
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
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
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
爲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

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
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
死一事、說者以爲穆公之命、夫屬纊方亂、
未可遽從。惟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
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
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

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錮三泉、令匠作機
弩、有穿近者、輙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
之墓也、

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
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
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
者夫子且以爲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
公旣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
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
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
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
之祀又絕、嗚呼不仁
之禍、及子孫如此、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朱子辨說此婦人念其
君子之詞、序說誤矣、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傳〕鴥、疾飛也、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
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駃疾如晨風之飛入
北林。思望之。心中欽欽然。今則忘之矣。

〔箋〕先君、謂穆公、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

望而憂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

釋文 鴥說文作鴥，尹橘反，疾飛貌，字林于叔反。鸇字又作鱣，草木疏云，似鷂青色。

疏 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能招賢，故賢者疾往而歸之。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　鴥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陸機疏云，鸇似鷂，青黄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

集傳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安成劉氏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爲。因問之，乃其妻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傳 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箋 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

疏 釋木云，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内人謂木蓼爲櫟，椒樧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

集傳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　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

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傳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釋文　檖音遂、或作遂、

疏　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為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檖赤羅、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集傳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疏　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是其好攻戰也、

朱子辨說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傳　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箋　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于、於也、怨耦曰仇、

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疏　毛以為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為仇匹、而往征之、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　鄭以為康公平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及王法於是興師、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玉藻云、纊為襺、縕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

襺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與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箋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用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盧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二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諸侯不得專輒用兵，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秦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常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凡從王出征，及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往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鴇羽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集傳　賦也。袍，襺也。戈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思，足以相

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章放此。

周禮曰：戈秘六尺有六寸，秘猶柄也。止齊陳氏曰：襄公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嘆乎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傳　澤，潤澤也。作，起也。

箋　襗，褻衣，近污垢。戟，車戟常也。

疏　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名衣，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其褻衣近汚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車戟常，考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集傳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

偕行。

傳行、往也、

集傳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集傳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知也。

慶源輔氏曰、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猶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爲秦、而不復存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

疊山謝氏曰、幽王没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讐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爲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爲討賊復讐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讐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囂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眞秦之民也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

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釋文〕麗本又作驪

〔疏〕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驪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以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舅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

朱子辨說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拙拘滯大率如此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傳〕母之昆弟曰舅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箋〕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

〔疏〕母之昆弟曰舅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 釋親 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集傳〕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華谷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歉然猶以爲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傳〕瓊瑰、石而次玉。

〔疏〕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巳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懐、懼不敢言、後三年而言之、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惡見食之、故惡之耳、

〔集傳〕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巳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日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懐思耳、

瓊瑰石而次玉、

曹氏日玉佩珩璜琚瑀之屬、

渭陽二章章四句

〔集傳〕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懐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日、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黄、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日、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

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疏〕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故刺之、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傳夏、大也、承、繼也、權輿、始也、

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

疏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 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

集傳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桂氏曰供、給、億、安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傳四簋、黍稷稻粱、

釋文簋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

疏考工記云、旊人為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王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集傳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

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一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二

明 後學張溥 纂

陳風

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

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嬀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宓犧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疏】昭十七年左傳梓愼曰陳者大皡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皡又號虙戲故速言之虙戲卽伏羲字異音義同也　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于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太姬又武王之女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于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舜旣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胡周賜之姓使

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太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

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三王之後矣　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於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卽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撿鄭居撿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撿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卽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　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詩稱擊鼓于

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揔名故漢書唯言好巫　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枌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王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

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在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

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陳一之十二

〔集傳〕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遏同）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陳州卽其地也、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朱子辨說、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諡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傳子、大夫也、蕩、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

〔箋〕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此君信有

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

【疏】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縣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

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故易傳也。

【集傳】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蕩，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傳】坎坎，擊鼓聲。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

【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疏】毛以爲坎坎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機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閒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集傳】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傳】盎謂之缶。翿，翳也。

【釋文】盎，本亦作瓮。

【疏】盎謂之缶，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盎，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

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翿作纛音義同、

〔集傳〕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釋文〕枌符云反、亟欺冀反、

〔疏〕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于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縣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傳〕枌白楡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

〔箋〕之子、男子也、

〔釋文〕栩況甫反、杼常與反、說文丈與反、婆說文作媻音同、

〔疏〕孫炎曰、楡白者名枌、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明是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　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集傳〕賦也、枌白楡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於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傳〕穀善也原大夫氏也

〔箋〕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

〔釋文〕旦鄭音旦本亦作旦苟且也差工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

〔疏〕言陳國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卯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 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 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刺其以美景廢事 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上處 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集傳〕賦也穀善差擇也 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黃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于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于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傳〕逝往鬷數邁行也荍芘芣也椒芬香也

〔箋〕越於鬷摠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摠行欲男女合行男子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繇

〔疏〕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于是以麻總而行至于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女顏色之美如荍之華然見我說女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 鄭唯以鬷爲摠言于是男女摠集合行爲此淫亂餘同 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 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商頌稱鬷假無言爲摠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摠 舍人曰荍一名蚍衃郭璞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艸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

〔集傳〕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也

又名荊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
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
悅之詞曰我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
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濮氏曰芘芣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蟻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 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雖以東門之枌

序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箋 誘進也掖扶持也

釋文 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

疏 誘使自強行道令與國致理也

朱子辨說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傳 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

箋 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于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瘵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釋文 樂本又作瘵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有作瘵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瘵字當從瘵下作瘵案說文云瘵治也瘵或瘵字也則毛正作樂鄭本作瘵下注放此

疏 毛以爲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說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 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瘵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餘同 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

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邶國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思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辭，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歎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

〔集傳〕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為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　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箋〕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集傳〕賦也。姜，齊姓。

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箋〕宋，子姓。

〔疏〕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

〔集傳〕賦也。子，宋姓。

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

衡門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朱子辨說，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晤，遇也。

〔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

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釋文〕漚，烏豆反。緝，七立反。西州人謂績爲緝。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

〔疏〕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㡛氏以涗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湪。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貴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也。

〔集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釋文〕紵字又作苧。

〔疏〕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集傳〕興也。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言，道也。

〔疏〕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集傳〕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

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茅也。黃華者俗名黃茅，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茅，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疏〕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傳 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期而不至也。

箋 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晩也。失仲春之月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疏 毛以爲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興晩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而大矣、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爲期、至于明星煌煌然、夜已極深而竟不至也、鄭以失時謂

在仲春之後、爲興、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秋冬爲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雖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　箋亦以楊葉之盛、興晩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牂、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數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内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　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爲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

集傳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楊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　此

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傳 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釋文 肺、普見反、又蒲具反、晢、之世反、

集傳 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爲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爲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

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於導民可不謹哉

序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箋 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

釋文 佗本亦作佗、五父也、史記以爲厲公、殺音試本又作弒同、

疏 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 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免當代父爲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弒君言之、箋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

令佗誅退惡師、則弒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于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爲君、則身爲公子、爵非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朱子辨說陳國君臣、無事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刺、見書于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傳 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夫、傅相也、昔、久也、

箋 興者、喻陳佗由不親賢師傅之訓、至陷於誅絕之罪、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

釋文 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誰昔如字、

疏 言墓道之門、幽間由希覯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覯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若不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 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人有門、故云墓門、弒君之賊、于法當誅其身、絕其祀、故云陷于誅絕之罪 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知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師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傳、言或爲傅者、正謂此訓夫爲傅也、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傅相、

集傳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

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爲惡初動于隱微猶有懼人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爲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傳 梅枏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訊告也

箋 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之而惡歌謂歌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之謂告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于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釋文 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

疏 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樹善惡自具本未必惡徒有鴞鳥來集于其上而鳴此鴞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急乃思則無及于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 鴞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爲梟爲鴟俗說以爲鴞卽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尙施之以其美故也

集傳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今謂之鵂鶹亦名怪鴟萃集也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 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濮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鴞數鳴楚辭注鵩鴞二物又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

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莊子見彈鴞求鴞炙是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言信讒。君子憂懼焉。

朱子辨說、此非刺其君之詩、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傳〕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侜、張誑也、

〔箋〕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侜張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

〔釋文〕邛、其恭反、苕、徒彫反、侜、說文云、有廱蔽也、予美、韓詩作娓、音尾、娓、美也、忉、憂也、

〔疏〕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君子懼已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其使侈心忉忉然而憂之、○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少生尤美。故邛爲丘。邶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蝱。是美艸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于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草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集傳〕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

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濮氏曰、侜、謂誑誕、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爲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惕惕、猶忉忉也、

〔疏〕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

甓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言又云、瓴甋謂之甓、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甎甋也、今江東呼爲瓴甓、鷊、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璣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集傳〕與也、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朱子辨說、此不得爲刺詩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傳〕與也、皎月光也、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箋〕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思而不見則憂。

〔釋文〕皦又作皎、佼字又作姣、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嫽、同音了、

〔疏〕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皙、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　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光、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爲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　釋訓云、悄悄慍也、故爲憂、

〔集傳〕與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　錢氏曰、默憂也、　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釋文〕懰、劉本又作劉、好貌、埤蒼作嬼、嬼、妖也、懮、舒貌、慅、憂也

〔集傳〕與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

臨川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集傳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疏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于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朱子辨說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箋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

疏國人責之云、君何為于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兮。靈公為人所責、觝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以文辭反覆、若似對荅前人、故假為觝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

集傳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坂詩中曰株林、

又曰株野、又曰株、

王氏之言是也、

駕我乘馬、說於株野。乘我乘駒、朝食於株。

〔傳〕大夫乘駒、

〔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疏〕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暮夕而說舍于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于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故刺之也、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集傳〕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集傳〕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于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也。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箋〕君臣淫於國、謂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

〔疏〕毛以為男女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于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毛于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

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傳〕陂澤障也荷芙蕖也傷無禮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箋〕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三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

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之寤覺也

〔釋文〕本亦作夫渠　本亦作渠

〔疏〕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爲草甚柔弱荷之爲葉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發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以刺時也　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　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　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

〔集傳〕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說文曰蒲似莞而偏有脊滑柔而溫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

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傳蕑蘭也、卷好貌、悁悁猶悒悒也、

箋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

釋文蕑毛古顏反、卷本又作婘、悁烏玄反、

疏溱洧秉蕑爲執蘭、則知此蕑亦爲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以上下

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俗本多無之、

集傳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三山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傳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

箋華以喻女之顏色、

釋文菡本又作莟、又作䓘、戶感反、萏本又作蓞、大感反、

集傳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厄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眉山蘇氏曰、變風終于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二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三

明　後學張溥纂

檜譜　漢鄭玄著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其國北隣於虢。

疏　昭十七年左傳梓愼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為文、則為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禹貢云、

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卽鄭地、外方在
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
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
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滎縣東
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酒側、檜國
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
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
是檜居溱洧之間、　鄭語云、祝融其後八
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也、董姓、鬷夷豢龍
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
姓、鄔鄶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
也、通楚爲芊姓、是八姓也、雖同出祝融、
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楚世
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
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
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卽
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
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
後、鄭語云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
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
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
回爲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
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
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
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　案
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
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
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
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
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
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

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
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
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
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
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
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云、自
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
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
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地理志河
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
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理
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
年左傳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
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傳言虢
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
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言北隣於虢者、以鄭

滅虢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
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隣者、謂
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
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
滅之、西虢則
晉獻公滅之

檜一之十三

〔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
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盧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居溱洧之間、其
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

遷國焉、今之鄭州、卽其地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釋文〕陸曰、檜本又作鄶、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妘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箋〕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疏〕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以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卽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則狐裘亦美可知、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國無政令。使我心勞。

〔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

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强于政治。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

【疏】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遙；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變易常服也。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遙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强於政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

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卽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旣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旣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禮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而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

玄用深衣而已，故刺其服羔裘也。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與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也。

【集傳】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傳】堂，公堂也。

【箋】翱翔，猶逍遙也。

〔集傳〕賦也。猶逍遥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悼，動也。

〔箋〕悼，猶哀傷也。

〔疏〕上言羔裘易衣表，此言裘色鮮美。

〔集傳〕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箋〕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疏〕喪禮，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爲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言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人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韠，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南豐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期之服，然宰我謂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

〔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欒欒然膄瘠也。勞心者，憂不得見。

〔疏〕毛以爲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卽除服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戚之人，其形貌欒欒然膄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

傳傳然而憂之兮、 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縞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以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文言彼棘作戒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慼者、其人必瘠、故以欒欒爲瘠瘠之貌、定本毛無瘠字、 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期即釋服、三年

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王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

〔集傳〕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傳傳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爲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傳〕素冠、故素衣也、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聊、猶且也、且

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疏〕毛以爲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家、 鄭以爲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君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 傳以冠衣當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 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爲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之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

衣謂振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惟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

集傳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箋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

疏毛以爲幸望見辟祭之素韠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鄭惟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　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爲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制之、禮記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　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美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爲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視其行也、

集傳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集傳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箋〕恣謂狡狭淫戲、不以禮也、

〔釋文〕萇楚、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狭本亦作猗、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傳〕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夭、少也、沃沃、壯佼也、

〔箋〕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疏〕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萇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之無配匹之意、若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花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没、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集傳〕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集傳〕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集傳〕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朱子辨說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箋〕周道、周之政令也。回首曰顧、

〔疏〕此詩周道既滅、風爲之變、俗爲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嘌、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廻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爲無道變者、尙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爗爗震電爲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

〔集傳〕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傳〕廻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釋文〕嘌本又作票

〔疏〕李巡曰、廻風旋風也、一曰飄風、

〔集傳〕賦也、回風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傳〕漑、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周道在乎西、懷、歸也、

〔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

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釋文】亨、煮也、溉本又作摡、鬵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疏】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我則溉滌而與之釜鬵、以興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溉之釜鬵、欲歸與亨者之意、懷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釜鬵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　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是溉滌皆洗器之名、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梁州謂甑為鉹、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　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　檜在榮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　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集傳】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

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彊不淩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弱之國、征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三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四

明　後學張溥　纂

曹譜　漢鄭玄著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常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疏〕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

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二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濟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禹貢兗州云雷夏菏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曹都所在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　地理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　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王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是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都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畧餘國而不言也　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彊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頑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頑甫不成爲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

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卽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卽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曹一之十四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音歌亦作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卽其地也曹州今改爲曹縣隷山東兗州府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釋文〕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朱子辨說言昭公未有攷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傳〕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

〔箋〕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

〔釋文〕楚楚如字說文作䘤䘤云會五采鮮色也渠本或作蟝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蛒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也

〔疏〕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言我心緒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蟯者誤也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刺小人也卒章麻元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亦君之衣裳

〔集傳〕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

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 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傳〕采采、衆多也、息、止也、

〔疏〕楚楚爲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裳之貌也、

〔集傳〕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潔、

〔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說、猶舍息也、

〔釋文〕掘、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蟹、說音悅、協韻如字、

〔疏〕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興昭公羣臣皆麻衣鮮潔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爲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依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恃也、 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 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

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爲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篇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集傳〕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閔之、如亡國

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序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朱子辯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傳 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箋 是謂遠君子也。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釋文 何、何可反、又音何。祋、都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其謁反。殳、市朱反。其音記、服謂之芾。緼音溫、赤黃之色。黝、黑色。

疏 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案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為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掌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為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說文云、祋、殳

也。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非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佩玉之珩也。黑為之黝、青為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

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僖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之狀。

〔集傳〕與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此剌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孔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殳俱是短兵、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

濡其翼乎、

〔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疏〕毛以爲維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常乎、言必亂其政、鄭上二句別義、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機疏云、鵜水鳥、形似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集傳〕興也、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本草曰、如蒼鵝、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爲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因名逃河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傳〕咮、喙也、媾、厚也、

〔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

〔釋文〕咮、鳥口也、

疏 重昏嬬者情必深厚故嬬爲厚也

集傳 興也咮喙遂稱嬬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傳 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箋 薈蔚之小雲朝升于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

則下民困病矣

疏 薈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爲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爲喻天者無大雨則歲穀不熟婉兮而少孌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

集傳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 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

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序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釋文 鳲音尸本亦作尸

疏 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駁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朱子辯說此美詩非刺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傳 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箋 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

釋文 秸居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慕下上時掌反

疏 言有鳲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爲巢，而其子有七兮，鳲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使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裹結之兮。概曹君用心不均也。 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

集傳 興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 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廬陵羅氏曰：爾雅作鳲鳩，又名穫穀，陸機又名擊穀，又名桑鳩，或謂之肩題，齊人名擊正。本草曰：北人云撥穀，似鷂長尾。華谷嚴氏曰：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木土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傳 飛在梅也。騏，騏文也。弁，皮弁也。

箋 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

釋文 騏，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璂，云弁飾也，往往置玉也。或亦作璂。

疏 言鳲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一梅，足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興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爲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 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爲之，璂以玉爲之，餘同。 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凶事弁經服。知此是皮弁者，以韋弁、冠弁、弁經非諸侯常服，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

綠謂大帶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三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三璂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文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

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綦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綦

集傳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 言

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 忒疑也正長也

箋 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

疏 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

集傳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箋 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

釋文 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

實如小栗

集傳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脩，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

序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朱子辯說：曹無他事可攷，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傳 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

箋 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

釋文 浸本作寖，子鴆反。稂音郎，徐又音良。愾，歎息也。說文云：大息也。

疏 洌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稂非灌溉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遭之亦困病。愾然我寤寐之中，覺而歎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也。鄭唯稂草有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水，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故以苞爲本。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箋以苞稂則是童粱，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集傳 比而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

以念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傳 蕭蒿也

集傳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傳 蓍草也

集傳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

見大雅公劉

陸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爲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傳 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箋 有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疏 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 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 知郇爲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爲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 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

明王賢伯也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當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也

集傳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 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

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三山李氏曰郇國今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集傳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

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華谷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慶源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旣嘆想慕之而已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四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五

明　後學張溥　纂

豳譜 漢鄭玄著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

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疏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生民云即有邰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公劉篇說公劉爲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閒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栒邑也言自邰而出者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

奔戎狄之閒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公劉篇說遷豳事皆詳悉自邰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而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王書序云太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太康爲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適豳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取不窋事爲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閒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篇具述居豳愛民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　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

山之北公劉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
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本紀云公劉復
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
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金縢云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
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金縢唯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
亦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爲
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
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公
劉遭夏人之亂太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
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蠶農爲務使衣食
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愛
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明出居東都恐王
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
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
矣無以幾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
劉大王以比己身序已志序云周公遭變
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
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
美成王無故說先王之風化陳王業之艱
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己志也先公
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太王者以公
劉初居豳之主太王終去豳之君則是先
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
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僕者故知周公所
念念此二人然太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
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
其亦念太王者緜篇云民之初生自土沮
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

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太王也鄭
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非謂居東二
年始作七月也序云周公遭變卽作當是
初出之年也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
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
平其出居東都也其人攝王室也常守專
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太王之所爲
也周公作詩之時自有此二人之意及其
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太師別其詩
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豳國之變風焉
此乃遠論豳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爲
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之
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
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
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
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
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之事
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
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
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
豳公之政東山以下王述周公之德正是
變詩美者故亦爲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
不繫豳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
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王者意爲雅不得
列爲風也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
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豳風鴟鴞以下
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
豳風 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
德宜在雅今在風何荅曰以周公專爲一
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
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
詠周公之德也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

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考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是於周公為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三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後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二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

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為太宰以右王室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尚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朞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

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康誥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譚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北序已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滕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群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故金滕之前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群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群臣若啟金滕之後則群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金滕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

居攝之時亦矣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太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滕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

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爲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爲是喪中即攝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六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向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

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彼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與否、其編纂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十五年營成周、及太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豳一之十五

〔集傳〕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

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因攝其政、此謂不能涖阼、而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而言也、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新安胡氏曰詩乃周家之詩。豳特夏之列國耳。蓋七月惟言豳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爲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象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邠州、即今邠州、京兆府、即今西安府、並隸陝西、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疏毛以爲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陳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 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

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辟皆同作辟子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獲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

衣則不然惟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日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谷食爲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所故更本春日采蘩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四章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方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衣食已具卒

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男功之助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冬之月事在正後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又養蠶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助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四章

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傳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箋 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同猶俱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

釋文 觱音必說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颲饁野饋也字林于劫反畯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饎夏戸雅反下桼夏夏小正同晚寒謂晚節而氣寒也

疏 毛以爲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

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

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酒食爲異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 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

寒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
暑之候知此兩月昏中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
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衛反之故十二月
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
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
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晧問月令季夏火
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
也不知夏至中星名荅曰日永星火此謂大
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
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
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
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
次非心火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
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
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
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東方南方皆
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
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
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凡大火之次亦
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
之心星別 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
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
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
一二紀之也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
二之日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三之日夏之
正月謂建寅之月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
為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
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
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
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
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

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月或月不以數配參差
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
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
以牙蘗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
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
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
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
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
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葽始
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知稱日由其物生也三
之日四之日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
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若云一月二月則
舉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
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
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
一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
月為是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
為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
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仲冬之月待風乃
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 箋不云
蠶月則當蠶而云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
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績
可以當之且五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
事屬此 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
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
當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今言
豳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
寒鄭志荅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
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
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小異散則通
名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孫炎云饁
野之餉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

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故於田農之特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際知爲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 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故知喜謂爲饎李巡曰得酒食則喜勤也孫炎云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屏身就耕民公埏壟畝之間共飲食乎斯不然矣大夫勤迎劬公籩豆有踐鄭人愛國君欲授以飧何獨田畯不可爲之設食也

集傳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

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又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

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廬陵羅氏曰邦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邦古以木為之易曰斲木為邦揉木為耒亦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又曰謂闓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

濮氏曰耜以起土者言之

張子曰慮事有豫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為言

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事之豫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

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

所貴以豫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二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

〔箋〕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也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釋文〕離本又作鵹作鸝同力知反釋本亦作穉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

〔疏〕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

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
言始與豳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倉
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邃之
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
微行爲牆下徑 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計
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凄凄春言遲遲
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
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
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
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急促唯
覺寒氣襲人故以凄凄言之凄凄是凉遲遲
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蘩
皤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蘩云皤蒿也此
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云皤蒿也白
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蠶
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

感之意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爲生始然
則胎始義同故爲始也諸侯之子稱公子言
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王肅云豳君
旣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
婦人謂嫁爲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
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率民故
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
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
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
而生此志申傳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
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
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豳國之風詩
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
謂豳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
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
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

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
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
風雅頌他別言豳雅豳頌則豳詩者是豳風
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
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豳詩
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
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
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
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
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獲稻爲酒是豳雅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
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
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也籥章注
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
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觱發之
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

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
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
月又有獲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
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獲稻釀酒亦
爲豳頌皆與此異者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
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
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
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
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
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
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羣臣之事文王陳祖
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
故爲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
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周公陳豳公之
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
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

豳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
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集傳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厚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張子曰此言重昏姻本人情又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

歸民愛豳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傳 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

箋 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條桑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也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釋文 畜本又作蓄 銎曲容反說文云斧空也

疏 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

月條其桑而采之者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以繩猗束而采之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絲則染爲玄則染爲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爲公子裳也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　釋草云菼薍樊光云菼初生葭騅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薍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

之事云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爲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　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爲裳故云自始至成也　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然犄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荑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　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

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黑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

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上記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也祭服尊故也　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豳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耜舉趾下云再續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鵙

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
字如七蕭之此說理亦可通月令仲春之月
倉庚鳴此云鵹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
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
其皆入室此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
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
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
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
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後可知也孫毓以爲寒
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
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
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
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蕭霜乃晚於中國非
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涸亦晚也天官
染人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
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

及盛暑熟潤浸湛研之三月而後可以考工
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
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夏翟
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
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
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
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
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蠶績所得
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
特說之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貍云爲
公子裘與此同

集傳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
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遠揚遠
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
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
陽明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
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
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
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
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

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
爲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
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
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
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
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
之意

臨川王氏曰蠶長川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
又曰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爲候麻

成於陰氣之應時故以鵙爲候安成劉氏曰蠶月雖不可指定其月然其既條取人桑彼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屬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又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者惟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眉山蘇氏曰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

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鵙鶪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爲題鴂即鶪也

程子曰爲公子裘獻豣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

〔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艸也、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豣、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豵。

〔疏〕四月秀者葽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至太寒之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貉取

皮麃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豵獻大豣於公戰鬭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備矣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異名則以英秀對文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葽是草也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釋蟲又云蜺寒蜩郭璞曰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

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穫謂禾可穫也　萯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正與萯爲一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令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萯與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萯草故云物成自秀萯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于謂往也于貉言往狐貍言取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孟冬天子始裘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

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須賜故也　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云貍製貍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裘以供尊者　豵入私豜入公則豜大豵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也　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敎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皆云絕有力麉箋意蓋以麉爲兕麕有力者也

〔集傳〕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萯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　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

以爲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廬陵羅氏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土謂之小草劉向云萯味苦謂之苦萯本草云遠志又有棘菀繞萯細草三名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受胎于下萯感之而早秀

臨川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萯言月何也秀萯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萯感陰氣而先秀蜩感陰氣而先鳴

張子曰秀萯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西氏眞氏曰上言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

織之勞，以爲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傳】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

【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爲此四者以備寒。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釋文】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向，韓詩云：北向窗也。曰爲，上音越，下音于僞反。一讀上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爲。

【疏】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牖，墐塗荊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豳人又告妻子，言已穹窒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曰爲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也。斯螽，又云螒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以窒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鄉，牖屬。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

【集傳】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

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戶冬則塗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

言覩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

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陸氏曰斯螽股似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蚱蜢

華陽范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

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

安成劉氏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記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邠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為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之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法也

龜山楊氏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為蠶績之候以秀葽隕蘀其穫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

豐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墐戶入室所以

盡人事之當為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傳〕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箋〕介、助也、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釋文〕菽本亦作叔、藿也、瓜字或加艸、非、

〔疏〕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食、棗當剝擊取之、皆是食也、獲稻作酒、云以介眉壽。王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鬱薁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荼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 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

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蘡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官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薁李卽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青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介、右也、言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爲助也、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樗唯堪爲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荼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食以供常食也、

〔集傳〕賦也、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

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

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本草注曰、葡萄卽蘡薁、生隴西五原山谷、又曰梗糯通名爲稻、糯溫故以爲酒、又曰樗木類椿、江東呼爲鬼目、葉脫處有痕如眼目、故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也、

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

爾雅曰、莖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

濮氏曰、菽豆葉謂之藿、

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爲老者之具、食瓜以下、

皆爲壯者之食

永嘉陳氏曰取豵以爲私取豜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

豐城朱氏曰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然老病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入爲上出爲下宵夜綯絞也乘升也

〔箋〕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釋文〕場本又作塲直良反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穜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說文云稑或從翏後種先熟

〔疏〕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囷倉之中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稻既已積聚矣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之以待耕耘之時所以止息豳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所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趨時也

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

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圃者外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東山云町畽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烝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別稱

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

箋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

民事且上云塞向墐戶是邠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爲之祭見公家祭禮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來年鋤耘而止。命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集傳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

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是也索綯也綯索也乘升也　言納于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綯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說文曰秸禾藁去皮

廬陵羅氏曰稻稌也音杜秫音述糯也苽音孤雕苽也亦作雕胡即枚乘所謂安胡飯本草注曰稻米有秔有糯秫米是粟秫似黍米而粒小不堪爲飯最粘宜作酒苽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粱米皆是粟類

東陽許氏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

臨川王氏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有廬也。出而作于田。入而休於室皆受之以時

安成劉氏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門蟋蟀入牀下而塞向墐戶之時也。又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猶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蠶之用也。

三山李氏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一歲
慶源輔氏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日
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一
我稼既同謂畢聚也上入執宮功觀上之一
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爲公室宮府之役
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
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七月
之民其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
上
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
如修完屋廬牆垣之類皆爲來歲
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

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于山林冲冲鑿冰之
意凌陰冰室也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
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
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
也

〔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
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
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
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
公禮教備也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
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
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
豳頌

〔釋文〕冲聲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滕音凌韭或加艸非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
刷爾雅云清也三蒼云埽也[illegible]埽也稱所六反開音閒兕本或作光觥本亦作觵

〔疏〕毛以爲豳公教民二之日使人鑿冰冲冲
然三之日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
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
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
者是露爲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
畢於是設兩樽之朋酒將爲饗禮其牲用犬
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
故特爲殺羊乃升彼明堂序學之上舉兕觥
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豳公使
得萬年之壽無有疆竟之時美先公禮教周
備爲民所慶賀也　鄭以爲民事畢國君閒
暇設朋董之尊酒饗勞羣臣作人飲之禮曰
殺羔羊以爲殺羔羞羣臣皆升彼公堂有司乃
舉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

君使君萬壽無疆 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
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
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
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冲冲非鑿非鑿故
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案天官
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
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
其凌者三倍其冰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
所容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
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
出之又早者鄭荅孫皓云豳土晚寒故可夏
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始
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
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蔟二
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大蔟為
律夾鍾為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
至二月猶云大蔟用事 昭四年左傳說藏
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
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
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
昴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
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
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
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
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已過於
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
夏節日在畢十二度畢去日半次然後見是
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
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
還謂建丑之月祭玄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
羔而祭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玄寒之神
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

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
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服虔云祿位謂大
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
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
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
以是時出之鄭荅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
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鄭意以西陸
爲昴爾雅正文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
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
啟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服
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
故祀其神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
寢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祭韭者蓋以
時非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
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
秋刷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
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
以啟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
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以三
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
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
出言之 肅音近縮故肅爲縮也月令季春
行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栗亦
謂縮栗乾燥之意也朋者黨類之言此言朋
酒則酒有兩樽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
民自飲酒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
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
發此言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諸說
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
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
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
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

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賓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

斯饗。謂國君閑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烝謂特牲。體謂爲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爲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公堂學校。謂黨之序。以公法爲學。故稱公。天官酒正云。凡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吉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爲。俱教孝弟之道也。

〔集傳〕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

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於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

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埽場地也兩尊日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旣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

孔氏曰鄉飲酒有四。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

廬陵李氏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

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卽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成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

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葽純陽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薁為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

西山真氏曰以詩考之其心無一念不在

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釋文〕遺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

〔疏〕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 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 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後異也

朱子辨說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傳〕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

〔箋〕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

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
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
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
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
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
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
欲誚之。此之由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
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稚子也。以喻諸臣

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釋文　鸋乃丁反。郭音寧。鴂本又作鴂。竇。一云竇也。

疏　毛以爲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
其意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
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
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
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
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爲修德教。有此王
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甚愛此甚惜此二子。
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故不得不誅之也。
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
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
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
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

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
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
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
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
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
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
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
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爲辭耳。　方言云。自關
而東謂桑飛曰鸋鴂。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
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如
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
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
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
曰巧女。　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
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
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

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
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
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
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則鄭意以屬臣雖爲
王得罪。猶未加刑。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
假以官位土地爲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
大急細。棄人求土也。　釋言云。鬻稚也。郭璞
曰。鬻一作鬻。是鬻爲稚也。言鬻子之病。則謂
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　箋
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
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
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
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指稚子也。則稚
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
經解喻尊猶言
昊天斥王也。

集傳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

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爲梟爲鴟蓋梟之類也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爲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

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爲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傳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箋綢繆猶纏緜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

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釋文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illegible]桑皮也音同

疏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　鄭以爲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

官位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根於成王、王勿得誅絶之也、徹、即剝脱之義、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取其皮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而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戸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爲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箋以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興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意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

【集傳】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戸、其出入處也、 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慶源輔氏曰言己之深愛王室、先事爲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爲周公平日勤勞、皆自爲己謀、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傳】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爲、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于大鳥之難、謂我未有室家、

【箋】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我作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故。

【釋文】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蓄、本亦作蓄、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韓詩云積也、瘏本又作屠、音徒、撠京劇反、本亦作戟、挶、俱局反、説文云持也、

【疏】毛以爲鴟鴞言己作巢之苦、予手撠挶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蓄爲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管蔡之輩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 鄭以爲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大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己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曰未有官位土地、故勞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説文云撠持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七

月傳云蘞爲萑此言萑葦謂蘞之秀穗也出
其東門箋云荼英然則荼蘞之秀其物相
類故皆名荼也茹訓始也孔之初始必有爲
之故云租爲也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
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蔡意
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王肅云
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
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集傳】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
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也卒盡瘏病也室
家巢也　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
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
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
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
維音嘵嘵
【傳】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
【箋】手口既病羽毛又殺敝言己勞苦甚巢之
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
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
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
【釋文】譙字或作燋殺色界反嘵呼堯反
【疏】毛以爲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
殺予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羽尾殺敝乃
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
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
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爲風雨之所漂
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嘵嘵然而恐懼
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爲內人所振
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己亦嘵嘵然而危懼
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也
鄭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
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爲成王所漂搖將誅絕
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嘵嘵

嘵嘵喻告訴之意也　王肅云言盡力勞病
以成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嘵
嘵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
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嘵嘵而懼
【集傳】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
嘵急也　亦爲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
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
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
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
汲也

慶源輔氏曰流言自以周公爲已謀而周公自以王室爲已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

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爲誇謂王室爲子室而不爲嫌良以曉曉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集傳事見書金縢篇

金縢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爲避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誚讓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

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與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

迎公以歸之後也。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

〔疏〕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等、三年而歸。歸士者、從軍士卒。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道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嚴已解矣。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

朱子辨說、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傳〕慆慆、言久也。濛、雨貌。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如其倫之喪。士、事。枚、微也。蜎蜎、蠋貌。蠋、桑蟲也。烝、窴也。

〔箋〕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西念而悲。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初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塡塵同也。敦敦然獨宿于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

釋文 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蠋音蜀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從穴下眞寘塡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寘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疏 毛以爲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慆慆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落勞苦之甚周公既

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慚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蜎蜎然者桑中之蠋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與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爲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 鄭唯我東曰歸一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 幾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內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傳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 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爲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 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是枚爲細物也 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鬭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 釋蟲云蜎烏蠋

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 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也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爲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寘塡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集傳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音獲又音畫微也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

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永嘉陳氏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遇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華陽范氏曰人之情憚征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征可知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壍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傳】果蠃括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

【箋】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

【釋文】蠨音蕭說文作蟰音夙蛸所交反郭音蕭町字又作圢音同疃本又作畽字又作壇委黍本或並作蟲邊蹟起宜反今詩義長踦長腳蜘蛛燐又作蟒翳又作繄

【疏】釋草云果蠃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値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爲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畽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

飛而有光之貌。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沉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毛以螢火爲燐非也。

〔集傳〕賦也。果蠃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傍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本草曰。栝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藤蔓。實在花下。大如拳。九月熟。又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

陸氏曰。蠨蛸名長蹄。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蟲。故名長蹄。

程子曰。盧傍畦壠。

爾雅曰。町畽。林曈之中也。

濮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爲夜飛蟲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任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傳〕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

〔箋〕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埽拚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

處專專如爪之繫綴焉爪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于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釋文 鸛本又作雚垤大結反蟻作螘又作蟻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illegible]力[illegible]反衆薪也瓣說文云瓜中實也

疏 毛以爲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爪也而其瓣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瓣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 鄭以烝爲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 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然則螘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爲塚以避濕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螘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螘避濕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尼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敦是爪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言爪繫於蔓專專然也 箋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爲塵訓之爲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爲裂不足字誤故不云誤也

集傳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 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家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本草注曰頭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者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亦有二種白鸛烏鸛 埤雅曰鸛知天將雨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詩攷曰巢處知風穴處知雨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傳 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也言久長之道

也

〔箋〕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爲序歸士之情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言丁寧之多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釋文〕褘許韋反衿繫 縭帶其鳩反

〔疏〕毛以爲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縭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爲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序云鄭以仲春爲昏月月令仲春倉庚鳴以序爲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爲嫁娶之候毛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 舍人曰騂赤白名曰駁黃白色名曰皇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騂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騂白曰駁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舍人言騂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騂赤色也 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

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縭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縭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

言九又言十者，矜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

〔集傳〕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黄白曰皇，騂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也。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朱子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己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爲臣之義

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爲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爲之。

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爲固結人心之本也。

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

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爲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釁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袞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

山之下。諄諄乎友邪之訓誨。懇懇乎警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拔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别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箋 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疏 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

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朱子辯說。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傳 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將。大也。

箋 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此言周公之哀我人民。其德亦甚大也。

釋文 斨。說文云。方銎斧也。隋。徒禾反。何。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

疏 毛以為有人破我斧。缺我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

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故周公於是東征之。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皇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傳以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我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書序云

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爲王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箋又轉爲正　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徙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集傳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

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鋭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眞可見矣

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彦引以爲據

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傳　錡屬曰錡吪化也

〔箋〕嘉美也

〔釋文〕錡巨宜反宇或作奇鑿屬也韓詩云木屬吪五戈反又作訛

〔集傳〕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傳〕木屬曰銶遒固也休美也

〔箋〕遒斂也

〔釋文〕銶音求徐又音虯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遒在羞反徐又在酉反

〔疏〕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集傳〕賦也銶木屬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集傳〕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北溪陳氏曰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則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李堯卿問是時可謂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

豐城朱氏曰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疏〕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箋以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

刺必有其人、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
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
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很跋序云、近則王不
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
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
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
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凡夫朝廷人君所專。
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乚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
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
羣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
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雷風之前、何
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喩王、王猶不悟、大
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
大夫不當刺王。王肅以爲既作東山、
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新安胡氏曰、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
刺朝廷之不知、已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
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
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眞也哉、朱子非之當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傳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
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箋 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
其類也。以喩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
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喩王
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
往

疏 毛以爲、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
斧則不能、以與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之
如乎、非周公則不能、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
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刺王
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 考工記車人云、柯
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
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門頭斧也、柯其柄
也、是斧柄大小之度、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
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喩周公能得禮、既能
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王肅云、能執治
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喩周公能執禮
也、 箋以下云我覯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

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
喩使賢者先往也。 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
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
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
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警敵、尚相阻疑、
何須問人重相曉喩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
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
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
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
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
須相曉
喩也、

集傳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
者也、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

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傳　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交乎上。不遠求也。踐。行列貌。

箋　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覯。見也。之子。是子。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疏　毛以為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已。不須遠求。能迎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籩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徧舉。言其籩豆有列。見禮法大行也。　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　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為行列貌。毛以為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

集傳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

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疏　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為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群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是未迎時。

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不知者唯首章耳朱子辨說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朱子曰寛裕温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詞何處討寛裕温柔之意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傳〕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

〔箋〕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

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釋文〕鱒才損反沈又音撙緵字又作緫袞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音同

〔疏〕毛以為鱒魴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見之 鄭以為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公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鯿陸機注云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 箋解網與魚大小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其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

〔集傳〕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鯶而鱗細

眼赤魴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壘佑胃三音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袞衣

繡裳之服矣、

埤雅曰、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制字從鱒、殆以此也

爾雅翼曰、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

九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戾。取其辨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傳〕鴻不宜循渚也。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

〔箋〕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信、誠也、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復其位。不得留也。

〔釋文〕鷖又作翳、

〔疏〕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思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　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　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任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爲喻亦同。但以爲辟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　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　箋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

〔集傳〕與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　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傳〕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

〔疏〕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

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集傳。與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傳 無與公歸之道也。

箋 是以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爲君。故云是以有衮衣。謂成王所齎來衮衣。願其封周公于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周公西歸。西歸而東都之人悲。思德之愛至深也。

疏 毛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衮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衮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 鄭以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王令齎來。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 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集傳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安成劉氏曰。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用赤色皮爲弁與衣。而素裳白舄。今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公避居之日。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序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箋 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釋文 狼跋省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末反。字或作拔。同。王功于況反。太平音泰。

疏 毛以爲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 鄭以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懟之意。卒

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
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師令輔弼左右
是退有難也而聖
德著明終無愆過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傳】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兩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

【箋】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

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赤舄几几然

【疏】毛以爲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復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　鄭以爲周公既致太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

留在王朝爲太師之官履其赤舄其舄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　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也說文云跋蹎跲躓躓卽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躐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躓耳老狼有胡謂頷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　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孫也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着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黑絇繶純純博寸注

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繢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繢次舄色赤則絇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爲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履赤舄孫毓云詩書

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

集傳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鄭氏曰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襌下曰屨、又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

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

問集傳謂詩人以爲非四國所爲、乃公自讓其美。詩之意回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爾。

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傳 瑕、過也。

箋 不瑕、言不可瑕疵也。

集傳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　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集傳 范氏曰神能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

也惟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臨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舃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

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華陽范氏曰邠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成者由周公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五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六

明 後學張溥 纂

小大雅譜

漢鄭玄著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以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

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失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

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疏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鄭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爲雅詩者卽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

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
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以
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爲盛大雅以
盛爲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
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
王爲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
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緜也言文王之興本
由太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
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
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
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
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
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
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
故次靈臺緜與旱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
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

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
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
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
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
王代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
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之聲武王之
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
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藎
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
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緜云
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
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
後作之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
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
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
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

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
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
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
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
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
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
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
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
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既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
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
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未
嘗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

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
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若於上所
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
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因非
其欲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
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
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
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
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
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
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戎狄
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
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杕杜以
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事繼之
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
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

其父母故大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大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能孝則致時和年豐故大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大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爲國之政因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爲常歌故以爲諸篇之首也此文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

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杕杜役還而勞之出在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正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來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殺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其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府即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

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爲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爲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爲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與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太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

務緜其大較不可以言宜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　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爲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者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緜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　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定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以後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爲周公成王

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之疏
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缺明
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與
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
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
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
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
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諡焉由庚既爲周
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
可知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
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
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
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
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爲成
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爲武王詩末故上說
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大
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
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爲先言尊祖也既
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
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
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
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上言祭神
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
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
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爲篇次之意也推此
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
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
其怠慢故公劉泂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
以成王初涖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
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
其忠信故次泂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
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

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
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作之君謂陰陽
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
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
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
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
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
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
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
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
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爲天下之所歌
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
節則雖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
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
孫維王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爲孺子養老
之事周公所爲行葦言成王爲主則在即
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守成周公攝
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歲功可
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
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
亦即位之後矣公劉泂酌卷阿同是召公
之戒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歌在行葦假
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
應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
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
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
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吳季札
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
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
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令
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
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

又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旣醉鳧鷖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鳧鷖旣醉之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爲武王詩乎卽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遠詩之文先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曁其榱桷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申侯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既說二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爲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是鄉可知則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既定爲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

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獻禮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閒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矣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小雅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令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燕賓或上取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 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肄業

及之故不敢拜令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
君之所以既使臣故不拜既肆夏頌之族
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已
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
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
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
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
當合文王也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
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
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
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
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文王
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也此歌
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
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
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
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
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
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
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
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大國
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
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
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大國小國之
君燕亦如之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之
同則亦總大國小國為一等則大國相於
小國於大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
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
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
君元侯相於法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
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
歌四夏避天子也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

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大國小國亦當與
諸侯於鄰國同也燕[illegible]者[illegible]侯燕其羣
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illegible]歌鹿鳴合鄉
樂也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
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則天子於
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其實饗中
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儀禮注云頌為天
子之樂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
樂主音盡用之但鄭從鄉樂以上差之使
大雅為天子之樂故以四夏為上取不可
以己所得用則為己樂也何者元侯相饗
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
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
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
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
乎儀禮之注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
雅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言大雅頌為
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
異也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
之差而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
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
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
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
饗於臣皆云燕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
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
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
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
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
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
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
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

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
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
賓亦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
有也左傳曰季子文如宋致女復命公饗
之燕禮燕巳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
燕俱有也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爲差不由
饗燕爲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
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
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
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
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
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
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
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鄉飲酒燕
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
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彼以燕
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
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
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
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
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
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
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
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
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
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
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
也 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
是其著明質略其大較見在於書籍也其
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故儀禮注天
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
之篇未詳闕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

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
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闕者以其篇
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也[illegible]民
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
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
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
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
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
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
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其中
則有厲宣幽王王之詩皆書王號謚自顯
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
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
王通小雅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
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
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
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
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
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
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縣蠻六篇不言
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
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
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用事
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
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
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
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
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
王厲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十四年厲王崩于彘如遷此言厲王積
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
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故曰善人

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桑柔芮良夫所作也、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雨無正云周宗旣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失、故次反蕩。王惡甚焉、而卽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爲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爲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實定、故次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故、爲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卽位、二相輔之、脩政、法

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爲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有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箴、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爲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指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旣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崧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旣能錫命。賢哲在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爲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荊獫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表狄旣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

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述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對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亦鴻鴈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爲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未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耕責之故亦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王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亦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宜則賢人逃去故亦白駒也賢人既去則卿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亦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作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凡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謠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

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破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東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舝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天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大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土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王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父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聽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自小大所以爲二雅矣故士以盛陞爲大雅政治爲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畧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雜

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四。自小體者少也。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遹。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癉。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爲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此於封一元舅之中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出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

不得不誅。偪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総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閒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廁於其閒。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如此諸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王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荅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 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詩爲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爲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之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

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並月之詩也、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爲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令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毛公以宣王征伐四夷、與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頌爲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

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爲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雖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　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是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爲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爲第一、彤弓爲第三、鴻鴈爲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一篇不足爲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爲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鴻鴈之什乃孔子之舊、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孔子論詩刪去煩重、更以在者爲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爲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爲卷、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

篇也、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集傳〕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華谷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群臣、柔遠人、懷諸侯之事也。

慶源輔氏曰、定正小雅爲燕饗之樂、正大雅爲會朝之樂歌、此之大序政有小大之說、更爲明切、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又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

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賚群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集傳〕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首卷之篇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釋文〕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

毛詩小雅

〔釋文〕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王、

〔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疏〕言群臣嘉賓者、群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之群臣。經之嘉賓、一也。案燕禮云、大夫爲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群臣皆爲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群臣皆在。君爲之主、群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群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

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兼有獻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所樂之義繹言式燕以敖和樂且湛此詩主於析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 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爲饗則食禮不亡於飲若飲爲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以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爲饗也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朱子辨說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傳〕興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至行道也

〔箋〕苹藾蕭也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釋文〕蓱本又作萍江東謂之薸薸音瓢

〔疏〕毛以爲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臣下被召莫不皆來我有

嘉善之賓則爲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本已用官之法，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享食之人君，當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喩。定本成禮作盛禮也。 苹，郭璞曰今蘋蒿，初生亦可食，陸機疏云藾蕭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蓱，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令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亂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爲亂征文，鄭謂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 中庸

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賢人以德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寘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間其親疏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也。

集傳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illegible]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

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

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又曰饗在廟燕在寢饗
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
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
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
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
節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
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傳〕蒿菣也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
遊也

〔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
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
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
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

〔釋文〕菣去刃反字又作藍同

〔疏〕言文王有酒殽以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
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
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
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
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倣傚之嘉
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

之燕飲以敖遊也
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
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
菣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
云菣也本或云牡菣者牡衍字牡菣乃是蔚
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　古字以目
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禮記云幼子常視
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士昏禮曰視諸衿
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
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
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鄉射記曰古
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
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
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
道也愉音臾說文酬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
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愉
者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

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不與
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箋至注詩後更爲
別解
也

〔集傳〕興也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
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　言嘉賓之德音
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
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本草注曰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
米大
程子曰言嘉賓聞望昭明示
民以厚之之意使人儀法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傳芩草也湛樂之久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疏陸機云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集傳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 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

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集傳按序以此爲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鄉飲酒汪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

德可則傚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謀于賢智也

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安成劉氏曰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朱子辨說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疎而義鄙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疏〕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騑騑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故使臣於諸侯。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適朝言之。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其鵻羽杕杜皆言王事靡盬。不得以三事之文便謂天子矣。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爲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定本云作此爲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集傳〕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爲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敍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

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狥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呂氏曰、說文云、盬海爲鹽、盬池爲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啟、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

〔疏〕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爲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此云臣受命、此被遣將使之命、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啟處、言臣受命卽行、是不遑啟處也、

〔集傳〕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啟、跪、處、居也、

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

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傳〕鵻、夫不也、將、養也、

〔箋〕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于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釋文〕鵻、音隹、本又作隹、夫、方于反、字又作鳺、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鳩、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

〔疏〕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遂、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 釋鳥云、鵻其夫不、舍人曰、鵻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

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
鵻夫不者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鵓鳩也　惡
鳥勞苦固是其常慈謹之鳥宜不爲勞
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

〔集傳〕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
鳥之短尾者皆鵻屬將養也　翩翩者鵻猶
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
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
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
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

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
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

〔傳〕杞枸檵也

〔釋文〕杞音苟本亦作苟同

〔集傳〕興也杞枸檵也

華谷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西王母杖根
名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

于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
此詩苞杞四月杞桋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
來諗

〔傳〕駸駸驟貌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
而尊不至

〔箋〕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
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
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

母亦其情也

〔釋文〕駸字林云馬行疾也諗音審

〔疏〕毛以爲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
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
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
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
念養母也　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
之　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
故知諗爲告也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
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意所欲言君勞而述
之後遂爲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
言爲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
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遺之此序箋云陳
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爲

詩人歌故云歌耳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爲悅序日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集傳 賦也騤騤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疊山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豈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華陽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集傳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慶源輔氏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

春秋魯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君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

之樂不如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

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爲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遣使者同爲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爲言則此三詩其皆作於武王以後也歟

序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箋 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

疏 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一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敬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

朱子辨說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傳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

箋 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釋文 皇，音皇，又音晃。

疏 草木之華不以高下易其色，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故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故駪駪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此既以每為雖，懷為和，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 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為每懷，故鄭引其文，因云和當為私。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皆以懷為私懷之義。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此是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敕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敕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敕，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集傳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 此遣使臣之詩也。

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故爲使者、惟慮不能宣達也。

慶源輔氏曰、以爲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爲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豐城朱氏曰、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惟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當問、遺逸之當求。鰥寡之當恤、廢墜之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爲使臣者、固唯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勤勉之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箋〕如濡、言鮮澤也。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釋文〕駒、本亦作驕。咨、本亦作諮。諏、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

〔疏〕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汙物之被洗濯、濡湛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諏事焉。左傳曰、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爲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謂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

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從左傳。曰本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是也。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爲先後耳。

〔集傳〕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傳言調忍也咨事之難易爲謀

集傳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傳咨禮義所宜爲度

集傳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傳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親戚之謀爲詢兼

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箋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

疏左傳云臣獲三善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爲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爲忠信也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詠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愼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肯故兼載申說之焉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集傳按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

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眉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

朱子曰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名指一事。然說得精切。至到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見得賓主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

靡盬。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云咨諏咨詢。看此等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疏兄弟者。其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詩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經八章上四句言兄弟先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王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飫。卽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以非常事。燕王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

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穆公亦云。杜預曰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鄭荅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

朱子辨說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之。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傳 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聞常棣之言爲今也、

箋 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釋文 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移、音以支反、又是兮反、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亦不、拊、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跗、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

疏 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也、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猶兄弟相順而榮顯、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外發、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米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文與形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

集傳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三山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語言唐棣之華、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呂氏曰、今王李也、華鄂相承甚力、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傳 威、畏、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箋 死喪可怖畏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疏 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

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耽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

〔集傳〕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　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

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朱子曰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爲此詩無疑

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傳〕春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況茲永長也

〔箋〕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釋文〕春并亦反亦作䳭又作鶺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鴒同況或作兄非也

〔疏〕春令者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

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歎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　春令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經直云在原

〔集傳〕興也春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怳　春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

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

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嚴氏曰雪始也
濮氏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詩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傳 鬩很也烝塡戎相也

箋 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蓋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塡寘塵同

釋文 塡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

疏 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鬩狠於墻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從俗本誤也很者忿爭之名曲禮曰很毋求勝

集傳 賦也鬩鬪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 言兄弟設有不幸鬪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臨川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也

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禦他人侵侮已者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傳　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尚義切切然

箋　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疏　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

集傳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傳　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

箋　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九族從巳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釋文　孺本亦作孺

疏　上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爲飲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爲好焉爲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析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　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脫已飫既爲私不在公朝在露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屨明飫立則不脫矣　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飫禮

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爲飫下二句爲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　孺屬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年齒爲次弟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髮爲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集傳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

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豐山謝氏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也。常籩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傳】翕、如也、

【箋】好合、至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

【釋文】湛、又作眈、韓詩云樂之甚也、

【疏】上章並陳飲燕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中、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歡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兄弟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同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則天子燕宗族士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太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

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后燕及妻而連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集傳】賦也、翕、合也、 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

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六章七章就他遊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傳〕帑子也究深圖謀亶信也

〔箋〕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女深謀之信其如是

〔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孥也

〔疏〕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 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集傳〕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 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

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為兄弟親疏無甚損益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

爽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

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事故也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疏朋是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於遠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内之於治内之篇故爲此次以示法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幽深喬高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矧況也

箋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故連言之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

人乎可不求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疏】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與朋友人既友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相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為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既

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為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 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與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常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寔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文連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illegible]故下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朋友之道族迹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為興亦此類也。

【集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 此燕朋友故舊

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楊氏云五品天敘。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

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傳〕許許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醑藇美貌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微無也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

〔箋〕此言許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之飲酒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粲然已灑掃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禮

〔釋文〕釃所宜反又所餘反葛洪所寄反謂以筐盪酒盪音蕩藇音敘藪本又作揟

〔疏〕毛以為伐木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釃其酒有藇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物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既有肥腯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以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為設燕食兼有焉 鄭云鄉時與文王伐木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 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柹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聲而有柹也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傳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釋物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是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

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頗也齊

太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
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爲
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
命之僖元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
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
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寵成王叔父以至親
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
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
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
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
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
景王詰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
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
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
傳王告鞏朔曰命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
爲叔父衞昭七年出使追命衞襄公曰叔父

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衞爲叔父也昭
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
秦又謂晉侯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衞爲大國
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
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之
國故擊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
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
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
父是爲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
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
或爲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
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
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
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
大國世作盟主故雙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
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勳尤

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
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
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
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文舅兼有
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備矣
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 有
酒有羜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
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
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
其群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
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
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
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
諸侯牲亦不同也 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
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
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

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
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
其掌客所云謂饔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
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日食特牲者二簋少牢
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
者六簋上肥羜醴酒爲燕禮此是食禮互陳
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王於飲酒無飯食則
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
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
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陳八簋假令與
上醴酒并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亨
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羜也但於肥羜
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槃酒埽以速
諸舅明二者又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
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
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集傳〕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酹、朱子曰、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多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酢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

華陽范氏曰、寧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求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傳〕衍、美貌、餱、食也、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蹲蹲、舞貌、

〔箋〕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于族人。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

〔釋文〕餱、音侯、爾雅云、餱、食也、湑、本又作醑、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坎、如字、說文作竷、音同、云舞曲也、蹲、本或作壿、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毛以爲伐木於阪以鶯鳥喻朋友切磋以
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釃其
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旣有酒矣又籩豆有踐
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
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下民之失德見
謗訕者正有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
況天子之餼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
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泲之
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
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
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
日正及我閒暇矣其汝飲此湑酒矣言巳卒
有閒暇而爲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
王之恩厚也　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
爲異餘同　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是父
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
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
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甥之親故
通言母之黨也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
妻之黨爲兄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
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
又曰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是
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
等故頍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
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此燕朋友故舊非
燕族人據人爲朋友者互說耳擧族可以
兼異姓及庶姓矣　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
爲之故云一宿酒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
酤者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
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兄弟陳王之厚已使
人爲之歌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巳而故作也
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
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
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
舞也言若王身親舞豈亦親
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爲之

〔集傳〕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
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
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
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　言
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
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
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
相樂也

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昏
姻之黨唐杕杜雅常棣頍弁斯干行葦等篇
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
而不同耳

疊山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
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
下句法可見
古文之妙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集傳〕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

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讀正之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疏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荅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荅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亦莫不庶

傳固堅也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庶衆也

箋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

疏毛於單字自作兩義以爲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爲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

不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集傳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　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廬陵歐陽氏曰詩人歸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

臨川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

而不強以爲者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傳 戩福穀祿罄盡也

箋 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疏 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

集傳 賦也聞人氏名滋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無不宜適而亦宜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蓋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傳 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箋 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疏 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 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爲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集傳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大高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藍田呂氏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其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絶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傳〕吉善蠲潔也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

〔箋〕謂將祭祀也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釋文〕蠲古玄反舊音堅饎尺志反禴本又作礿盩周太王父名

〔疏〕毛以王既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爲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爲禴祠烝嘗之祭在事其先王由齊敬潔誠神欲降福先君之尸嘏于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悅所以能受多福也 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 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此皆周禮又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脈改亦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禴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 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爲事畢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傳

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諸盩大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盩天作箋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 以經陳祭事故君爲先君也言自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稱故箋申之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集傳〕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

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安成劉氏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丈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溉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又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儀禮有饎爨注炊黍稷曰饎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

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之衮冕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

廬陵歐陽氏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

〔傳〕弔至詒遺也質成也百姓百官族姓也

〔箋〕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疏〕此承上事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衆百姓之說徧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汝能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爲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集傳〕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

廬陵彭氏曰神詒之多福民及百姓皆被及之日用飲食則豐富克足徧爲爾德則孝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庇也始言民繼言羣黎百姓廣而言之正脩已安人安百姓之意也

華谷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

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答
歎之辭豈有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
禱多兼德言之文白德者民心所自得而曰
徧爲爾德者民歸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
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
慶源輔氏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
之民由而不知之義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
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質實無僞日用飲食
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
所爲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極
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
所謂則而象之先生所謂猶助爾爲德之意
皆在其
中矣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

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傳〕恒、弦、升、出也、言俱進也、騫、虧也、

〔箋〕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或之言有也。如松栢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疏〕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

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日
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
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
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
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
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
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
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
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
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

〔集傳〕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台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祝其
君之言、然辭頗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
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爲言、五
章則以徧爲爾德爲言、蓋謂人君之德必
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
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
董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
豐城朱氏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
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
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
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
松栢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
福之有常而不變、所
以終四章而下之意、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箋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

釋文 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玁本或作獫。音險。狁音允。本亦作允。率本亦作帥。

疏 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北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患難者。謂與中國爲難。非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征伐玁狁。故戒勑戍役以玁狁爲重。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爲之。故云命。戍役則召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伯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爲主。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車以勞。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還謂自役而反。歸據鄉家之辭。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西方曰戎。夷是總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其屬謂南仲。出車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

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代。勝而惡之者。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爲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矣。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是爲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朱子辨說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傳 薇菜始生也玁狁北狄也

箋 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歸期也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啟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

疏 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閑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 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懼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偪不暇待秋故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爲法然若出車日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爲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爲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暫費永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違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

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急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諒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集傳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啟跪也 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尼

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廬陵彭氏曰止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體國爲心固有不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爲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不遑啟居則勤苦矣曰歸曰歸則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敘其私情也一則曰玁狁之故二則曰玁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爲言所以感人者深矣

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傳柔始生也聘問也

箋柔謂脃脕之時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

釋文 脕音問靡使本又作靡所

疏 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脃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

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　脃脕之時定本作脃腝之時　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綿箋云小聘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爲大小耳

集傳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　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三山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慶源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傳〕少而剛也陽歷陽月也疚病來至也

〔箋〕剛謂少堅忍時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釋文〕坤本亦作巛

〔疏〕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二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剝卦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亥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　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實陰月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戍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㥮之㥮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以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巳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㥮於無陽爲心邊兼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是也

〔集傳〕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業業然壯也捷勝也

箋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疏戎役之行隨從將帥故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

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大壞宮室曰伐公羊稱捕者侵精者伐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鍾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集傳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 彼爾然而

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傳騤騤彊也腓辟也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

箋腓當作芘此言我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

役之所芘倚。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服，矢服也。戒，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告之。

【釋文】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彆，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

【疏】毛以爲戍役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騤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在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爲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爲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以玁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故易之。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說文云：彆，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彆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夏官司弓人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

【集傳】賦也。騤騤，强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問傳曰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其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芘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偹禦也小人

則腓之以爲進退也

永嘉陳氏曰玁狁孔棘宜若倉皇不假爲詩矣方且優游暇豫作歌詩以道達其誠心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

安成劉氏曰此及上章皆託爲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盛備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爲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傳〕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還也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箋〕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

釋文 昔韓詩云昔始也

疏 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總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

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

〔集傳〕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 此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

之十二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之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疊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序 出車、勞還率也、

箋 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

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疏 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 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之命之爲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旐旐、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畧、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晩秋之時、西方諸侯衞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還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爲小別耳、

朱子辨說同上詩、所爲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傳 出車就馬於牧也、僕夫、御夫也、

箋 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爲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

釋文裝側良反、本又作莊、

疏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已、謂我來爲將帥矣、我得王命、卽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使裝載而在矣、所以不待受命、卽使裝載者、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以王命不辭卽召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趨之、敬也、致其忠敬以慰勞之、此言于彼牧矣、故如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言數在牧、仍有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廐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卽以在廐之馬駕戎

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强、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焉、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雖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或卿兼官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

集傳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 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匡邑國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决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

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傳龜蛇曰旐、旄干旄、息隼曰旟、旆旆旒垂貌、

箋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

釋文屬音燭、致也、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

〔疏〕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上于矣以屬旐於旄乃建立彼旐於戎車之上矣旐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旐則亦同建之也彼旟旐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茲益憔悴矣言此旐彼旐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也　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旟交龍為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東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

有長此言勞還帥有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將羡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為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為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載旐或載旟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旟三物而已軍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

〔集傳〕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　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

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安成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

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七斿以象鶉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

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如鶉首鶉尾鶉火是也

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水故曰玄身

有鱗甲故曰武
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
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爲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殆同兒戲耳焉能有所爲哉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

[箋]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

[釋文]襄如字本或作攘

[疏]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旂旐鮮明央央然戍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玁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戍役所美所以可嘉也
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 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集傳]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 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九峯蔡氏曰襄駕出其上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傳塗凍釋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

疏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閑暇燕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豈不思歸乎、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為勞苦、凡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上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壘欲故知始出壘伐玁狁也、既伐玁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古者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集傳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　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啟居也。

華谷嚴氏曰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

疏南仲以平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曉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喓喓然爲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征欲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爲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

集傳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傳卉草也訊辭也夷平也

箋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

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平者平之于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疏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生蘩菜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而執戎狄之因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　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爲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厠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

集傳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　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

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華谷嚴氏曰獨言玁狁者舉出師所在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

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則附不貴予略地隳城與尸踐血之事也

序杕杜、勞還役也。

箋役、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後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傳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績嗣其日。言常苦無休息。十月爲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

疏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睆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杕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爲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

集傳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

此勞還役之時、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爲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倣此、

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爲歸期此章之

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違暇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傳室家踰時則悲

箋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疏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集傳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藍田呂氏曰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傳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箋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

釋文幝尺善反又勑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緌音同

疏言汝戍役之妻思閑而不得故升彼北山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葉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夫也謂之父母也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役車今幝幝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痯痯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 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 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集傳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慶源輔氏曰雖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然又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

三山李氏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然鴇羽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

而上知之
安成劉氏曰、杞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

箋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我念之憂必甚病、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

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征夫如今近耳。

疏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由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為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　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異、餘同、　士冠禮筮曰士喪禮筮宅旅占、故為會人占之、

集傳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

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集傳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

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眾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眾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眾。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三山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

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

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亦不言而自喻者矣。

南陔

集傳：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

二百九十七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六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七

明　後學張溥纂

白華之什二之二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序：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釋文：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疏 此二句毛氏著之也。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面言之耳。孔子歸魯論詩，此三篇時俱在者，以子夏得爲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以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亡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旣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

傳，旣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爲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集傳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集傳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集傳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

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盧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束晳補亡

之無謂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安成劉氏曰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箋〕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于

祭祀而歌之

〔釋文〕麗力馳反上時掌逸本或作佚

〔疏〕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鱉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又說所以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

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

朱子辨說內外始終之說一節可取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傳〕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魚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

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釋文〕罶音柳鱨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黄鱨魚尾微黄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音沙亦作鯊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鯊石鮀也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漁一本作數同取魚也罻音畏麛本或作麑同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

【疏】言武王之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六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釋訓云凡曲者為罶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罶也釋器註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簿也以簿為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鱨一名黃楊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節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

風之總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月令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被折葉順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萎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

魚亦十月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鷹隼擊然後尉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歲也仲春化為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鷃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尉羅設故據此以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尉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稱獺相對為十月事也言尉羅設者說文云尉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

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通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蒐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麛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麛卵是尊卑所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麛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為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周君直言春田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獮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之自然不得通也士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

當中皆隱集。亦爲盡物也。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罟自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童者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者也。萑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　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集傳〕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

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卽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埤雅曰。今黃鱨魚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燕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黃揚。鯊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

濮氏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爲刀鈹鞘。吹沙小魚耳。言酒則一。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

安成劉氏曰。此詩後三章所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卽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且有者也。乃樂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若作賦體。則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之羞也。

朱子曰。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箋〕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疏〕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鯇。或作鱧鮦。若作鱧鯇。似

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有異。或有本作鱧鯉者。定本鱧鮦。鮦與鱧音同。

〔集傳〕興也。鱧、鮦也。又音鯇也。

新安胡氏曰。嚴氏云。毛郭皆以鱧爲鮦。本草云。今黑鱧魚。道家以爲厭者也。

埤雅曰。今玄鱧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北嚮。此詩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傳〕鰋、鮎也。

〔箋〕酒美而此魚又有。

【釋文】鰋音偃。郭云今偃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爲鮧。鮧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鰋爲鮎。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疏】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鯛四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集傳興也。鰋鮎也。有猶多也。

本草注曰。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郎鯷魚也。鯷音題。

埤雅曰。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箋魚既多又善。

集傳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箋魚既美又齊等。

集傳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箋魚既有又得其時。

集傳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定宇陳氏曰。王應之云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辭。前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之辭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集傳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

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譽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閒敘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

由庚

集傳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釋文陸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爲正也。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朱子辨說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誠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傳江漢之間。無所產也。罩罩、籗也。

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

釋文烝之丞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籗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汕音穫、又音薦、說其形、非罩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

疏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用此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卽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言南知江漢間者、以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謂大而衆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畧、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是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籗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

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籗、重云罩罩者、非一也、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不言烝爲衆者、若以爲衆、上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也。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卽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皃賢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是等爽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非君、多在專利、如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王誠者寡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

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之所在所樂之賢或是已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集傳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

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傳 汕汕樔也衎樂也

箋 樔者今之撩罟也

釋文 汕樔也說文云魚游水貌樔字或作罺同

疏 釋器云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集傳 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傳 興也纍蔓也

箋 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疏 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

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畧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集傳 興也 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定興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傳 鵻壹宿之鳥

箋 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

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

〔箋〕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疏〕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擇木之鳥終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欲特以雛鳥爲喻。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

〔集傳〕與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

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也、

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集傳〕說見魚麗、

崇丘

〔集傳〕說見魚麗、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

朱子辨說　序首句誤、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傳〕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基、本也、

〔箋〕興者、山之有草本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

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疏〕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

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
【集傳】興也、臺夫須、卽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本草曰其莖名香附子、
安成劉氏曰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燕樂

工所歌、彼爲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爲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邦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集傳】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箋】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集傳】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傳】栲山樗、杻檍也、眉壽秀眉也、
【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

也、
【集傳】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傳】枸枳枸、楰鼠梓、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
【釋文】枸、俱甫反、楰、首庾、楸屬、

疏 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集傳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噉亦可煎食如飴其子一名枳椇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

問枸朱子曰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為兼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忠矣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後一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頌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顧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

人君得賢則其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序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序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序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箋 此三篇者鄉飲酒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釋文 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疏 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 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閒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閒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之者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

也。菜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南陔其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案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作序。何由辭及月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

由儀

〔集傳〕說見魚麗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釋文〕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數。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禀政教昏昧也。

〔疏〕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焉。　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維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

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

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六
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其
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
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
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
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
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旣言
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
者皐陶謨文也彼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
定本作外數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
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
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典禮所謂子故彼
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
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彼上云弼

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
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七四十九
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內餘四十
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
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
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
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
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
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
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朱子辨說序不知此爲燕諸侯詩但見零露
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旣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踰寫其心也。

〔箋〕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然必潤萬物。喻上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旣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盛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疏〕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以興此得所者。彼四夷之君。由王以意澤及之。然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旣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得見王者。我心則舒寫盡兮。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上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爲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　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爇蕭合馨香。是蕭爲香物也。

〔集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

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安成劉氏曰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殽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亂萌皆由於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傳〕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

〔箋〕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疏〕言遠國之君蒙主恩澤、今皆來朝、既見王者、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又燕見之也、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集傳〕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爲龍爲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慶源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爲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曰以戒之、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傳〕泥泥、沾濡也、豈、樂、弟、易也、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箋〕孔、甚、燕、安也、

〔疏〕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得其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爲人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爲、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與壽凱樂之福也、

〔集傳〕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

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壽豈壽而且樂也、

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

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安成劉氏曰令德壽豈卽上章末二句之意而宜兄宜弟者又卽不爽其德之本而所以爲教國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傳〕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箋〕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疏〕言遠國之君、既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已、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皮以爲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雝雝然、乘是車服居已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爲王得所、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䮄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䮄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知燕見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六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公王步數、從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王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案大行人、上公九命、二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侯、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廣、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集傳〕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

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

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建安何氏曰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軾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雖然都響皆不合節奏

埤雅曰鸞雌曰和雄曰鸞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四鐵以為乘車之鸞在衡則此傳鑣字恐當作衡字

蓼蕭四章章六句

詩經　卷十七　蓼蕭　三十

慶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序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箋　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疏　此及彤弓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凡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爲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異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傳　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

詩經　卷十七　蓼蕭　三十一

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箋　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群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

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釋文】厭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

【疏】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與諸侯受王燕飲而鬼莪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　露之所霑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序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瀆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是士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王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當各有所據也　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瀆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集傳】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歸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箋】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　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于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疏】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以崇親厚焉　陳敬仲飲

詩纂　卷十七　蓼蕭　三十三

桓公酒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荅張逸云時桓公節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

集傳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華谷嚴氏曰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路寢寢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 杞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疏 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集傳 與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疊山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顯允君子莫不令儀

傳 離離垂也

箋 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

釋文 陔節古哀反字亦亦作祴同戒也

疏 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俎衆多而於王爲客加其厚恩故也北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以此發在言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椅不屬賓賓所尊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末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衆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

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集傳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集傳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子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

可謂不繼以淫矣、

杜氏曰、例而受正教也、
慶源輔氏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畧于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爲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焉、在宗則儀可畧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爲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也、

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七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八

明　後學張溥　纂

彤弓之什二之三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釋文〕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㑢、火旣反、云怒戰也、玈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疏〕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旣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其賜有功、不須四夷之功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公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享、是先饗禮以勞其功、它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賜之日、賓行饗醴、而左傳寗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寗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也、有弓則有矢、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首章爲總目、下三章分而述之、毛以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藁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貺、賜也、

〔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慇懃于賓。故歌序之。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

〔釋文〕弨、尺昭反、

〔疏〕毛、以爲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鐘鼓既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

弨然弛弓、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　周禮稾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强弱之名、此彤旅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㮚後霜露、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旅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旅弓多彤弓少、則禮不得過之、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入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旅矢當周禮恒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敝禮、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　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故知言者謂

王命策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　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集傳〕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

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觧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華谷嚴氏曰賜弓不張慶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爲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蓋吾之理而已

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

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忿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爲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傳〕載以歸也喜樂也右勸也

〔箋〕由載之車也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釋文〕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也

〔疏〕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謂設享禮勸其功也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旣非勸酒故卒章醻亦言爲享以報其功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於席末坐啐酒彼卒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

〔集傳〕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安成劉氏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傳〕櫜韜也好說也醻報也

〔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釋文〕韜本又作弢、弓衣也。醻本又作酬、

〔疏〕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醻導飲。主

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集傳〕賦也、櫜、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廬陵曹氏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集傳〕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

四夷入邊。臣子簒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附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疏王制云興立小學之學乃言若有循敎者鄉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五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同徒曰選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敎之爲秀士是敎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

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

朱子辨說此序全失詩意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

箋長育之者既敎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疏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敎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也 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

美味頗似蔞蒿

集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本草注曰一名莪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孿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傳〕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集傳〕與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傳〕中陵、陵中也、

〔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

〔疏〕言錫我是入已之辭、故爲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實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集傳〕與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傳〕楊木爲舟。載沉亦沉。載浮亦浮。

〔箋〕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休者、休休然、

〔釋文〕休、美也、

〔疏〕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云沉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集傳〕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

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箋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疏 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剌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叙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王見缺者為剌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親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以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鄭以為獨

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卽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雖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

朱子辨說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傳〕棲棲、簡閱貌也、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熾、盛也、

〔箋〕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疏〕毛以爲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强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爲吉甫六月受命北征、卽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强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　月月爲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卽亦韋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　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卽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車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

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韐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鄉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

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於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集傳〉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

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　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

王國也

濮氏曰、詩言六月徂暑、則爲夏正可知、須溪劉氏曰、以爲未月極是、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月數未嘗改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師行三十里。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

〈箋〉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

里。可以舍息。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

〈疏〉毛以爲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我玁狁、成已爲天子之大功也、　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　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四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

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 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集傳〕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强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既比其物而曰

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敎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卽成我服既成我服卽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可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廬陵彭氏曰陳氏云以厲王大亂之餘而又玁狁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日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傳〕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為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

〔箋〕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定安也

〔釋文〕顒說文云大頭也

〔疏〕毛以為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修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

强薄伐玁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强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為異

〔集傳〕賦也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疊山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

豐城朱氏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

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傳 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箋 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皆著焉。鉤盤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

釋文 爾雅十藪周有焦穫 鎬王云京師 織音志又尺志反 股言古今經注作盤無股字

疏 毛以爲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爲大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

鄭唯據吉甫爲異 澤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爲北方耳 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 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

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爲遠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司常云鳥隼爲旟 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旆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定四年左傳曰蒨茷旃旌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 言徽織者以其

在軍爲徽號之識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識字異音同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識文鳥章白茷央央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旐書名於末以徽爲識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識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旐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縿長一尺畫鳥隼旐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太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旟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

司馬曰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旐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旗謂之爲號此唯有王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帥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鄉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鄙長鄉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 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 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領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爲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也周禮華路無鉤此獨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以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

云先良也。

集傳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 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卽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豐鎬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 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

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 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旐。選鋒鋭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安成劉氏曰。南仲亦以玁狁之難。往城朔方靈夏等州之地。則此玁狁所侵者。疑卽其地也。左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玁狁爲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旌旆鮮明。選鋒鋭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爲宣王中興之師也歟。

曹氏曰。以帛續旐末爲燕尾。戰則旆之。

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臨川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疊山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元戎啓行。可以摧鋒破陣。左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豐城朱氏曰。謂之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玁狁之難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惡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旣安。如輊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

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傳 輊摯。佶正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

箋 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吉甫此時大將也。

疏 毛以爲王征玁狁。旣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叙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旣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旣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太原之地。王師所

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
畧可爲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
狄遠去也　鄭以爲元來吉甫獨行以告爲
壯健爲異　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
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
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
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盖戰也何以不言戰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
日時齊桓公力但可驅
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集傳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
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
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

大原府陽曲縣即今太原府陽曲縣隸山西至于大原言
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
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
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
之爲法矣

疊山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爲兩途
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
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
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
甫飲玉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
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崧
高烝民詩可見其文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
諸友包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傳祉福也御進也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
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
友之臣處內

箋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
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御侍也王以吉甫遠

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
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疏毛以爲吉甫逐出玁狁遠出中國有功而
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
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
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
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
歡又加之以包鱉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
其所進諸友維誰在其中有張仲其性孝友
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
也　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爲侍言飲
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爲異　鄭

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鱉非常膳故云加之

〔集傳〕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以爲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爲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

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獫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爲賢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爲善矣然此但爲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

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於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

藍田呂氏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畧而不盡

疊山謝氏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四牡修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佶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疏〕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荊之國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子之士然後用之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

〔箋〕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美卒盡起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

疏人須芑為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已私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須人為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眾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

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馬婁領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鞗皮為轡首之垂而垂之方叔既率士眾乘是車馬往征之陸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惟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

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為新且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為菑鄭謂爲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予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眾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美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唯田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强與追寇無異故美卒盡起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

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暎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美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武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　瞻彼洛矣云靺韐有奭彼茀蔥染為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領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全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武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

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
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集傳 與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

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笰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鞗革見蓼蕭篇 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鬪之車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
朱子曰南征蠻荊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傳 鄉所也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

箋 中鄉美地名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事皆備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

釋文 軝祁支反廣雅云轂篆瑲本亦作鎗芾本又作韍或作紱皆音弗創本又作瑲

亦作鎗同、珩音衡、煌音皇、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也、

【疏】言方叔爲將、旣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軝、錯置其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瑲瑲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 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功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爲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金路以金爲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不知何所用也、 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蔥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蔥珩、則三命以上皆蔥珩也、故云三命、三命蔥珩、明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强、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强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强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 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注云、韋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

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

【集傳】與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

盧陵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八鸞、皆以爲耳目之權也、此與上章言方叔帥兵之盛、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

嚴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

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與師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涖止而後有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軝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

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
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爲民之司命者異矣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傳〕戾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

〔箋〕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

須命乃行也三稱此者重師也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疏〕鴥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

典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而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爲衆用力遂敗蠻荊及至戰止將歸又飲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翬然疾說文曰隼鷙鳥也陸機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　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

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卽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是鉦也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征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爲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

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彼爲誤、故改其文而引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

〔集傳〕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 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董氏曰、闐闐衆行聲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傳〕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

〔箋〕大邦、列國之大也、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往征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釋文〕嘽本又作啍同、

〔疏〕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蠻荊、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讐怨、列國之大尚致讐怨、其侮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

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
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
又特往征伐蠻荊、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
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鄭以爲猶謀也、
軍之道亦謀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
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是時方叔爲五官之
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
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爲元帥、故以上公兼
之、

集傳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
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
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

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
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
宿將董大衆、荊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永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
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
芑以威而服也、

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
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
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
復、欲知宣王之復古、
觀此二詩而可見矣、

序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
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箋 東都、王城也、

疏 案王制注云、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
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
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武王
前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
定、即爲太平、制禮、便云大界、王制據其初伐
紂言耳、武王之末、竟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
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
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

同、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也、武初武末
土境畧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
禮爲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
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
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
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
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
理在不然、言修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
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
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
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即六章七
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主者
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
主焉、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
意、未實行也、四章言王至東都、諸侯來會、五
章言田獵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

獮之事卒章總數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見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

疏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爲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

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敬謹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牡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集傳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慶源輔氏曰車以堅緻爲善馬以齊同爲盛首章並言其攻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啟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之者左右之者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釋文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艾魚廢反褐音曷槸魚列反何魚子反

門中闑、䡴音䜣、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射食亦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亦作緌、而佳反、

【疏】毛以爲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爲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圃田爲異、 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軏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

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又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入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也、此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乘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一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却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

直言建旌後表之來、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舉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項、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項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射、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槷、與此不同、鄭志荅張逸云、戰有項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項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

非故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
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
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以下
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易
之凡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小雅以證之
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
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
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集傳〕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
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
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
都畿內故往田也　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

田也
安成劉氏曰宣王當封庶弟於西　咸林之
地是爲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
東都然後圃田爲鄭地開
封府中牟縣今隸河南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
徒者爲有聲也敖地名
〔箋〕于曰也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
〔疏〕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群吏之
有司於是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爲

一讙譁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
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旄
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來之往搏取
禽獸於敖地也　鄭以于爲曰則之子斥宣
王爲異　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
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
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此
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
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
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
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
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
〔集傳〕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
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

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
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　此章言
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
東萊呂氏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
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
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
也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上而二章三章
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
而田
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傳】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

【箋】金舄，黃朱色也。

【疏】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金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指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集傳】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臨川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涖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服，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柴，積也。

【箋】佽，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釋文】決，本又作夬，或作抉。佽，音次，便利也。

【疏】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　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也。弓體有強弱，各其力

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謂之使相得。
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
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
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
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
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
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卿大
夫以五物詢衆。三曰主皮是也。

集傳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

掌。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 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傳 言御者之良也。言習於射御法也。

箋 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疏 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倚。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驅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集傳 賦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安成劉氏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六月比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

之有餘矣。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傳 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䯒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

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得以勇力取

【箋】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爲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釋文】膘頻小反、又扶了反、王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䏺、蒲禮反、或又作餶、射食亦反、腢本亦作髃、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絜也、又五回五戈二反、髀本又作髀、方爾反、又薄禮反、謂股外、䏺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滕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髎、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膘、踐于淺反、

【疏】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 諸徒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爲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也、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

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腢、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也、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也、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腢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獨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書傳穀梁傳與此畧同、

【集傳】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

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于右䯗爲下殺、以充君庖、毋禽取三十焉、毋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一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

○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須禽均也。

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

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穀梁傳曰、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傳〕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

〔箋〕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

〔釋文〕聞音問、本亦作問、

〔疏〕毛以爲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諠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爲異　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瑤伐鄭、次于桐曰、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集傳〕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安成劉氏曰、楚辭集注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

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舝、公劉卒章皆然　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集傳〕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

相諧叶故疑其當爲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爲四章章八句也

序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疏 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爲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

朱子辨說 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傳 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箋 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釋文 禱說文作禂

疏 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 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

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云房爲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爲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

集傳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 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

〔箋〕同、聚也。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

〔釋文〕麌愚甫反、說文作𪊨、云麋鹿羣口相聚也。麕本又作麇。

〔疏〕毛以爲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麌麌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鄭唯以麌爲獸名爲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廄矣。擇馬不必在廄、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廄、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葢於辰午爲馬故也。釋獸云、鹿牝麚、牝麀、是鹿牝曰麀也。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牡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麕或作麏、或作麇、是爲麇牡曰麌也。由麇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麇牡者誤也。釋獸又云、麇牡麔、牡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麇牡是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

〔集傳〕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牡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章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　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于東都、此則狩于西都也。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謂洛非河東之洛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傳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群，二曰友。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

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釋文儦本作麃，又作爊，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

疏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既而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言中原甚有麎，餘同。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虞箋云，奉是時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左，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

集傳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箋豕牝曰豝。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群臣，以為俎實也。

釋文兕本又作光。

疏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釋詁云，殪，死也。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一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着即死。舉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一體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

是也。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鮮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漬之爲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集傳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周禮五齊酒正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

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

吉日四章章六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蒞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慶源輔氏曰。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爲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獮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須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

疏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書曰。今泰誓文。言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也。宣王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義同武王。所以爲美。

朱子辨說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箋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
就有道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
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
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
焉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爲諸侯之事與
安集萬民而巳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
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
斂之使有所依附

釋文 肅或作翿劬韓詩
云數也賙救也

疏 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
羽爲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
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
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
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
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巳曰
不但安民而巳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
令賙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
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巳巳當行焉
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吞則避
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 僖元年左傳
曰凡侯伯救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
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
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

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
撫邦國諸侯者歲偏存三歲偏覜五歲偏省
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
遂間歲偏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
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
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
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
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
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
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
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
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既
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
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
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
諸侯故合然也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

事上下通名故謂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
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
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
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
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
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 賙謂與之
財餼謂賜之食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
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
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

集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
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舊說周室

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也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眉山蘇氏曰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著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傳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窮也

箋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矣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

疏言鴻鴈性好居澤今飛集於澤得其志與欲萬民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亦得其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墻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　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　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

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集傳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

一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傳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宣示也、

箋此之子所未至者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

釋文 嗸本又作嗷聲也、

集傳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

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眞能體卹我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爲閒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爲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

序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釋文 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爲明箴諫誨之辭

疏 箴之者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期于無羊

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鷄人職文也注云象鷄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卽箴也

安成劉氏曰詩文恐無箴意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傳　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

箋　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晩之辭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

釋文　其音基辭也、央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本或作鏘、旦音且　經本作且、

疏　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言夜今早晩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巳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卽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巳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　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云樹

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集傳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　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晩曰、夜如何其、夜雖

一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澉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傳 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箋 芟未曰艾以言夜先鷄鳴時

釋文 晣本又作晢

疏 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巳鷄鳴左右不得

謂之未久也故以芟艾爲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芟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鷄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鷄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鷄鳴時也夫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雞鄭亦當然矣

集傳 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此章再問恐亦如齊風雞鳴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傳 煇光也

箋 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集傳 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

序 沔水規宣王也

箋 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疏 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備令欲規之使周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禁讒佞皆規王使爲善也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

外無廉隅猶人之爲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傳 與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

箋 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疏 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善義大宗伯注云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尚書云我友邦家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

集傳 與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

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捄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傳 言放縱無所入也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

道也弭止也

【箋】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疏】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强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鴥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

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爲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

【集傳】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傳】懲止也疾王不能察讒也

【箋】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者亦是其常也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

【疏】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爲詐僞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

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詐僞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辭鬬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集傳】興也率循訛僞懲止也　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定宇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欲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序鶴鳴誨宣王也

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釋文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

疏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傳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于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箋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喻異國

釋文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聞音問錯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千故反

疏毛以為鶴處九皐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王何以

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蘀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也非但在朝為人所親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興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臣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王者雖以天下為家畿外亦得為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為異　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

下、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當、且欲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集傳〕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傳〕穀、惡木也、攻、錯也、

〔箋〕天高遠也、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

〔釋文〕穀、說文云、楮也、從木、𣪊聲、非從禾也、

〔疏〕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集傳〕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麁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集傳〕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九

明　後學張溥纂

祈父之什二之四

【序】祈父、刺宣王也。

【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釋文】祈父音甫

【疏】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大司馬序云、王六軍、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illegible]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古者祈圻畿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

【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釋文】疇此古疇字、本或作𤱶。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

【疏】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　若疇圻父、謂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若疇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誤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

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司右職見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爲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

不賢故廢職也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互言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士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與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

爲步卒故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集傳〕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

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　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九峯蔡氏曰圻父追逐違命者也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傳〕士事也底至也

集傳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傳亶誠也尸陳也熟食曰饔

箋己從軍而母爲父陳餅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疏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爲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

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其義非也

集傳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豐城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衞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則刺之也宜哉

集傳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宜

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大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放此

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箋刺其不能留賢也。

釋文 白駒馬五尺以上曰駒

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爲將或爲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荊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虎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

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疏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語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 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韅靷鞅靽杜預云在後曰靽。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靷也

食苗藿而言場者場圃同地對則四時異名散則夏亦名場也

集傳賦也皎皎絜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 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

集傳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華谷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
優游、勉爾遁思。
【傳】賁、飾也、爾公爾侯、耶何爲逸樂無期以反
也、愼、誠也、
【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
黃白色也、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
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詞
【疏】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
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

願其來、卽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
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
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
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誠力行汝遁思之志
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
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賁卦離下艮
上、艮爲山、離爲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
之石、故云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爲
日、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
文在上、天地之交、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
【集傳】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
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愼、勿過也、
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 言此乘白駒
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
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
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
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
志之不得遂也、
疊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
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蓽門皆有輝華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傳】空、大也、
【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
賢人、其德如玉然、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
心、以恩責之也
【疏】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
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
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
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
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
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
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 以
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

爲大、孫炎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爲不知所適之辭者、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爲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

〔集傳〕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序〕黃鳥、刺宣王也。

〔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

〔疏〕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彼注曰、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爲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穀、善也、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

〔箋〕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我復反也、

〔疏〕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無居我之室、無得啖我之食。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

〔集傳〕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婦人有歸宗之義、

【箋】明當為盟、盟信也、宗謂宗子也、

【疏】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以下云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集傳】比也、

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傳】處、居也、諸父、諸兄也、

【集傳】比也、

慶源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中言諸兄、末言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疏】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

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昬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昬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媵是當時不備禮而昬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傳】樗惡木也畜養也

【箋】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釋文】樗勑書反

【疏】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昬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　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　此及二章並言昏姻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集傳】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養也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居爾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傳】蓫惡菜也復反也

【箋】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釋文】蓫勑六反本又作蓄本又作蓷徒雷反

【疏】蓫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集傳】賦也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曰似芦菔而莖長赤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傳 蓄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祇適也

箋 蓄蓄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蓄之時以禮來嫁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釋文 蓄音福蓄音富媵音孕又繩證反祇音支

疏 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陸機疏云蓄一名蓄幽州人謂之燕蓄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特謂獨來夫家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不送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集傳 賦也蓄蓄惡菜也特匹也 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集傳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

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爲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爲早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疏〕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宮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宇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系之也 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群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而以禮釁塗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群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爲釁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爲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爲成說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鍾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是也鄭以似續妣祖爲築宮

廟廟成必當釁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者作此詩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苞、本也、猶、道也、

〔箋〕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
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南
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
之暢茂矣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
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疏〕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
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幽幽然深遠
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
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
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
華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

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　鄭唯無相詬病
爲異　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爲澗正以
秩秩宜爲流貌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爲澗
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
彼以鴻之所居故爲舊停水處與此異也
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苞叢生
而本槩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爲喻其實竹
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
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　箋以
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
以道未是傷義賊恩也爾雅曰不令兄弟交
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
故知字誤也言
詬罵相病害也
〔集傳〕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
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　此
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
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
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
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
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
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
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

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
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
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
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慶源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三章
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
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
爰語

【傳】似嗣也。西鄉戶南鄉戶也。

【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疏】毛以爲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　鄭以爲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比宗廟路寢是室。爲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顯以言耳。　箋似　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以讀爲巳午之巳。古考似巳字同。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知巳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先祖不斥號諡。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　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東南其畝。　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

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大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

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季夏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旁兩夾窓注云窓助戶爲明也每室四戶八窓以言四旁是四方旁開又云兩夾窓是一戶兩窓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宜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

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

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文廟故知爲明堂制也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集傳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傳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芋大也

箋 約謂縮板也椓謂擣土也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釋文]柝、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拓、說文音梆、周反、引也、從手霤聲、除、去也、芋、毛香于反、鄭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

[疏]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墻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墻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風雨所除、鳥鼠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 鄭以總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爲異、 緜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纒束之、若今之墻祉也、此椓之橐橐猶緜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椓杙之椓、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椓謂櫃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櫃使平均、然後椓之也、櫃者以手平物之名、 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也、以下攸躋爲君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知此爲君子所覆也。

[集傳]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

安成劉氏曰、古人築垣爲壁、堂上東南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傳]如人之跂竦翼爾、棘、稜廉也、革、翼也、躋、升也、

[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暑希革、張其翼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釋文]棘、韓詩作朸、朸、隅也、革、韓詩作勒、云翅也、挾、又音協、翬、雉名、說文云飛也

[疏]毛以爲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言跂翼如人彈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簷阿之似鳥飛也。鼎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 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爲異耳。 言稜廉則指天鏃之角爲棘、蓋古有此名、 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攣

之則戟其肘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謂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此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

集傳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傳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正長也冥幼也

箋 覺直也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者皆寬明之貌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

釋文 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煟音謂呂忱云火光貌

疏 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其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　鄭以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煟煟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爲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爲善責於調直故異訓也　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

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王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

集傳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間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臨川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宎所謂陰室也廬陵李氏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窔亦隱闇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傳〕言善之應人也

〔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釋文〕莞音官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

〔疏〕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爲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朝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我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爲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爲燕以否未可明也 釋草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 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 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 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爲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小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虫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虫之屬也

〔集傳〕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 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濮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地澤中卽苻蘺也本草曰熊類大豕而性輕健好攀緣上高木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

【釋文】大音泰

【疏】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

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微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集傳】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　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卜爲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簭人占夢皆其官屬也華音化簭音筮

周禮占夢注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

陰陽之氣休王前後

占夢曰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說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占夢注云獻羣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慶源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晝之所爲猶且昏惑瞀亂而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旣驗而後

可知極有未易遽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
必能盡也、
西山眞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
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
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
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
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
他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箋〕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

以衣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
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皇猶煌煌也、芾
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宜王
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
朱芾煌煌然

〔釋文〕喤音橫、聲也、

〔疏〕毛以裳明習爲卑下、璋見劾奉臣職　鄭
裳爲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
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

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
知見臣之職也、宜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
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
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
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峩峩、
髦士攸宜、是也、　箋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
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服內
外爲義也、瓦、女子之所有事、明璋亦男子之
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玉不用圭而以璋
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此
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
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
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
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袴、且甫言其位、則
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　芾從
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

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
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
云、朱深云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
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
明其淺也、舉其大
色、皆得爲朱芾也、

〔集傳〕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
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　寢之於
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
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
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傳 裼。褓也。瓦。紡塼也。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

箋 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釋文 裼。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齊人名小兒被為禘。塼。音專。本又作專。詒。本又作貽。遺也。罹。本又作離。

疏 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也。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襁。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毛以裳為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集傳 賦也。裼。褓也。瓦。紡塼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

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禮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

列女傳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藍田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於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得子孫於斯。

豐城朱氏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爲君子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必能篤於兄弟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而子孫繁衍基業昌盛不可勝言矣

〔集傳〕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安成劉氏曰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

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詩

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疏〕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

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傳〕黃牛黑脣曰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

動其耳濕濕然。

〔箋〕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羣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釋文〕犉本又作犉、而純反、濈本又作餌、亦作戢、莊立反、呞本又作飼、亦作齡、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齡爲齥、音漏洩也、

〔疏〕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犉、是報荅之語。

〔集傳〕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群、其群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爲犉、則黑背爲牰、黑耳爲犚、亦各以其數也、牰音[illegible]、抽音抽、犚音尉、山陰陸氏曰、古之祀牛者以祭耳、義所謂大夫但而毛牛尚耳、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傳〕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異毛色者三十也。

〔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釋文〕訛、韓詩作譌、譌、覺也、蓑、素戈反、草衣也、

〔疏〕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笠、注俱以爲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槀車所載、槀車、潦車也、爲雨而設、故不同也、 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集傳賦也訛動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

肱臂也升升入牢也

箋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此言馴擾從人意也

釋文麾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

集傳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强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爲甚

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

徐鉉曰羊以瘦爲病故羸從羊

豐城朱氏曰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强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

箋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溱溱子孫衆多也

疏牧人所牧既殽乃復爲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占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既

爲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亦見旐維旟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豚魚供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値天

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喩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喩小民與此異者以象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喩則澤及民觀象爲說此則斷章取義也

【集傳】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

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

東萊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黄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釋文】節又如字又音截韓詩云視也父音甫

【疏】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

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緜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與此同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剌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

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傳〕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惔、燔也、卒、盡、斬、斷、監、視也、

〔箋〕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天下之諸侯

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釋文〕惔、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𤈦、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脅本又作脇、監、韓詩云、領也、

〔疏〕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師之尹氏也、下民俱仰汝而瞻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

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 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 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王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

集傳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

貌、師尹、太師尹氏也、太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旣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隱公二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

三山李氏曰、春秋後文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

慶源輔氏曰、戲談、猶且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箝人之口者、然國旣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傳 實、滿、猗、長也、薦、重、瘥、病、弘、大也、憯、曾也、

箋 猗、倚也、言南山旣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

釋文 猗、於宜反、畎本亦作甽、疫本又作疢、憯本或作噆、

疏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者也。傳意或然。箋以猗爲由之所實之處。故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畎谷耳。能實畎唯草木也。山高以比三公。畎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畎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壑中田畎說文云畎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畎引之則畎是壑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畎。禹貢曰羽畎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薦與荐又異義同。釋言云薦再也再是重之義也。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

未死是疫病也。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既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予謂予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予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予。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

集傳與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　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慶源輔氏曰、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

安成劉氏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

猗猗之語觀之、或可爲集傳第三說之証、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傳氐本、均平、毗厚也、弔至、空窮也

箋氏當爲桎鎋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illegible]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

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

〔釋文〕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俾本又作裨、同必爾反、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鎋字又作轄、胡瞎反、愬本亦作訴、

〔疏〕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大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虛政以齊下也。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

鄭惟氏爲桎鎋毗爲輔爲異。毛讀從邸若四圭爲邸、故爲本、以毗爲毗盆、故爲厚亦

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集傳〕賦也、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 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朱子曰鈞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潛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

東萊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

〔箋〕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壻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

重其祿也。

釋文 勿毛如字、鄭音未、巳毛音以、鄭音紀、瑣本或作璅、非、璅音早、

疏 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也。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 鄭以爲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巳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 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未也、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且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未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畧欺罔其上而不畏之也、 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 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也。

集傳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巳、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 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慶源輔氏曰、小人而濫君要職。曠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婭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鑿空妄說。誕慢

一相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
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
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
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此小人之常態也。
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
瑣瑣姻婭。悉皆屏去。而無使汙縉紳而盜名
器焉。則何至於危
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
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傳〕傭、均。鞠、盈。訩、訟也。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

〔箋〕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為政不均。
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順之行。乃下此
乖爭之化。疾時民傚為之。愬之于天。屆、至也。
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
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
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釋文〕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
也。戾、音麗。復本又作覆。

〔疏〕釋詁云。屆、極。至也。俱得為至。故箋併訓之。
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為惡。而
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
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

〔集傳〕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
遠也。　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
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
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
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
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
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
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
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
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安成劉氏曰。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平。正月言
天之抗我。天夭是椓。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
雨無正言降喪疾威。小旻言昊天疾威。小弁
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昊
天泰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板。天之方
難。方蹶。方虐。方懠。蕩言疾威上帝。天降滔德。
瞻卬言不惠而降厲。召旻言疾威而降喪。皆
與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人之情性。
有同然者歟。
豐城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為人事歟。則日
月剝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
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盡以為天意歟。則

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
王因雲漢之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东
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
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爲能以人
合天、不諉於天、以
義制命、不委於命。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
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傳〕病酒曰酲、成、平也、

〔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
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

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
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卒、
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
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疏〕此章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
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
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四
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又曰亂靡有定、
言君臣不能定亂、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
能持國乎。此章發首亦不弔昊天、末言不自
爲政、明是欲使
天自下爲政也。

〔集傳〕賦也、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　蘇氏曰、
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
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
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
弊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傳〕項、大也、騁、極也、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
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

所之也、

〔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
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

〔疏〕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以
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
養大其領、申傳說也、言不肯爲
用者、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

〔集傳〕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　言駕四
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
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

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傳茂勉也懌服也

箋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鬭相殺傷矣夷說也言大臣之爭爭本無大讐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

疏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讐集本云大辯是爭義亦得通也

集傳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 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鬭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鬭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傳正長也

箋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長也

疏毛以為尹氏為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實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也 鄭唯下句為異此傳甚畧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為毛說

集傳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

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慶源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傳家父大夫也

箋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訛化畜養

也、

【疏】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悔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人孟子亦此類也

【集傳】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訩化畜養也 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

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

當矣

慶源輔氏曰直王此章方說箇王字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集傳】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

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鞫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

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念我獨兮者言我獨憂此政

釋文 瘨音鼠字林瘨音恕痒音羊

疏 將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

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 以大夫所憂則非當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宜霜矣不足憂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得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謂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 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恒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

集傳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瘨憂幽憂也痒病也 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群聽者又方甚

大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東萊呂氏曰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莠醜也愈愈憂懼也

箋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

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

釋文 瘉音庾。

疏 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令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

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令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鄭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爲異。餘同。傳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文武爲天下父母。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刺。不專爲己。故謂天下爲我也。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况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集傳 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爲是。而已以爲非。彼以爲樂。而已以爲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傳 惸惸。憂意也。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富人之屋。烏所集也。

箋 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得天祿。免於是難。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釋文】惸本又作煢其營反一云獨也圜土音圓圜土獄也

【疏】毛以為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惸惸然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為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惸惸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上章毛以我為天下則皆為天下悉解也鄭以我為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祿為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

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晝則役之夜是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役當役之時為臣僕之事故號之為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周禮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朞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

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也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為臣也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書呂刑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

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為臣僕幽王殺戮無辜豈但以為臣僕而已故易之

【集傳】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

屋也。

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

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哀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王者爲亂夢夢然。勝、乘也。皇、君也。

〔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爲、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

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

〔釋文〕夢、莫紅反、亂也。沈莫滕反。韓詩云、惡貌也。勝、毛音升、鄭尸證反。

〔疏〕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則似賢人而非賢也。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爲、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其說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

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

〔集傳〕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

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
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旣定
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
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
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
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
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
此正其未定之時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

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故老召之訊問也
君臣俱自謂聖也
箋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爲
凡庸小人之行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
僞言相陷害也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
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

之乎
疏謂之爲山者人意蓋猶以爲卑況爲岡爲
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與行君
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
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
民之訛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
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
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故老宿舊有德者但
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
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
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
集傳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
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

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　謂山蓋卑
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
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
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
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
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
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
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

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嬌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為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蜴螈也

〔箋〕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辭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政也

〔釋文〕局本又作跼脊徐音積說文小步也維號音豪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蜴字又作蜥

〔疏〕特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踰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踰已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為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為虺蜴也 釋魚云蜴螈蟼蜴蟼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蜴螈一名蟼蜴蟼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蟼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蟼蜴與螈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集傳〕賦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蜴螈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 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傳言朝廷曾無傑臣扤動也仇仇猶謷謷

箋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求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釋文 謷本又作嗸

疏 王政所以為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反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吝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 毛以詩意取菀苗比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 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集傳輿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 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讐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新安胡氏曰扤有齟齬頓挫之意

眉山蘇氏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傳厲惡也滅之以水也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箋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火田為燎燎之方盛

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

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

【釋文】姒鄭云字也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

【疏】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燎火方奮揚之時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寧有能滅亡之者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姒滅之則褒姒惡甚矣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集傳】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　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一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

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朱子曰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爲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爲后廬陵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之本以歸罪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未泯而幽王先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傳】窘困也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將請伯長也

【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

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釋文〕墮本又作墯

〔疏〕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以喻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敗則滅亡汝之國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 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 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

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何言隳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爲隳隳之義子路將隳三都是也 定本隳作墮

〔集傳〕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 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傳〕員益也

〔箋〕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女不

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曾不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

〔疏〕言此商人載大車無棄車輔益於輸輻以喻王無棄賢佐益於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以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爲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爲仍

集傳 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傳 沼池也慘慘猶戚戚也

箋 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

疏 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亦非能有樂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以與賢者在於朝廷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

集傳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 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傳 言禮物備也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慇慇然痛也

箋 彼彼尹氏大師也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釋文 殽本又作肴 云本又作員

疏 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惟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妾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兮憂心慇慇然痛也 鄭以爲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慇然孤特自傷耳 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

〔集傳〕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慇慇然痛也、
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傳〕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君夭之在位椓之哿、可、獨、單也、

〔箋〕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

〔釋文〕佌音此、說文作㑒、音徙、蔌音速、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窶其矩反、一音慮、夭災也、

〔疏〕毛以爲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

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無天祿、而王天害之、在位又椓蔫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爲上天椓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鄭唯天夭是椓爲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夭之、箋以夭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集傳〕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新安胡氏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甫專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釋文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

疏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鄭以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

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昌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巳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巳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又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傳 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月臣道日君道

箋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為異尤大也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疏 月食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一食而有二象故為亦甚惡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非其常事故為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

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王以釋此故據之以為周十月焉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為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為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為幹故日為君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為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為金辰為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為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以權臣陵弱君故為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為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為災者彼為夏之五月午當刑事王應休廢又王為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為災此亦分月

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討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

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月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駮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

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微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

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 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

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集傳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

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盛也

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是強分朱子曰天一晝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也鄱陽董氏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其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度而已陳尚德云天月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

以其度爲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横南北皆以其度爲數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横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厯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布轉也

安成劉氏曰古厯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爲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爲度即二十八宿縱横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

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爲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竝行起至申時日没則天之虛倫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爲星昴乎今曰星昴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爲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以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

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月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其日酉時月初出躔其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彭魯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一分有奇分大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黄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黄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舍壁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黄道只

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黄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黄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黄祥翁曰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

九峯蔡氏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

朱子曰天止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黄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爲

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
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
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
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交日外影其中
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
對無分毫相差爲闇虛所射故食
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
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臧善也

疏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集傳賦也行道也　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傳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言易位也

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憯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釋文崒本亦作卒爾雅作厜嵬爾雅作㕒憯亦作慘

疏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又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

又山之冢頂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但尙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是也。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㕒子規反㕒詳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嶉巖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擧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

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巳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集傳〕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塡塞故爲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疊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前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

〔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

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釋文 棸則留反蹶俱衛反趣七走反趣馬官名楀音矩弓禹反豔餘贍反煽音扇說文作扇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盛也

疏 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蕃與后同姓剡也其番棸蹶楀單言人棸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請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彼言掌贊正良馬卽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

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宰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集傳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

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 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九峯蔡氏曰周公爲冢宰食邑於畿內畿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也安成劉氏曰以宰屬而總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爲都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重也故詩人首言之焉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傳〕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

〔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墻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釋文〕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趣七任反本又作趨七俱反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

〔疏〕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

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集傳〕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 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

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但有車馬以居徂向

［傳］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

［箋］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詞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

之皆去無留衛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釋文］亶都但反信也憖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閒也

［疏］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憖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　專權而爲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已是自謂聖人也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皇父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說文云憖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定本及集本云憖者心不欲強之辭也

［集傳］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

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　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孟州卽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疊山謝氏曰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

亂之由亦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是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傳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

箋 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囂囂衆多貌時人非

有辜罪甚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

釋文 黽民允反本又作僶同囂五刀反韓詩作嗸嗸噂子損反說文作僔云聚也沓本又作沓同徒荅反隋徒火反

疏 詩人言黽勉以從王事不敢告勞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譖囂囂然已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譖匿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下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皆憎爲相椓譖矣椓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共競爲之甚也

集傳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復也職主競力也 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

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傳 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羨餘也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

箋 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逸逸豫也

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

釋文 里如字、本或作瘇、後人改也、痗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㥏、

疏 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遊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上之教命不循位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也、鄭以爲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

集傳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

疊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安成劉氏曰、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詩前三章言灾異之變、四章言致灾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灾、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已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序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箋 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疏 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

朱子辨說、此序尤無義理、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傳 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舍、除、淪、率也、

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飢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釋文 昊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舍音赦一音捨鋪普烏反福也王云病也

疏 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飢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飢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飢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為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飢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飢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為饉也 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災癘飢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 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察患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欽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為除

集傳 賦也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飢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偏也 此時飢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在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飢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飢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言其疾威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

戚覆出爲惡。

【傳】戾、定也。勩、勞也。覆、反也。

【箋】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於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

使爲惡也。

【釋文】勩、夷世反。又音曳。朝、直遥反。舊張遥反。

【疏】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令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傳戾定此傳質畧、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彘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傳勤勞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太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

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主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言公尚謂之吏、況大夫王見以三事爲三公。太夫謂其屬、案止文耳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

【集傳】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飢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

者自我也、勤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文
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 言將有易姓之
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
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
亦東遷後詩也、
鄱陽董氏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
登三事、皆指爲三公、
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
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
無尊王之禮也、
豐城朱氏曰、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

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義
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
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
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
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
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則衆人皆逸而已
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
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
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
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飢饉、天之變
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既如彼、人
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卽此而可見矣、庶
幾王改而爲善、乃覆出而爲惡、則天
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輓哉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

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傳】辟、法也、

【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
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愼女之身、正君
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
不畏于天。

【疏】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集傳】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
至也、凡百君子、指群臣也、 言如何乎昊天
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
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爲惡而不
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
天也、
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
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慶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
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倡狂

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爲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爲惡而遂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傳 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以言進退人也

箋 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群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釋文 暬思列反曾在登反訊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

疏 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

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應荅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 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以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荅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也 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戎是在鎬時事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彘時事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牢也 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桑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荅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但可聽之言必不荅受故知荅猶距也荅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荅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群臣並爲不忠

集傳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

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須溪劉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正下落落之態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傳 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

箋 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

○○○○○○○○○○

釋文 出尺遂反音毳風福鳳反劉古愛反又古哀反一音祈逆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

疏 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能言者云巧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人故云旋見困病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劉微之者書傳注云劉切說文云劉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集傳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 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傳〕于往也

〔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

〔釋文〕迮本又作笮側格反

〔疏〕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往予往仕則甚急迮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

〔集傳〕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　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箋〕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釋文〕思息嗣反距本又作蚷音巨

【疏】毛以爲幽王駁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去者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室也本汝自作之耳何當以無室爲辭也故鄭以爲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誠憂思泣血欲遷王都所以不得往者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　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涙也連言血者以涙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涙比血禮記曰子臯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荅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集傳】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拒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集傳】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

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

未有所考也

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暬御之臣矣但三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以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寔爲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九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

明　後學張溥

小旻之什二之五

序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箋　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

疏　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

比倣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傳　敷布也回邪遹辟沮壞也卭病也

箋　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臧善也謀之善者

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
亦甚病天下。
釋文 遹音聿、韓詩作鴥、義同
疏 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
義無多異止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
說文云、悛、止也、
集傳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
沮、止、臧、善、覆、反、卭、病也、 大夫以王惑於邪
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

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
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
謀猶亦甚病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見君臣隱
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
豐城朱氏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
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傳 潝潝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

箋 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于、往、底、至
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
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
至於亂、
釋文 訿音紫、韓詩云、不善之貌、
稱其尺證反、一本作稱乎、
疏 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
威福、患苦其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
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
臣、又棄職事、謀之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
違之、謀之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
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

所至乎、 鄭以厲王時爲異、 釋訓云、潝潝
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
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
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潝潝爲小人之勢、是
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
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
集傳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
至也、 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
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
所定乎、
前漢劉向曰、言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
是而背君子、

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傳]猶道也集就也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箋]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辰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釋文]繇音胄適音的當丁浪反

[疏]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褻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

訩訩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似欲行之人非於道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誤也兆者龜之璺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侍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卿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集傳]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王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王其[illegible]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底就也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

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者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非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傳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潰遂也

箋 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

者言見動軔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疏 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

集傳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 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

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傳 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

箋 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

明作哲。聽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
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淪、率也、王之
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
以自濁敗。

釋文 否方九反、徐音鄙。膴、王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膴、猶無幾何、艾音刈、

疏 毛以爲告幽王今日氏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聽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爲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壅則濁也。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也。○鄭以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未必即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辯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不賢者、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膴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膴音摸爲法、王肅讀爲膴、喜吳反、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

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乂、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箋引書皆洪範文、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叡則臣賢智也、君貌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睿、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使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然叡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鄭云政所致、是以頻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也、此并或否爲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爲一故也、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爲義、故不須言清濁

集傳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 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

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乂卽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

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亡也

疏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國正故不敬則危

集傳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箋亦當爲刺厲王

疏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爲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

朱子辨說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耳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

明發、發夕至明、

〔釋文〕鶻音骨、鵰、字林作鵃、云骨鵃、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疏〕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興才智小者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稱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鵰也、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

〔集傳〕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

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陸氏曰、似鵓鳩、項有繡文、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傳〕齊、正、克、勝也、醉而日富矣、又、復也、

〔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童昏無知之人、彼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疏〕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為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

〔集傳〕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 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

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爲說。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

箋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疏既言天命將去、故告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菽藿

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者、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集傳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

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爲窟、謂摙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

〔箋〕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朔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

〔疏〕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王言視彼春令之鳥尚則飛則鳴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春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已　傳巳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盻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棠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以飛鳴爲與者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

〔集傳〕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　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塡盡岸訟也

〔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率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仍得日空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釋文〕塡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

〔疏〕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當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活終不可得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

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

【集傳】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塡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

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寠之甚、

埤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東萊呂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豻、豻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爲犴、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傳溫溫、和柔貌、恐隊也、恐隕也、

【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集傳】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慶源輔氏曰、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溫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悽愴、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疏〕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鸒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朱子辨說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傳〕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群貌、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

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箋〕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也。

〔釋文〕鸒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卑本亦作鵯、同音匹、又必移反、雅力知反、

〔疏〕言樂乎彼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天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此民烏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冤枉、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爲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

無飛字、以烏喻凡人、當又爲興、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毛意嫌子不當怨也、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在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爲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

〔集傳〕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

日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傳〕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擣、心疾也、

〔箋〕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

〔釋文〕擣本或作㨶、同、韓詩作㾵、徐又反、義同、疢、敕覲反、又作疹、同、脫本又作稅、

〔疏〕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爲茂草矣、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爲褒姒矣、今王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故我心爲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疢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以物擣心、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集傳〕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

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惄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疢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辰、時也、

〔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疏〕傳父之所樹。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娛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集傳〕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

〔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遑暇也。

〔釋文〕菀音鬱。本亦作苑。

〔疏〕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總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於府。申后褒姒。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外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集傳〕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　菀彼柳斯。則鳴

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
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
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壞、瘣也、謂傷病也、

〔箋〕雊、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一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寧、猶曾也、

〔釋文〕伎本亦作跂、其宜反、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瘣胡罪反、木瘣腫也、

〔疏〕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隹句、此雉言雊、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爲得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一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釋木云、瘣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尪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illegible]下句獨爲異也、

〔集傳〕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　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眉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類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傳〕墐、路冢也、隕、隊也、

〔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此二人。

釋文　先蘇爲反墐音覲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畝起俱反又作𤰝

疏　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耶

集傳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傳　伐木者掎其顚析薪者隨其理佗加也

箋　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掎其顚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舍襃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

疏　言幽王信襃姒之讒曾不思索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所以然者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不欲妄踣之析薪尚不欲妄折之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襃姒於我太子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　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酹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　伐木而言掎

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巓矣掎者倚也謂以物掎其巓峯也析薪而言扡明隨其理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佗加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集傳　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巓也扡隨其理也佗加也　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巓析薪者尚隨

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傳浚深也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

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黙存者焉宜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念父孝也太子念父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

不能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釋文黙本亦作嘿閱音悅容也關烏環反本亦作彎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

疏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牆者王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爲盜我母子之寵

必有盜寵之怨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王雖逐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正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

集傳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

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雖王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爲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者是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集傳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

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

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也。五十而慕。

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繁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己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己。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恝然無情也。恝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爲罪不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序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傳 憮。大也。威。畏。慎。誠也。

箋 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

釋文 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思。息嗣反。大音泰。本或作泰。

疏 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甚爲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及昊天乎王甚傲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憮大。釋詁文。禮內則亦謂之憮。憮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憮言其大。非類。故爲傲慢。下既爲傲。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詐人。迹其初辭以責之。

集傳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

泰皆甚也慎審也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
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
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太也昊天之威已
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
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傳僭數涵容也遄疾沮止也祉福也

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
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君子斥在
位者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
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
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
可疾止也

疏毛以爲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
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僞遂
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
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
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
此大亂也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
則此亂庶幾可疾止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
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
賢以止亂乎　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
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以
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
君子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
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也讒人之能害善
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
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亦疑之
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
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
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福
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
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

告王行之不
令其專制

集傳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
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　言亂之所
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
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
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
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
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

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盜逃也餤進也

〔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

〔釋文〕屢本又作婁餤沈旋音談徐音鹽共音恭本又作恭本亦作供

〔疏〕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事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解其言盜之意公羊傳文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

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

〔集傳〕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餤進邛病也

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音即韻注曰疾也讒而信盜以爲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三山李氏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盎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西山眞氏曰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傳 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兎狡兎也

箋 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耳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釋文 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漠謨同訓謀莫協韻爲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也馴音旬又音脣

疏 讒人爲讒自謂深密此言己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兎遇値犬則能獲得之蒼頡解詁云毚大兎也大兎必狡猾又謂之狡兎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是也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兎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兎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騣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兎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集傳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　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比爲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蛇蛇淺意也

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慚於人

疏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

往來可行之言君子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卽言必不思數也巧爲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慚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

集傳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 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傳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骭瘍爲微腫足爲

尰

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言勇力者謂易誅除也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釋文麋本又作湄音眉骭户諫反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大音泰

【疏】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腳骭有微之疾而足斷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況復無之而汝敢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敎之也　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族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　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骭腳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

【集傳】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

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猶謀將大也　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鬭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爲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集傳】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讒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

【箋】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

【疏】按此經無絶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非絶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絶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譖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絶疑者未絶則不疑者絶可知疑暴公之似窮極其情欲與之絶明暴公絶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絶之也刺暴公而

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　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内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内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内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故曰皆畿内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

朱子辨說鄭氏曰暴蘇皆畿内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

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是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三山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塤仲氏吹篪遂爲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傳 云言也

箋 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

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譖我者是言誰曾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

疏 言彼何人乎此其持心甚難知也逝同譖己貌似不妄故難知也暴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慚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乃暴公之所云爾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爲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己必矣非難知也

集傳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 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

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爲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遁然亦無忿懟之辭

也可誚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箋 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

疏 知已被譴而不唁旋其譴已而內慚

集傳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

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爲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爲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傳 陳堂塗也

箋 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疏 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慚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慚愧故不相弔唁爲不愧人不畏天也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王得至其陳

集傳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

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箋〕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疏〕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集傳〕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攪亂也　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箋〕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亟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疏〕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正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　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　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人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病是章交相成也

〔集傳〕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　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傳　易說祇病也

箋　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釋文　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集傳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　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傳　土曰壎竹曰篪三物犬豕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箋　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不我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釋文　壎況袁反篪音池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

疏　既窮之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譖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　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

長幼之官。如箎壎之相和。與鄭同也。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

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駮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集傳]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　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傳]蜮。短狐也。靦。姑也。反側。不正直也。

[箋]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

○○○　○○○○○○○○○

與女相見。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

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釋文〕蜮音或、沈又音域、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䩄、土典反、姡、戶刮反、面醜也、

〔疏〕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爲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爲詛、今女有䩄面目、乃是人也、睼視於人無有極巳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　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

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孫炎曰、䩄、人面姡然、說文云、䩄、面見人、姡、面醜也、然則䩄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

〔集傳〕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䩄、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

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䩄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一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

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也。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

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釋文】巷伯、官名也、官本將此注爲序文者、

【疏】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啎本多有、故解之、 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傳】與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與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疏】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 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鱉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眞交阯以爲杯盤寶物也、

【集傳】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 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

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

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釋文】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嫠。縮，又作摍。閒，閒廁之閒，又音閑。嫗，本或作煦，況甫反。踵，足根也。

【疏】既言讒人集成己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為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兮，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為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己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己之所以悔也。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為大貌。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對舌為狹，其實踵已寬大，故為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為箕。喻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好否難明，是不審也。

【集傳】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

豐城朱氏曰，萋菲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據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箋】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

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釋文】緝七立反說文作咠云聶語也又子立反翩字又作扁

【疏】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集傳】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愼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

將以爾爲不信矣

華谷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爲讒譖而已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遷去也

【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

【疏】毛以爲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　鄭以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

【集傳】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

慶源輔氏曰愼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爲譖者庶乎其如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

勞人

【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

【箋】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憂將妄得罪也

【疏】言讒人謀能功審爲王信用彼則驕逸也我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集傳】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之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傳投棄也北方寒凉而不毛昊昊天也

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疏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擯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集傳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凉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東萊呂氏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愼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言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釋文作爲此詩一本云伯爲作詩

疏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將在位令使自愼此言凡百則恐徧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集傳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

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　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王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疏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安成劉氏曰三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爲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疏〕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啟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爲善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

下俗薄者謂變善爲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敎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及箕子之處朝鮮夫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强耳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言朋友趨利窮

達相棄。

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釋文女音汝厄本又作阸

疏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風而有雨則潤澤行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言彼朋友志趍於利不顧終始葛屨序曰其民機巧趍利是也

集傳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

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箋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已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疏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頹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頹也詩言頹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集傳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傳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箋 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釋文 嵬。又作崔。

疏 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天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

夏萬物茂卅也。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雖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並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集傳 比也。崔嵬。山巔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藍氏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愚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序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箋 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傳 興也。蓼蓼。長大貌。

箋 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

疏 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維蒿。以興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爲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爲恨。言可哀之。又

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
病勞矣今不見其大所以深恨

【集傳】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華谷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
也曾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傳】蔚牡菣也

【箋】瘁病也

【疏】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菣
陸璣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
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集傳】比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鮮寡也

【箋】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釋文】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

【疏】罍器大缾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缾
不使小缾先竭今缾之既盡矣而罍尚盈
滿是爲酌罍者之恥也以興民有富而多丁
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
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
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
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
得養其日尚寡况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
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
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久無父何所依怙無母
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
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
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 釋器云小罍謂
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

受一斛是罍大如缾也缾盡而罍盈是全不
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作詩之
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
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
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
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集傳〕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
憂靡無也　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
與子相依爲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
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
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

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安成劉氏曰以缾比子以罍比父母但取其
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小大也如左
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
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以罍喻晉亦不
取小大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傳〕鞠養腹厚也○○○○

〔箋〕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

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之猶是也我
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疏〕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
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
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
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
勞也鄭以腹
爲懷抱爲異

〔集傳〕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
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
也罔無極窮也　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
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
也

疊山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
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
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
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
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
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
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
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
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已不隨則回
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
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
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

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慶源輔氏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釋文飄本又作票

疏孝子言已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値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 南山者皆以已刺役故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集傳與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箋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集傳與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盎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集傳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疏〕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莊十年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朱子辨說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傳〕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食、棘、赤心也、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箋〕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釋文〕饛、音蒙、捄音虯、又其牛反、共音恭、本又作恭、睠音卷、本又作眷、潸所姦反、說文作潸、云涕流貌、涕音體、

〔疏〕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飧、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傚、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上下相和、舉世安樂、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潸焉為之出涕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也、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謂出

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
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
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
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
爲喻　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
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
禮彼注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之大爲不
備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是也案
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
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
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爲凡介行人宰史設
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衆臣從賓者也行
人王禮宰王貝史王書皆有饔餼尊其君以
及其臣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
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
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

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
用爵而已是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
依此數陳列以與之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
安之世睠言顧之傷其不見在古故知此以
主人待客之隆愉古者施予之厚也古之天
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
周也　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
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
故比賞罰不偏也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
理亦兼通粲粲衣服鞙鞙佩璲是濫賞所及
亦是賞罰不平也　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
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
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傚之
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故箋
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斂之
偏亦由賤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

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
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
【集傳】與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
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
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
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序以爲東國困
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饛
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
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

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
也
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
一意故集解以爲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
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
正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
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
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
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傳】空盡也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

〔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草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

〔釋文〕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柚音逐本又作軸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窕非也餫音運

〔疏〕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餫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餫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餫不因行聘也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王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也

〔集傳〕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慶源輔氏曰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穫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有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傳〕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載載乎意也

〔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薪不欲使

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

〔釋文〕沈音軌、字又作晷、寖子鴆反、漬也、字又作浸、穫戶郭反、字則宜作木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字亦作癉

〔疏〕毛以爲有冽然寒氣之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借其樵薪以安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餔而掌之、以爲家用、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　鄭唯穫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瓦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從毛、餘同。　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泉也。　穫落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爲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柳楡也、其葉如楡、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集傳〕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傳〕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

〔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

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釋文〕來音賚楫又作檝

〔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非在朝之人也、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是也、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屨不能順時、況國人乎、此章以下

不以其漿、言政偏、鞙鞙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上云西人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要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illegible]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京此從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集傳〕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鞙鞙、玉貌、璲、瑞也、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跂、隅貌、襄、反也、

〔箋〕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飡。監、視也。喻王閫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

因謂之七襄。

〔釋文〕鞙胡犬反，字或作琄，闔音開，字亦作開，跂說文作岐。

〔疏〕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者，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卯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令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廻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貌，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

佩玉是也。釋訓云：臯臯鞙鞙，刺素餐也。某氏云：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亦逮其龐，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遐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說文云：跂，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爲次

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

〔集傳〕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

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

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箋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啟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疏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啟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啟續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爾雅牽牛河鼓一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知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

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上言捄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爾雅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持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集傳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　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

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傳〕挹、𣂪也、翕、合也、

〔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釋文〕斗、都口反、沈作主、𣂪、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𣂪、

〔疏〕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𣂪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翕言合者、以天星衆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集傳〕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疏〕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役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

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莫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箋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己。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也。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徂暑。猶言適暑耳。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箋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

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絶也。又箋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秋日之寒。未如冬時。反言百卉俱腓。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爲興。不相因也。其興之日月先後爲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傳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箋 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乎。

疏 毛以爲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

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爲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

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爲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

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集傳】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離憂瘼病適之也

【箋】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亂

【釋文】淒本亦作悽七西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

【疏】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爲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

【集傳】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　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東萊呂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爲酷虐慘

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疏】上以寒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集傳】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　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傳]廢忕也

[箋]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

者言大於惡

[釋文]蹂廣雅云履也廢如字一音發忕時世反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

[疏]說文云忕習也傾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

[集傳]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　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

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傳]構成曷逮也

[箋]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爲惡曾無一善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疏]毛以爲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爲一皆爲惡曾無爲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爲禍亂之行何者可

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

[集傳]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　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此畿封之内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

【釋文】瘁本又作萃、

【疏】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迮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也。舉江漢爲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强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荆芋、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强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强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　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汪以爲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强、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

【集傳】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　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

【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

【箋】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釋文】鶉字或作鷻、鵰也、

【疏】說文云鶉、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鶉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遠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　箋以上章言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集傳】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

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爲賦也、

埤雅曰鶉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爲皂鵰、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傳】杞、枸檵也、桋、赤楝也、

【箋】此言草木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釋文】桋、本亦作荑、音夷、

【疏】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舍人曰、桋名赤楝也、某氏曰、白色爲桋、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桋可作𣫍、郭璞曰、赤楝樹葉細而岐銳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桋葉員而岐、爲木大也、

【集傳】興也、杞、枸檵也、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　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

而已、

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

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終